

戰地鶯花錄

李涵秋先生著



李杜

上海
新國民圖書館兄弟公司

小愛國
戰地鶯花錄下集目錄

第十一回 結新知志士論交

洩春光僮夫罵座

第十二回 謁岳丈林耀華拒婚

請救兵趙璧如就

第十三回 吃花酒貽誤兵機

失軍心巧來說客

第十四回 捕間諜全營譁變

釋兵權志士宵征

第十五回 索戒指小妹嬌嗔

證盟言秀姑訪舊

第十六回 敘往事暗訂意中緣

因悔婚又成天外客

第十七回 乞假婚喜氣溢三軍

現真相良緣成一夢

第十八回 薄總統老太婆暢談時事

宴嘉賓少夫人重叙幽歡

第十九回 喬吃醋香口吮蘭言

理殘粧嬌嗔試纖掌

第二十回 春融錦帳玉軟香溫

禍起璇闈刀光燈影

第二十一回

因溺愛抱恨入重泉

悔求婚含羞歸故里

第二十二回

感摯愛異地結新盟

望和平公園開大會

第二十三回

憶墜歡玉人嗟薄倖

釋宿憾公子懺閒情

第二十四回

劫中劫不肖子竟作波臣

緣外緣有情人都成眷屬

小國戰地鶯花錄

第十一回 結新知志士論交 洩春光儉夫罵座

賽姑走失之後。豈但林氏一千人放心不下。吾知讀書諸君亦復懸心。彼美恨不得立刻要去尋個水落石出。明知賽姑算是書中主人。或者不至有甚麼意外變故。不過迷離愉快也。猜到定然有一個人將賽姑劫奪而去。終因爲書中不曾明白發表。不免還有些將疑將信。著者豈不願迎合諸君。意旨也想一直便叙下去。不至使諸君爲這瑣瑣稗史。苦其沈悶。無如當時事實。却實在不能隨我所欲。定須另從一個人身上。才可以將賽姑的蹤迹打探出來。所以我這一回書。轉不能去叙賽姑。必先叙一叙這人的事蹟。這人究竟是誰呢。便是誤認賽姑做女郎。心心念念想娶他回來做妻子的趙珏了。然則趙珏這時候。是否已經知道賽姑被劫。麼。這句話却又錯了。賽姑在石龍鎮被劫。其時趙珏尚

不。曾。還。家。須。知。趙。珏。還。家。之。時。業。已。在。賽。姑。赴。粵。之。後。好。笑。這。趙。珏。在。北。京。時。候。無。心。赴。試。故。意。在。文。字。上。面。鬧。出。亂。子。方。鈞。留。他。在。京。他。又。決。意。不。肯。方。氏。愛。他。想。贅。他。爲。婿。他。又。極。力。堅。辭。凡。此。種。種。皆。是。趙。珏。鍾。情。賽。姑。恨。不。得。立。刻。飛。回。家。裏。雖。然。一。時。間。不。能。娶。賽。姑。回。來。也。可。以。借。妹。子。的。交。游。常。常。同。玉。人。親。近。書。外。的。人。未。嘗。不。暗。暗。笑。他。將。男。作。女。用。這。無。謂。的。相。思。然。而。書。中。的。人。他。又。那。裏。會。猜。到。賽。姑。原。是。喬。扮。女。郎。永。無。婚。姻。之。望。呢。不。料。事。出。意。外。趙。珏。拋。棄。一。切。原。是。爲。的。賽。姑。及。至。到。了。家。中。他。妹。子。方。才。告。訴。他。賽。姑。業。已。全。家。赴。粵。你。想。他。聽。見。這。句。話。有。個。不。灰。心。短。氣。大。失。所。望。的。道。理。麼。加。之。自。己。熱。心。替。妹。子。同。方。鈞。結。婚。不。但。不。能。博。妹。子。的。歡。心。轉。被。他。十。分。搶。白。平。白。地。又。將。人。家。一。枚。戒。指。擦。向。鑷。水。裏。燒。得。剩。了。薄。薄。一。個。金。片。兒。母。親。湛。氏。愛。惜。女。兒。心。重。又。數。說。了。自。家。無。限。的。話。真。個。冤。墳。填。膺。毫。無。興。趣。鎮。日。價。長。吁。短。嘆。大。有。書。空。咄。咄。之。概。初。時。別。人。還。疑。惑。他。因。爲。外。間。兵。亂。因。此。懨。懨。不。樂。後。來。

才探出他的意旨並非關心大局依然爲的是一身際遇凡百難言他母親見他這種情形規勸既無以措辭責備又嫌其太激也只好聽其自然罷了駒光易駛轉眼殘冬向盡又是新年南北紛爭益形激烈長江幾個督軍雖然勉作調人出任和解無如北方政府勢不能甘主戰主戰之聲鬧得煙舞漲氣轉將那幾位議和的督軍處入嫌疑地位這時候百姓們才知道天降戰禍無從倖免只得忍泣吞聲坐而待斃所幸福建這一帶雖是日日風聲鶴唳一夕數驚却喜並不曾真遇着戰事那南北的爭點轉移在湘鄂各地去了方鈞領着一營軍隊此時剛駐紮金陵磯地方將隨大軍進窺長沙也曾寄信給趙珏勸他當國家多事之秋我輩男兒不可自甘家食如故鄉中沒有際遇不妨到我營裏看看機會覓個進身之階這却是方鈞的一番盛意無如趙珏接到這信當時便拿給他妹子趙瑜瞧看趙瑜看畢笑問道哥哥意旨如何呢趙珏連忙搖首說道妹子你年紀輕不知道目下南北的大勢在我看起來兩邊雖然勢均

力敵不見得就能誰併了誰。但是南方所標的題目比較北方畢竟好聽些。你想若是北方政府做出來的事體果能壓服人心人又拿甚麼名目去反對他無如他們全是挾着一團私見想要鞏固他們的北洋團體以至權利競爭着進行不瞞妹妹說我若是以政府爲然我早經在考試時候一般的作出文字來迎合他們的意旨不致名落孫山之外了。方鈞他是食人之祿忠人之事帶着軍隊來同南方對壘我又何苦不行乎我心之所安轉幫同他去殺戮同胞呢。趙瑜聽他這番話不禁嫣然一笑道失敬失敬原來哥哥全抱的正大思想要算得民國第一個志士呢。趙珏正色說道你這話又錯了。外間號稱志士的難道全是些好人不。戎卽以南方諸將士而論其中也難保不薰蕕雜進良莠不齊一般也會有爭權怙寵狗苟蠅營的人物像這種人南方重用他他就做南方的走狗北方重用他就做北方的爪牙惟利是趨問他心裏更沒有一毫成見難不成你也叫我去崇拜他。趙瑜笑道人家說了一句頑話又引起

滿腹牢騷來了。我此時且不同你議論時事。倒是你自家也須拿出一定主意。畢竟向那裏去走走才好。終不然老坐在家裏也非長策。趙珏嘆道：林小姐已赴廣東，依我的主意，倒想向廣東去走一趟。趙瑜道：哥哥如有意到廣東去，這是再好不過的了。林小姐同我分手時候，原說一抵省城，就寫信寄給我，讓我放心。如今遙遙的已隔了好幾個月了，他連一個字也不會到我心裏，委實放心不下。莫非他是病了，因此不能寫信，不然他斷斷不忍心忘記我。趙珏笑道：他不會寫信給你，你難道不會寫信給他？趙瑜道：我原想寫信給他呢，只是不曉得他的住址，叫我將這信向那裏去寄。哥哥能夠親自過去，就好訪問了。趙珏仰頭想了想，不由拍手笑道：妹子，你真是聰明一世，懵懂一時。林小姐的住址，你雖然無從探問，他父親在督軍署裏辦事，你是知道的。你要寄信爲何不逕寄給他父親，請他轉給林小姐就是了。這又有甚麼難處？趙瑜臉上一紅，笑道：這一層我在先原也想到，只是我寫給林小姐的信，有多半的話不能給。

他父親瞧見心裏又以為林小姐若無別的緣故他斷然沒有不寫信給我的道理。所以挨到今日還眼巴巴的望他先有信來。我才覆他的信呢。趙珏將頭一扭說道：「奇呀！你們姊妹們通信又有甚麼秘密言語不能告訴人知道呢？就如你所說，你不會先向他父親那裏詢問他的居址，然後再詳細寫信給他。有何不可？事不宜遲，你就依照我這樣說法，快去將信寫好。我此時也須得去覆方鈞一函，好在閒着沒事，停會子一齊向街上逛逛，順便到郵局裏去投遞。妹妹你看可好不好？」趙瑜連連答應，真個回房寫了一封信，信中並不曾說出甚麼，只是問賽姑近時境況，又嗔怪他不能踐當日通函之約。（我為賽姑娘叫冤，蓋此時賽姑娘陷身匪窟，固已久矣。）笑嘻嘻的拿着信來，見趙珏、趙珏的信亦已封固完好。兄妹兩人隨即出了大門，一直向郵局行去。其時兵信暫息，已不在戒嚴期內。那些街道上的舖門，各家都因為生計問題，勉強照常開張。交易起來，行人往來，非常擁擠。那個郵政總局，却在督署左近。趙珏同趙瑜走

了。好。一。會。才。到。那。裏。趙。玉。命。他。妹。子。在。門。首。少。待。自。家。將。那。兩。封。信。黏。足。郵。票。放。入。櫃。裏。剛。待。轉。身。出。門。耳。邊。忽。然。聽。見。一。陣。吆。喝。聲。音。伸。頭。一。望。只。見。遠。遠。飛。也。似。的。來。了。一。匹。海。馬。馬。上。坐。着。一。位。少。年。顧。盼。飛。揚。不。住。的。用。那。鞭。子。拍。馬。的。屁。股。那。馬。展。開。四。蹄。滑。溜。的。更。留。不。住。韁。前。後。擁。護。着。許。多。衛。兵。震。得。那。街。石。上。塵。土。亂。飛。行。人。奔。避。不。迭。竟。有。許。多。人。跌。跌。撞。撞。的。搶。入。局。裏。暫。讓。這。個。當。兒。偏。生。有。一。個。老。婦。人。僵。僵。着。腰。背。耳。朵。又。聾。慢。慢。的。向。前。行。走。早。被。在。先。走。的。那。個。衛。兵。攆。開。五。指。猛。向。那。老。婦。人。身。後。使。勁。一。推。老。婦。人。只。喊。得。哎。呀。一。聲。早。一。個。躡。踵。直。跌。下。去。街。道。兩。旁。站。了。好。多。走。路。的。大。家。指。指。點。點。的。躲。在。一。邊。竊。竊。私。議。却。不。敢。聲。張。甚。麼。惟。有。趙。瑜。年。少。負。氣。見。這。樣。情。形。剛。待。發。話。誰。知。自。家。背。後。有。兩。個。後。生。直。躡。起。來。一。個。便。喃。喃。的。罵。道。這。野。蠻。時。代。遇。着。這。野。蠻。的。人。也。叫。做。暗。無。天。日。那。一。個。並。不。曾。答。話。只。氣。憤。憤。的。跑。過。去。將。那。老。婦。人。扶。得。起。來。問。他。可。跌。壞。了。那。裏。沒。有。正。在。熱。鬧。那。騎。馬。的。少。年。

一鞭早到耳朵裏。分明聽見那個後生罵他野蠻。頓時露着滿臉怒色。倏的將韁繩一扣。那馬便立住了。不走。少年向身邊一個衛兵低低說了一句。那個衛兵隨即走向郵局門首。去扯那罵的後生。不料那個後生也是個不怕事的那裏肯服衛兵來拘獲他。隨即施展手脚。將那衛兵使勁一推。那衛兵已退得有幾步。遠其餘的那些衛兵更不容分說。一齊蜂湧上前。勢將用武。任是你這兩個後生。手腕下有些本領。終究寡不敵衆。被他們帶拖帶拽。一直擁至那少年馬前。且說趙珏那時候。已認出那馬上的少年。原是黎督軍第三個兒子。名字叫做黎英。本來同趙珏在陸軍學校裏先後同學。趙珏嫌他倚着父親勢燄。脫不了統袴習氣。當初在學校裏時候。彼此遇着也只虛與委蛇。今日在郵局門首。見他騎馬而來。特地將身子避過去。不願同他招呼。却不料因爲撞倒那個老婦。忽然的同那兩個後生鬧起交涉來。好些看的人都知道這是督軍少爺。那兩個後生不該替那老婦抱這不平。觸怒了這位少爺。眼見得要吃虧苦。

誰也不敢再上前勸解。只是背地裏不服罷了。趙珏也知道這意思，又覺得那兩個後生頗有血性。這件事我若不替他們講個情分兒，料想被那些衛兵捉獲了去，斷然沒有好處。況且像這目前時勢，以一個督軍位分，輕輕陷害幾個平民，也是希鬆平常的事。何苦白白糟蹋兩條性命？想到此際，立刻排開眾人，躡至黎英面前，拱了拱手，笑說道：「黎學兄打從那裏來的？這般匆促，小弟同你倒有許久不見了。」黎英見是趙珏，慌忙跳下了馬，說道：「原來是璧如哥，幸會得很。去年聽說璧如哥赴京應試，不知是幾時回省的。我的事多，沒有工夫訪你。你如何一步也不到敝署裏去走走？幾時我還要罰作一席東道。」趙珏笑道：「該罰該罰……彼此寒暄了幾句，這一會工夫，那黎英的氣已漸漸平復了。只是笑容可掬，趙珏再一回頭看那些衛兵，還同那個後生在一旁揪扭呢。故意失驚問道：「哎呀，這是爲甚麼？貴親隨在那裏？」同人家生氣。黎英笑道：「老哥不必管這些閒事。小弟騎馬剛打從學校回署，兵士們略略碰了那老婆子一下，與這

兩個雜種原沒有相干他忽的在背後罵我野蠻。可想這廝們全無耳目。不把小弟放在眼裏。我也沒有這閒工夫。同這廝們較量。我只把他帶回署裏。交給軍事執法處去問。一問看這廝們滿嘴裏是廣東口音。當這軍情緊急之秋。難保不是南邊遣他們來作偵探的。便輕輕加一罪名。然而又確中下文情事。真是文章有膽。趙珏笑道。咳說遠了說遠了。像這樣未免小題大做。學兄。你是何等身分。值得同他們區區計較。他們背地裏罵着你。他定然不知道。你是督軍的少爺。否則斷然沒有這樣大的膽子。小弟今天倒要不揣冒昧。求學兄賞給一個臉兒。放他們去罷。改一天我來做個東道。叫他們過來。賠禮。黎英笑道。璧如究竟同他們認識不認識。若果是你的朋友。我就饒恕了他。若同你沒有瓜葛。你又何苦袒護他人來欺小弟呢。趙珏得了這句口風。沒口子的答應道。認識認識。豈但認識同小弟叙起來。還有些戚誼。我又不瘋。我難道爲一個陌路的人。趕着你來惱你不成。黎英這才一笑。遂吆喝衛兵們將那兩個後生。

鬆放下來。讓他們自己去。因爲路上不便。久久耽擱。忙向趙玉拱了拱手。飛身跨上鞍轡。一溜煙如飛去了。這時候兩旁瞧着的人。已是擁得水洩不通。剛才放開一條馬路。隨後只聽見大家一聲吆喝。彷彿轟雷一般。轉將趙玉嚇了一跳。原來衆人見趙玉做的這件事。十分慷慨。不由的約齊了。喊好。說道。僥倖僥倖。若不是這位小爺同黎少爺認識。再沒有這樣人肯上前講這天大的人情。那兩個後生。雖然被衛兵放下來。身上的衣衫。已是揪得不成模樣。面紅耳赤。臉上還帶着許多傷痕。忙趕至趙玉面前。深深的行了一鞠躬禮。說道。萍水相逢。荷承錯愛。也非套言。可以相謝。務乞先生告訴我們名姓。好讓我們逢人說項。到處游揚。以誌隆情。而播盛譽。趙玉也疾忙還禮。笑道。先生爲老婦不平。兄弟爲先生們不平。同此熱心。何勞稱謝。小弟原名趙玉。表字璧如。又指着身旁他妹子。說道。這便是舍妹趙瑜。適才先生們的舉動。甚合我這妹子的意思。先生們若不發揮我們。也是要發揮的。所謂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這也是人人同具。

的心理。那兩個後生格外佩服。又同趙瑜行了禮。堅問趙珏居址。趙珏遂告訴了他。轉問他們名姓。他們却不開口。各人從衣襟裏掏出一張名片。姓名居址都詳細載在上面。趙珏接過來。畧看了。看便拱手向兩人告別。偕同趙瑜仍回舊路。先前跌倒的那個老婦。所幸傷不甚重。家屬得了這樣消息。少不得將他攙扶回去。不必細表。兄妹兩人回家之後。閒着沒事。便重行提到今日路間的事。迹。趙瑜依舊氣憤憤的不服。那黎英妄作威福。趙珏笑道。今日時代還有甚麼公理可講。他能穀看我情面不敢橫行到底。也就算他好處萬一真怪我多事。連我都呵斥下來。依然將那兩個後生捕捉而去。任是你不以爲然。你這纖纖弱質。有甚麼本領。轉去以卵擊石。像你這樣激烈。若是叫你到外邊去走動。走動你還沒有這個大肚皮裝這些閒氣呢。趙瑜笑道。哥哥也不要將世間人都看壞了。有黎英這樣蠻橫。畢竟還有那兩個後生的文明。跌倒的老婦同他非親非故。他轉忙忙的去攙扶他。這等人却要算是熱心公益。他這名片上既

說着住在明星棧。哥哥明天何妨去會會他們。要交結朋友。還是像這樣朋友。可以交結得呢。但是我瞧那姓宗的爲人倒還精細。像個智勇深沈的人。那個武星齋就不然了。只管一味價罵人野蠻。至於那跌倒的老婦。他却問他死活未免鹵莽。有餘縝密不足。（此等處俱爲下文伏線。並非閒筆。）哥哥你看我這評論可還確不確呢。趙珏笑道。確極確極。妹子可謂觀人於微了。此時却不必忙着去會他們。顯見得我們有些自矜恩惠。像似索他酬報一般。轉被人看得太輕。非大丈夫的舉動……兩人正在閒話。忽的門房裏家人持着一封請客單子。忽忽的進來遞給趙珏手裏。趙珏看畢。笑道。我方纔不願意去訪他們。他們此時轉來請我們了。他約今晚在洞賓樓酒敘。內中還擬請妹子一同前往。妹子你還高興去不去呢。趙瑜笑道。驀生的人我如何可以同他們在一處吃酒。你妹子雖然假託文明。這文明的程度一時尚不能到此地步。（調侃世俗不少）哥哥請自便。我是不能奉陪。趙珏點頭稱是。隨向家人說了一句。

說你去分付來人。今晚我准到洞賓樓。便了家人答應出去。趙珏一直等至日落時分。果然獨自到了洞賓樓。上了樓梯。早見一間房裏有人笑着招呼。趙珏見是那個武星齋。便隨着走入一座房間。那姓宗的亦卽笑面相迎。讓趙珏在客位坐下。趙珏望了望。却好沒有別的外客。隨卽向那姓宗的說道。久安。兄未免客氣。二公光降敝地。兄弟尙未盡一分地主之誼。今日轉承寵召。實在愧不敢當。不敢動問二公。此來有何貴幹。在敝地究竟還有許多時候。耽擱宗久安笑道。小弟因爲到貴省訪一親戚。不料舍親業已他往。是以目下暫寓明星客棧。至遲大約不過耽擱一星期之久。就要仍返廣東。今天不幸在路途之間。橫遭強暴。若非先生慨然出任排解。小弟們定然要吃那厮虧苦。像先生這樣斯文的人。如何會同那厮結識。倒要請教。請教趙珏便將自家同黎英在陸軍學校裏同學的話。一一告訴他們。隨又說道。看是大家同學。至性情臭味。却不相投。今日若非爲二公解紛。弟對於此人早已避而不面了。武星齋大笑道。只可

惜我同久安兩人寡不敵衆。若是我們手下帶些人出來，不愁不活活的打殺他。宗久安向他瞧了一眼，低低說道：「星齋仔細，所幸趙先生不是別人，否則你這些說話管情又要鬧出別的岔枝兒來……」趙珏一面應酬，一面聽他們談論心中已暗暗明白，知道他們決非爲探親戚才到此地，口裏不便說明，只是隨機應變。一會子堂倌已端整酒菜，彼此互相酬酢，約莫吃了有兩三壺酒。武星齋一經酒入歡場，早將外面皮袍脫翻，短衣窄袖，一疊連聲催堂倌添酒。趙珏見他爲人十分爽快，也就不拘形迹，三人一杯一杯的又吃了好些，吃到高興的時候，三人互將黎英戟指痛罵，彷彿做了一件下酒之物。趙珏又將在北京考試用文字譏諷陸軍的事，侃侃的敘述出來。宗久安只管點頭稱善，說卽此一端可見先生胸中經緯，決非北京政府裏可以籠絡先生的先生，還不知道小弟們也曾到過北京幾次，那政途渾濁之氣，真是叫人不可嚮邇。多住一日便要多中一日的瘴毒，又低低說道：「像貴省這處地方，設非此人盤踞着空

氣也不至叫人如此難受……說着便豎起一個大拇指兒給趙玉看趙玉點頭會意兩人正低着頭講話猛不防耳畔忽然起了一種巨聲將兩人嚇了一跳原來不是別人正是武星齋在那裏拍得桌子價響向宗久安吆喝道久安久安你還太婆子氣了像趙先生這樣爲人你還疑惑他防備他不將我們實話向他明白說出又望着趙玉大聲說道我告訴你罷我們兩人何嘗是真爲訪甚麼親戚而來我們是奉着護國軍命令到貴省來相機行事的好便不好你看我會將那個……說到此處已被宗久安一把握住他的嘴臉放下臉色說道你還不仔細些趙先生雖然不是外人難道不防牆有風壁有耳嗎……他們正在此際吆喝着那間壁幾間餐室裏也有好些座客不由的就有人伸着頭墊着腳向他們這邊瞧着武星齋這才忍着不敢開口重又笑起來說久安久安我們不喊着說難道便不許我們悄悄的說麼疑人者勿信信人者勿疑像趙先生這樣人材我們不將他搜羅過來也不是替護國軍出力的道

理趙珏笑道交淺言深原難怪我們久兄畏首畏尾特不知小弟心理如若以敵省督軍爲然現放着他少爺這條門路北洋軍隊裏早已佔據一席只是小弟另有志趣非真能知我者也斷瞧不出我的態度宗久安笑道趙兄千萬勿相見怪並非兄弟將趙兄當作外人實在今日所處的時勢機械愈深人心愈難測度像兄弟們過來偵探北軍舉動那北軍裏未嘗不遍佈偵探時時刻刻的防我們黨人武星兄他是個粗鹵漢子只顧愛慕吾兄便不防着外間窺伺我輩性命原不足惜萬一白白帶累了趙兄叫我們心裏怎生過意得去呢承趙兄不棄引爲知己兄弟們決不相瞞此番赴閩第一件是聯合同志想就近在省中舉事南洋自然有重兵接應如果時機不順弟兄們還想拚着這一腔熱血與若輩同歸於盡……說着又將大拇指伸了一伸接着說道目下羈延貴省已有兩星期之久尙未得有機會天幸趙兄同我們沆瀣一氣真是非常榮幸趙兄住在本地多年看意中還有甚麼同志不妨介紹介紹將來如果成

事○南○軍○自○然○另○有○酬○報○未○審○尊○意○以○爲○如○何○趙○珏○正○色○說○道○像○這○樣○重○大○的○事○人○少○則○無○實○力○人○多○又○易○露○風○聲○兄○弟○在○省○雖○有○好○些○同○志○却○未○敢○驟○然○同○他○們○提○議○及○此○我○看○久○兄○先○前○那○個○主○意○却○萬○萬○不○可○冒○昧○從○事○南○軍○一○方○面○還○遠○在○廣○東○遠○水○救○不○得○近○火○豈○不○是○事○在○必○敗○依○弟○之○見○還○須○相○機○行○事○武○星○齋○聽○見○趙○珏○這○一○番○侃○侃○的○說○話○非○常○佩○服○不○住○的○拍○手○打○掌○連○珠○價○喊○起○好○來○（○機○事○不○密○則○害○成○若○武○星○齋○鹵○莽○粗○疏○安○能○成○事○）○趙○珏○又○向○久○安○問○道○久○兄○此○番○義○舉○究○竟○奉○的○南○中○何○人○命○令○久○兄○在○南○中○時○現○居○何○職○不○揣○冒○昧○願○聞○其○詳○宗○久○安○笑○道○我○們○這○位○武○星○兄○他○真○是○奮○不○顧○身○不○失○豪○傑○身○分○他○本○是○我○們○那○邊○陶○旅○長○面○前○一○位○軍○事○參○贊○每○月○薪○水○有○二○百○元○之○多○他○却○不○貪○此○巨○俸○轉○向○旅○長○陳○請○情○願○勉○爲○其○難○陶○旅○長○喜○愛○地○生○性○梗○直○便○交○給○他○五○千○多○銀○子○前○來○運○動○軍○隊○想○合○閩○粵○兩○省○聯○爲○一○氣○至○於○兄○弟○呢○却○無○職○位○之○可○言○不○過○隨○着○家○兄○在○營○裏○混○混○遇○有○事○故○替○家○兄○籌○劃○籌○劃○此○番○出○發○也

是家兄成全兄弟的。以爲若能在外間建立殊功。將來可望在軍政府裏謀一保舉。不至久屈下僚。武星齋接着囑道。久安。你說話又來欺人了。你不是在。你。哥子營裏充當連長。難不成這連長不是你的職位。我恨你就在這些上面說起話來。都有些蝸蝸螻螻的。你且緩望下。說待我來罰你三大杯。宗久安臉上紅了。紅向武星齋發話道。吃酒也不打緊。到了你嘴裏。就許要編派人家。不是這連長職分有多大點兒。榮耀難不成還巴巴的來告訴趙兄。像趙兄這樣人。物只是不出來幹事。若是肯在我們護國軍裏做一番事業。將來何愁不到師長旅長的身分。那才稱得起是個偉人志士呢。彼此又吃了好些酒。趙珏此時已被他說得心動。恨不得立刻便達到成功目的。不免有些鼻端出火耳後生風的氣概。想了一想。又問道。令兄貴營駐紮何處。想是離敝省海岸不遠。我們成事之後。大約便同令兄接洽了。宗久安笑道。不瞞趙兄說。家兄實無軍事學識。他所以能帶領一營者。因爲旅長愛他的爲人。有心調劑他的。大凡遇有戰

事。旅。長。都。不。肯。放。他。親。臨。前。敵。家。兄。也。愚。而。安。愚。落。得。每。月。去。支。領。糧。餉。兄。弟。性。情。却。又。不。然。無。功。食。祿。非。我。所。甘。所。以。向。家。兄。商。議。運。動。這。趨。差。使。可。以。表。見。表。見。自。己。才。具。不。至。爲。家。兄。所。誤。家。兄。此。時。填。防。新。塘。這。新。塘。地。方。是。個。內。地。所。在。輕。易。不。出。戰。事。離。着。海。岸。很。遠。很。遠。（春雲初展）倒。是。旅。長。駐。紮。虎。門。一。經。我。們。得。了。手。打。個。電。報。給。他。他。那。裏。的。軍。隊。却。容。易。前。來。接。應。趙。珏。想。了。一。會。覺。得。這。事。不。甚。妥。協。又。不。便。拿。話。去。駁。回。他。們。却。好。時。候。已。經。不。早。只。得。說。了。聲。我。們。散。了。罷。說。着。便。要。會。鈔。武。星。齋。那。裏。肯。依。搶。着。將。鈔。會。過。趙。珏。便。約。明。日。在。舍。間。小。聚。說。道。本。意。仍。請。兩。兄。在。這。館。裏。因。爲。耳。目。不。便。不。好。暢。談。若。是。不。嫌。簡。褻。還。是。舍。間。較。爲。清。淨。些。宗。久。安。同。武。星。齋。連。連。答。應。說。准。到。准。到。彼。此。作。別。後。趙。珏。仍。然。回。家。便。將。今。日。叙。談。情。形。一。一。告。訴。他。妹。子。趙。瑜。重。復。說。道。我。的。用。意。原。想。向。廣。東。去。走。一。趨。偏。生。就。巧。遇。這。兩。位。朋。友。可。算。是。絕。好。機。會。但。他。們。的。宗。旨。想。在。省。裏。做。這。一。件。祕。密。的。事。我。想。督。署。裏。此。時。防。

備甚嚴。未易便遂。他們的心願。我聽去。很覺得有些寒心。趙瑜笑道。哥哥又來。婆子氣了。大凡能做事的人。必具有一種奮往直前之志。成敗利鈍。固然非所。逆觀。便是死生也。當置之度外。像哥哥都從失敗上着想。天下事那裏還有成。功的希望呢。哥哥若是有同志的人。便替他們號召。號召若怕走漏消息。不妨。就獨助他們一臂之力。將來到了南方政府裏。也覺得你這人不是個庸夫俗。子。你以我這話爲然。爲不然呢。趙珏笑道。你本來是個巾幗英雄。這樣議論。我還敢駁你的。不是多謝你這番開導。轉使我陡起雄心。我就照依妹妹這話去。辦了。第二天傍晚。趙珏兄妹兩人。很是殷勤。預先將筵席安排妥帖。上燈以後。宗久安同武星齋一齊到來。另外還多了一個中年漢子。却是本地人口音。趙珏見了。很爲詫異。宗久安忙上前替那人介紹。說道。這位老哥姓詹名亞魁。表字占梅。新近同小弟們住在明星棧房裏。昨夜酒樓分手之後。却好與詹兄促膝長談。才知道他原係行伍出身。在江南綠營裏。曾充當過哨長。後來因爲改。

編新軍。誤遭裁汰。此番回里。本爲探親。不想已是骨肉流離。田園荒廢。不得已。在旅館。權爲歇足。詹兄是胸有大志。殊不滿意。北洋系的人物。久思投効南軍。惜無汲引。昨日知道小弟們蹤跡。彼此傾吐肝胆。祇恨相見之晚。所以特地約他過來。同趙兄見一見。將來有所舉動。不至失之交臂。趙珏方待向那人周旋。那人已笑嘻嘻的。上前同趙珏握手。極道傾慕。趙珏細細瞧看。這詹占梅的爲人。只見他身材高大。白淨面皮。年紀約莫有三十多歲。衣衫雖不十分華美。至於聲容態度。却不像風塵久困的人物。心中暗暗納罕。因爲是宗久安他們初認識的人。自己言談之間。便不肯過於大意。一會兒酒筵齊備。趙珏推讓諸人入席。自家末座相陪。大家先說了些寒暄套話。三杯酒後。遂漸漸計議到秘密行動。那詹占梅又工籌劃。替他們設的方法。真是計出萬全。毫無遺漏。把個武星齋佩服到十二分。分際不住的撲着胸脯。喊好。趙珏終有些心志。怎只管拿着閒話支吾開去。不敢發表自己意見。詹占梅已似窺見趙珏的用心。便指

天發誓表明心迹。全是些斬頭瀝血的議論。大家闕飲了一會。武星齋狂態漸露。便鬧着想去叫局。趙珏剛在遲疑。武星齋不禁嘆氣說道。我如今也有些懊悔。出來幹這件沒勁的事了。想我們當初在軍營時候。何等快活。大軍駐紮在那裏。也沒有一天不去逛窯子。打茶圍。便遇着沒有妓院地方。那些良家婦女。誰也不尋覓幾個來陪我們快活。自從悄悄的到了貴省。莫說妓院裏不能亂走。甚麼茶坊酒肆。我們這宗大哥都鬼鬼祟祟的。怕我露出形迹來。可不叫人悶煞氣煞。詹占梅拍手笑道。武大哥真是快人快語。有趣極了。小弟此地熟人甚多。倒不可不助一助武大哥的豪興。等我寫幾張條子去叫幾個雛兒來。多勸武大哥吃一杯酒。說着就向階下望了望。似乎要招呼家人們過來的意思。這個當兒。趙珏早按着酒杯陪笑站起來。說道。論理呢。小弟做着東道主人。這件事理合不待星翁要求。便該叫人過來伺候。無如小弟實有苦衷。固然平時沒有相知的妓女。至於家母教訓素嚴。從不許這些妓女闖入內室。所以星翁

的。命。令。不。能。遵。辦。好。在。大。家。都。屬。知。已。料。想。不。至。罪。及。小。弟。宗。久。安。忙。攔。着。說。
道。趙。兄。你。請。坐。下。來。我。們。這。武。大。哥。他。是。鬧。着。頑。笑。的。豈。有。真。個。勒。逼。主。人。去。
叫。局。的。道。理。況。且。我。們。身。當。軍。士。第。一。紀。律。是。最。要。緊。的。何。能。留。連。風。月。屬。意。
閒。花。他。這。信。口。狂。談。實。在。絕。無。其。事。詹。占。梅。也。接。着。說。道。既。是。趙。兄。庭。訓。嚴。厲。
此。舉。自。宜。作。罷。來。來。來。我。陪。武。大。哥。豁。三。拳。賭。十。大。杯。罷。此。時。武。星。齋。見。趙。珏。
不。肯。叫。局。心。中。已。是。憤。不。可。遏。再。加。着。宗。久。安。又。說。他。是。信。口。狂。談。他。格。外。憤。
懣。中。燒。雖。不。肯。去。發。作。趙。珏。却。放。下。臉。色。指。着。宗。久。安。罵。道。你。不。用。活。見。鬼。罷。
你。幾。曾。見。我。武。星。齋。扯。過。謊。的。在。軍。營。裏。的。人。促。幾。個。婦。人。來。陪。酒。也。是。希。鬆。
平。常。的。事。難。道。便。犯。着。砍。頭。的。罪。不。成。我。請。問。你。我。們。拋。却。身。家。捨。着。性。命。替。
國。民。出。這。樣。大。力。早。間。上。了。火。線。晚。間。有。命。回。營。沒。有。命。回。營。通。共。都。不。知。道。
他。們。做。百。姓。的。鎮。日。價。吃。着。美。酒。嚼。着。大。肉。外。邊。再。殺。得。煙。舞。漲。氣。他。們。是。縮。
着。頭。兒。管。也。不。管。一。到。晚。來。大。家。擁。着。一。個。黃。臉。婆。子。這。還。不。算。快。活。麼。老。實。

說他們一年到頭的也算是快活。穀了一日。遇着我們丘八太爺。便讓出一夜。兩夜來。叫我們舒服。舒服也不能便罵我們。不講道理。你宗久安平時待朋友的勁兒。不能說你不好。只是一層。我就有些不願意。你便是心口不能如一背地裏。儘管做的是齷齪事。外面還要假裝出文明樣兒。想騙別人家來佩服你。崇拜你。趙大哥不要見笑。詹大哥也不用生氣。我姓武的敢說一句放肆的話。大凡在軍界裏混飯吃的人。十個總有九個無惡不作。一善莫名。北邊的弟兄們。是不消說了。就是南邊號稱文明。也不過是故意裝出這樣幌子來欺欺外間耳目罷了。若是果然爲國爲民第一件。就不該在家裏面鬧得烏糟糟的。叫別的國裏人收這樣漁翁之利。痛心切骨之言。出自武大哥口中。尤其奇絕。武星齋越說越高興。他也顧不得疼痛沒命的用拳頭巴掌拍得那胸脯子。比雷還響。詹占梅一手捧着酒杯子。只顧搖頭晃腦。連珠價的喊好不迭。這時侯。只把個宗久安臉上氣得像個瘟鴨子一般。還防他說出不尷尬的話出來。

忙冷笑道：「你這蠢奴還不會吃多了酒，如何儘噉出這樣醉話！我請問你：你幾時看見我做過甚麼齷齪事的？你一定賴我這文明樣兒，是假裝着欺人呢？」武星齋聽他這話，益發忍不住哈哈大笑，指着他臉上說道：「你不必假惺惺了。我真個替你說出來，叫你置身無地。大家都是好弟兄，不如蓋着盒子搖罷省得叫別人聽着作嘔。」宗久安到此真個怒冲牛斗，喊道：「你說你說，你若不說，你便不是人生父母養的。」武星齋經此一激，翻起兩個白眼，惡狠狠的說道：「石龍鎮火車站上，幫着你哥哥陶如飛，擄劫人家女孩子，這又是你們當軍人應該做的。」（春雲再展）「打折膀子朝裏灣，論理這些事跡，我也不該替你宣佈。但是你適才罵起我老子娘來，我就顧不得這許多了。好在趙大哥同詹大哥都不是外人，我們便講一講，也不會有人去出首。你說罷，又冷笑了幾聲，端起杯子，嚙的一聲，整喝了一杯白酒。宗久安猛不防他會提到這話，不由通紅了面皮，只得勉強笑着說道：「這是我哥哥做的事，與我又有什么相干？」武星齋笑

道原是不與你相干，你只不過在兵船上做了一個接親的罷。咧，好哥哥，其實我替你想起這事來，也很不值得。女孩子再縹緲些，葉落歸根，還是你哥子受用。你也沾不着那人兒一分香澤，何苦陰謀毒計，叫人家好好的骨肉分離呢？我姓武的，不過隨口說了一句，叫婆娘陪着快活，你就編派我是信口狂談。你們大家評評看，還是我姓武的信口狂談不好呢？還是他這姓宗的實事求是的不好呢？……趙珏見武星齋越說越刻毒，深恐宗久安面子難下，兩邊鬧起沖突，叫我這做主人的如何是好？忙拿別的話攔着，說道：「這點小事到了武大哥嘴裏，就說得這樣活靈活現，大家吃杯酒罷。」那些閒話講他作甚？（我於此轉急急的告訴趙珏，這女孩子便是你當初想娶的渾家，又是你妹子，將來想嫁的妹婿，看你還說是閑話不是閑話，一笑。）我此時倒有些疑惑，要請教請教武大哥哩。你既然說這姓陶的是宗大哥的阿兄，如何姓宗的阿兄反變成姓陶？可想武大哥的話有點不實不盡了。武星齋被趙珏這一駁，又急起來。

拍着桌子說道誰說陶如飛當初不是姓宗呢因爲陶如飛臉蛋子生得好陶旅長愛他不過始則做旅長的鬼崽子後來便做旅長的乾兒子了姓宗的孫那裏會有好人呢……武星齋是個粗鹵漢子罵到這一句話無論何人必然是要發作的不料宗久安與他的情性大不相同此時他心裏固然憤不可遏然而他却絲毫不露聲色轉下了座位裝着出去更衣背負雙手一步一步的踱至階下再不去理會武星齋他們說話（罵人者人畏之不罵人者人尤畏之吾願遇武星齋其人願生生世世不遇宗久安其人）不審讀者以爲何如）詹占梅也笑道據武大哥口氣這遇却的女孩子想必顏色出衆呢不然宗大哥弟兄何肯冒此不韙做出這樣大犯營規的事出來武星齋笑道這女子其實兄弟也不會見過仍舊是宗久安高興時候告訴我的說真是不可無一不能有二的好女郎眉目艷麗自然是不消說得據說單就這女郎兩片耳朵而論又白又厚尋常有福澤的男人家也沒有那樣耳朵只是一件可惜因爲

他家裏父母溺愛太甚。至今並不曾替他穿過眼兒。不佞戴珠寶環子。好在今日。文明女子也不在這些首飾上用心。任是不戴環子也減不了他的美貌。武星齋剛說到這裏。猛從屏風背後走出一個短婢來。向趙珏附耳說了一句。趙珏隨卽站起身子。說是暫向內室裏走一走。停刻便來奉陪。原來他們在外間吃酒談心。趙瑜有時候都跑在屏風背後竊聽。此刻忽然聽見武星齋議論的那個女郎。便全與林家賽姑絲毫無二。芳心裏不由吃了一驚。更等待不及他們席散。遂遣着一個小婢將他哥子喚得進來。趙珏尙猜不到這其中緣故。一見了趙瑜。趙瑜便望他蹙着眉頭說道。你這人真是糊塗。他們適才講的那個女郎不是同着一個人一般無二。你難不成就會想不到他。趙珏被他一。提方才恍然大悟。說不錯不錯。林家小姐耳朶不是很大很厚。不是也不會穿。過環眼兒。我真不及妹子心細。就不曾留意。但是林小姐隨着他父親一路走的斷然不至被人家擄劫而去。世間容貌相同的人也是有的。趙珏急道。話雖

如此然而却不可不防備。如今當兵官的有甚麼事做不出來。況且林小姐到今日不曾寄信給我。這便是一個老大疑竇。你此時趕快入席。裝着沒有事的一樣無意。中間問那個姓武的。這女郎姓甚麼。名字叫甚麼。那就不愁探不出真消息來了。趙珏連連點頭飛也似的仍跑出來入席道了歉。便有意無意的向武星齋問道。適才武大哥講的這件故事。委實令人聽着可怪。不知武大哥還知道這女子姓名麼。何妨一總說出來給我們大家聽聽。武星齋見宗久安這時候還在天井裏徐步。方才低低笑道。這女子姓名宗久安。曾經囑託過我的。千萬不用告訴別人。我想我們弟兄們可算都是心腹。還有甚麼話可以瞞得你們。我說出來。只許你們知道。在外邊却不必提起要緊要緊。我只知道那女子姓林。是一個廣東候補官兒的小姐。陶大哥實在因爲這女郎是個絕色。方才做出這一件事。他也明知道大家都是廣東同僚。那裏有搶劫同僚女兒的道理呢。至於那女郎名字。我却不甚詳細。我是個莽人。也不會向宗久安

橫。哽。咽。得。十。分。難。受。趙。玉。忍。着。淚。說。道。這。有。甚。麼。辦。法。依。我。的。主。見。連。夜。的。發。一。紙。電。報。給。他。父。親。他。自。然。會。向。那。陶。營。長。提。起。訴。訟。唉。我。只。怕。就。使。這。樣。做。去。已。嫌。遲。了。他。一。個。女。孩。子。家。能。有。多。大。抵。抗。力。量。少。不。得。已。經。順。從。了。那。姓。陶。的。白。璧。微。瑕。任。是。救。得。出。來。我。這。段。婚。姻。將。來。如。何。能。達。美。滿。目。的。哎。呀。姓。陶。的。你。這。奴。才。可。算。葬。送。我。半。生。幸。福。了。趙。玉。越。說。越。氣。頓。得。那。脚。如。雷。價。響。趙。瑜。又。道。一。定。說。是。林。小。姐。失。身。匪。人。那。是。沒。有。的。事。做。妹。子。的。可。以。替。他。擔。得。起。保。證。但。是。既。不。從。他。們。自。家。性。命。必。然。難。保。我。不。信。一。個。千。嬌。百。媚。的。林。小。姐。老。天。竟。如。此。草。草。結。局。他。不。成。至。於。哥。哥。說。是。發。電。報。給。他。家。裏。事。關。重。大。我。們。究。竟。不。曾。眼。見。也。未。可。過。於。草。率。最。好。哥。哥。明。天。去。訪。一。訪。那。姓。宗。的。他。同。陶。營。長。既。是。弟。兄。其。中。內。容。他。必。然。知。道。詳。細。不。比。那。武。星。齋。渾。頭。渾。腦。總。說。得。明。白。些。趙。玉。嘆。道。問。武。星。齋。也。是。一。樣。問。宗。久。安。也。是。一。樣。我。料。這。時。候。那。林。家。小。姐。必。定。同。陶。營。長。成。了。眷。屬。了。你。是。最。明。白。的。人。萬。一。林。小。姐。果。

是不肯屈身相從。他陷在他們營裏，已經有好多日子了。如何宗久安他們並不提及他的死信。要曉得既然做了一個女郎，惜命則失身，全身則損命。斷沒有兩全的道理。趙瑜連連搖頭道：「哥哥倒不可小覷了。林家小姐林小姐萬一不死將來，我能保他依然是清白之躬。明天你依我這主意去問一問姓宗的。斷然不錯。」趙珏此時也沒有別法，可想只得答應了。這一夜他兄妹二人爲着一個賽姑，真是食不甘味，寢不安席。第二天湛氏也知道這個消息，只嚇得索索的抖，說像林小姐這般嬌弱的身軀，如何禁得住強暴。定然是凶多吉少。趙珏聽見他母親的話，益發著急，匆匆盥洗已畢，真個向明星客棧去訪宗久安。詢問信息，剛剛走得有兩條街巷，他只顧埋着頭邁開大步，猛不防遠遠的看見一簇人靴聲禿禿而來，幾十名兵隊各荷着快鎗，後面一個軍官打扮高高的騎在馬上，解着一個犯人尙穿的平時衣服，頸間繫着一條鐵索，直向督軍署裏而去。原來騎在馬上的正是詹占梅鎖的人是武星齋，却不曾見有宗久

安影子登時吃了一嚇忙將身子向人叢裏一躲。幸喜那個詹占梅並不會看見自己。趙珏這時候那裏還敢到明星棧去呢。立即折轉身軀向家裏飛跑。不會走了幾步。忽的斜刺裏跳出一個人來。將趙珏衣帶一扯。趙珏仔細一看。知是宗久安。彼此會意。揀了一個僻淨所在。趙珏問道：「你們事體怎麼了？我說那姓詹的不是好人。省裏像這樣假裝偵探破獲祕密黨案的。也不知多少。如今武大哥果然被他撈獲去了。事不宜遲。我們還須想一個法子去救他。一救才好。宗久安笑道：「趙大哥你還忙着救人呢。你的性命尚且十分危險。你不知道適才已有許多軍士到府上搜查過了。我得了這樣消息。所以特的到你府門外邊打探打探。知道你已出門。算是幸逃羅網。我又深恐你冒冒失失再跑回家。決計迎着你而來。我們第一要籌劃一個自全之策。至於姓武的性情粗忽。心術強悍。也不是個好人。我方且懊悔同他合夥轉誤了大事。譬如前日初遇這姓詹的。我也留心防備。深怕落人圈套。他轉獨行。其是怪我多疑。這種蠢才。」

不。是。自。尋。死。路。嗎。他。至。遠。便。在。早。晚。鎗。斃。我。們。也。不。去。理。他。只。是。你。我。第。一。件。
不。能。再。住。客。棧。他。捉。住。武。星。齋。之。後。正。不。用。逼。取。他。的。口。供。我。們。蹤。迹。那。姓。詹。
的。還。不。是。瞭。如。指。掌。可。想。你。我。都。在。捉。拿。之。列。我。原。想。趕。緊。偷。出。福。建。不。過。因。
爲。日。前。風。聲。正。緊。急。切。不。能。露。人。耳。目。須。得。躲。過。幾。天。等。他。們。鬆。懈。下。來。然。後。
逃。返。廣。東。再。圖。大。舉。只。是。兄。弟。在。貴。省。這。邊。人。地。生。疏。除。得。客。棧。急。切。尋。覓。不。
出。一。所。地。址。暫。避。一。避。難。得。趙。大。哥。也。牽。涉。到。我。們。這。一。案。裏。少。不。得。轉。要。仰。
藉。大。力。謀。出。萬。全。趙。玉。此。時。甚。是。懊。惱。暗。想。無。故。的。遇。見。這。兩。人。轉。弄。得。我。有。
家。難。奔。看。這。宗。久。安。口。氣。姓。武。的。遇。難。他。却。非。常。趁。願。全。無。一。點。同。事。的。情。分。
難。不。成。既。然。做。了。一。個。黨。人。心。術。就。該。變。得。如。此。惡。毒。麼。他。又。逼。着。我。去。尋。覓。
避。捕。所。在。只。是。那。一。處。地。址。方。好。呢。：。：。趙。玉。良。久。不。曾。開。口。想。了。好。一。會。方。
才。說。道。舍。間。斷。然。回。去。不。得。了。我。倒。有。一。個。友。人。家。裏。可。以。暫。住。不。如。同。宗。大。
哥。權。且。向。那。裏。去。躲。一。躲。再。說。宗。久。安。聽。了。大。喜。兩。人。不。敢。再。向。大。街。上。走。動。

只穿過幾條僻巷果然到了一處只有小小的三戶瓦屋雙扉虛掩門外倒有兩三個小孩子在那裏嘻鬧趙珏向那小孩子問道你的母親在屋裏麼剛問了一句門裏早走出一個少婦過來笑問道原來是趙大少爺今天怎生到這地方來走走趙珏向他搖了搖頭一手便將宗久安扯入屋裏彼此坐下趙珏先向那婦人說道我有句不近情理的話想同你商議不知道你還允許不允許那婦人笑道哎呀一切承大少爺的情在京裏替他父親謀了事還巴巴的梢帶家信回來窮人家也沒有酬報大少爺的去處大少爺有甚麼事只管分付斷斷不敢違拗的趙珏方才說道因爲我這朋友想在府上暫住幾日你可將左首這一個房間收拾收拾我還要在此陪一陪他至於房金隨後當加倍奉送那婦人笑道這算甚麼呢但是房屋窄狹又不潔淨累大少爺同這位先生在此受了委屈心裏實在不安趙珏道你也不必同我們客氣你這房屋不好也是實話但是我們是願意來的便受些委屈也不怪你那婦人聽見這

話方才笑了一笑。當真收拾屋子去了。此處宗久安方才向趙珏詢問這婦人名姓。豈但宗久安要問，我亦要問。趙珏笑道：他丈夫姓郝，名字叫做郝龍。去年曾同我一路到京城去的。他在京城裏有了事，幹託我代他帶過家信。論理那時候，我便差遣一名家人原可以將那信函交給他。我偏生因為閒着無事，特地親自送得過來。不料轉因此認識這一處地址，做我們今日避難之所。這地方你儘管放心，是他們再會尋獲也尋獲不到。這沒有人煙的所在。：這一天，趙珏雖然同宗久安住在郝龍家裏，心裏總放不下自家。今日早間的事，一直挨到夜深人靜，方才悄悄偷向自己家裏走得一走。湛氏一見了趙珏的面，便埋怨他爲甚在外間交結匪人，幾乎鬧出大亂子來。萬一當時你竟被他們營裏擒獲而去，叫我如何是好。趙珏笑道：母親放心，兒子雖然誤同那些人來往，却是沒有謀叛實迹。道不得督署裏便將我當做奸細看待。但是既已涉入這重嫌疑，如今世界上那裏還有皂白。兒子也斷不能再安居本省。今

早得着這消息。權在郝龍家裏暫避。此番回家。擬稟明母親。兒子想隨那個姓宗的。到廣東去。走一走。若是廣東有機會。可圖兒子也。想替國民出一出力。終不能便老死。牖下一世不成。至於母親說姓宗的那些人。便是匪類。這話未免覺得同北京政府裏一樣口氣。他們南北兩家。既處於對峙地步。自然我說是謀亂。我也說你是造反。總看彼此勢力如何。勢力雄偉的。便可以佔着優勝。說着又向趙瑜笑道。妹妹。看我這話講的。還是不是趙瑜也。笑道。話雖如此。然而我們畢竟在北邊勢力之下。哥子不會看見。今日早間營裏那些人的聲勢呢。若不是我折辨得明白。幾乎將我也捕捉而去。哥子既然定了主意。往赴廣東。事不宜遲。省裏不宜再行耽擱。可想這時候。他們還是偵騎四出。擬得着哥子去邀功呢。趙玉點頭說道。妹妹。所論正合愚意。我的行李。此刻便着人同我送至郝龍那裏。一得了機會。便行就道。不再回家。替母親辭行了。說完便喊過一個家人。匆匆的將自家行李收拾齊整。趙玉別了湛氏。同趙瑜仍然同宗。

久安住在一處郝龍的婦人倒也十分慇懃送茶送水忙個不住其時已交三鼓趙珪催郝龍的婦人去睡自家便同宗久安抵足而眠彼此都有心事的人剛合上眼重又驚醒翻來覆去只是不能睡熟趙珪一咕嚕翻身坐起重行將案上短燈剔得明亮搖搖宗久安說道大家睡不沈着不如坐起來談談消遣長夜罷宗久安也是唉聲嘆氣勉強和衣而坐向趙珪說道我們是奉着命令來此幹事今遭此禍死而無怨惟無辜的累及趙兄心裏十分抱歉此番回粵萬一晤及家兄當思圖報趙珪聽見宗久安提及他哥子的話不禁又觸起饒姑陷身虎窟借此趁便問道說起來令兄掌握兵權可想是極文明的了前天據武星齋口氣未免有些誣讒令兄我聽着很有些替令兄不平宗久安此刻沈吟了半晌重行仰着頭向趙珪說道論理家兄這件勾當很有損軍人名譽本不當替他逢人傳說但是趙大哥又非他人可比如今可算是一家的人了便將這事情形告訴了你料想也不妨事其實家兄爲人不過年少氣浮遇事

有些隨心所欲。身邊若得一二個正人君子輔着他。未嘗不可以勉循正軌。無如他面前有位書記姓嵇。表字夷白。那人最工心計。凡事都是他慫恿。家兄任性去幹。石龍鎮裝做盜匪。劫出林家這位小姐。全是他的主張。最可笑的家兄。雖然將這小姐劫來。仍是徒有虛名。毫無實惠。論他此時心理。未嘗不悔自家做事鹵莽哩。欲知後事。且閣下文。

林賽姑被劫。此是何等重要事。讀者意謂此後入險出險。必有一番驚天動地之奇跡。以助閱者興味。其實不然。今日世界與昔大異。斷未有以堂堂軍官。竟思藏美於室外。間不露一毫風聲者。觀於武星齋席間閒話。可知陶如飛之心。亦必防人知覺。然而道路之傳言。同袍之指摘。終不能免。觀後文作者種種。以一老母一嬌妻。推翻全局。不落舊日裨官窠臼。事奇文奇。原評武星齋一粗漢而已。宗久安滿口功名。利達亦是一個庸才。如此人物。畀以重任。固應債事。然兩人相較。覺武星齋猶有爽直可愛處。其使酒罵座之態。

頗似水滸傳中李大哥

賽姑被劫趙珏異常着急趙瑜亦異常着急兄妹二人都爲賽姑魔力所驅使而又各有心事真堪絕倒尤可笑者阿兄心事可以直陳而乃妹之心事斷難明言觀於辨論失身與否一層惟有令讀書者掩口胡盧耳獨鶴評

第十二回

謁岳丈林耀華拒婚 請救兵趙璧如就道

趙珏聽到此處方才將心上一塊石頭輕輕放落重又笑問道這又奇了令兄既將林小姐劫來何以不能遂其所欲其中情節大是可疑宗大哥若不以外人見待何妨將這其中緣故細細一談呢宗久安笑問道趙大哥殷殷垂問這林家小姐是否同這小姐有些瓜葛趙珏猛不防被他問着這一句話確中心病不由臉上一紅幸喜殘燈不明尙不至被宗久安瞧破疾忙掩飾說道宗兄又來多疑了我同這林家小姐素昧生平那裏會有瓜葛只不過因爲他們本省的入他父親先前做過省裏議員也是人人知道的忽然從路途之間

出了此事聽來覺得很有趣味。所以向宗兄問得一問。宗久安笑道：「既如此說，可以不消瞞得吾兄了。」家兄自幼天性懦弱，父親見背之後，全是家母教育成人。家母對於愚弟兄們，嚴厲非常，愚弟兄亦頗能自盡孝道。家兄一營填防新塘之時，所有家眷人等，在三日之前，便已拔隊前走，約定了船泊妙音河岸。等候家兄。家兄因爲久蒙陶軍長眷愛，此次遠發，那些同僚的軍官，不無逐日的預備酒饌，替家兄餞行。因此少有耽擱，偏生便在廣州火車上遇見了林家小姐。心中遂動了一點愛慕之情。後來又知道他也是官眷家兄，業已娶過妻室的人，便是想同那邊提議婚姻，知道也無濟於事，所以只是在火車裏行止不安，寢食俱廢。嵇夷白原是同家兄一路走的，猜出家兄的用心，因此替設計策。等待到石龍鎮時候，假以護衛爲名，已將客寓裏的情形一看。在眼裏當夜便差遣了兩名衛隊，嵇夷白也結束齊整，輕輕的破戶而入。將林小姐背負出來。一經得手之後，好在石龍鎮離妙音河本不甚遠。家兄一千人便連夜的

奔到妙音河上了。兵船立即開行。這件事當時家母同我們都不得而知。見這女子上船深以爲異。當卽向家兄詢問。家兄百般支吾。說是在虎門一帶買的人家女孩子。將他帶回來做妾的。可怪那小姐並不啼哭。只顧張着眼四面瞧看。其時我的母親只不過嗔責家兄年紀尙輕。不應該躡踢人家子女。把來做妾。倒是家嫂聽見這話。十分惱怒。立刻同家兄開起談判。大起酸風。嚇得家兄縮着頭躲在一旁。不敢開口。那林小姐看出這種情形。他猛的走至家母身旁。跪下來叙述。他在石龍鎮被劫的一番緣由。侃侃而談。並無畏怯之色。趙玉聽到這裏。將手掌一拍。笑說道。妙呀。畢竟曾經當過女學生的。其舉止動靜。與尋常女子不同。此事若在別人。除得一死之外。更無別法了。他竟會這樣有膽。有智。真使我們一班男人家。倒地百拜。以後的事。你也不須說了。定然令堂老太。不許令兄納這小姐爲妾。以至令兄大失所望了。宗久安笑道。趙大哥。真是明見萬里。家母聽見那小姐的話。好生憤怒。旋卽將家兄喚至面前。痛痛的責。

備了一頓。依家母意見，還要押着將船開回。送這小姐再返石龍鎮，交給他的父母。那時候，我就發了些議論，說林小姐的家眷在石龍鎮，不過暫時停歇。火車一行，他們定然趕赴省裏去了，便是送小姐回去也怕徒勞往返。好在這小姐的父親也在省裏當着差事，隨後看有機會再行送小姐回府。罷家母深以爲然，便將這小姐留在身邊，看待得十分親熱。一直等待抵了新塘，以後軍營駐紮下來，尋好了公館，家母還怕林小姐不樂同老年人周旋，各事受了委曲。於是將家兄攆在營裏住宿。林小姐同家嫂在一個房間裏，歎說也奇怪。家嫂性情最是一個不能容物的人，不知何以見了林小姐，非常親愛。我未曾動身之前，只見他們兩人形影不離，偃肩握手，任是親姊妹也沒有那樣溫存。體貼有時候，家兄想回房暫歇，都被家嫂攆逐出來。說有林小姐在房，不便留他別生枝節。可憐家兄千方百計，想出法子來，將林小姐劫得到手，轉白望着家嫂。同他親熱，自己想想同林小姐說句話兒，也不容他有這奢望。豈非徒耽了。

惡名毫無實惠嗎（一段情事，若使趙瑜小姐聽見，不知作何感想，枉兄饋贖，方引爲深幸，豈非可笑之極。惟陶如飛見色垂涎，敢冒不韙，卒至不得一贊之嘗，轉賠貼一年輕少婦，引狼入室，孽由自造，世間一切爲軍官者，興高采烈，方謂可以任其所爲，而不知冥冥之中，安排已定，欲討人之便宜者，自家之便宜，被人討去而不自知，吁，可畏也哉！此中因果，可以勸善，可以懲惡，誰謂裨官家言，無補於人心世道耶？）還有一件事，更叫人委決不下。當初林小姐來時，還時時刻刻的想着父母，巴不得家母立刻遣人送他到省，詎料自從同家嫂聯絡以後，他不但思念家人，及至聽見家母有送他回去的消息，轉有些留戀。家嫂不忍別去，所以由去年殘冬，以至今日，林小姐簡直沒有離去舍間的意。思豈非怪事？兄弟時常還說着笑話，兒林小姐，幸喜是個女流，雖然同家嫂這樣恩愛，尙沒有人疑惑他們別有曖昧，然而窺測他們兩人耳鬢厮磨的形態，雖尋常人家，夫婦還及不來他們的情好。此刻家嫂只多着家兄一人，會面時

就同他賭氣家兄也說不出來的苦楚這也叫做自作自受了（在宗久安口中直呼起本文可謂文章有膽）趙珏益發高興笑得擺不起嘴來說道天下
的事真有如此不可思議的道理男女相悅固是常事然而兩女相悅的情形
也有時候種種出人意料這林小姐也是前生緣法不但令嫂同他分折不開
就以舍妹而論當初同林小姐交好的時候不是也同令嫂一般成日成夜價
在一處談笑幾乎沒有半刻功夫可以離得……宗久安按着笑道趙大哥說
話我早覺得有些藏頭露尾若非林小姐同大哥這邊有些瓜葛料想不應如
此關切此刻大哥言語之間可是流露出來了林小姐既然同令妹如此親愛
可想大哥對於林小姐一定有特別感情對此名姝斷無不存愛慕之理大哥
先前還同弟一味支吾可想不肯以知己見待了……趙珏因爲林賽姑雖陷
險境尙未失身非常高興（在趙珏以爲賽姑未嘗失身不知其失身固已久
矣一笑）一時說話不及檢點無心中將認識賽姑之事全行呈露經宗久安

驀然一問不禁羞慚滿面連連拱手說道實不敢欺瞞吾兄林小姐在家鄉時候曾經同舍妹在一處學校裏求學彼此情致尙稱親密不時的也常向舍間走動舍妹前天聽見林小姐被劫消息十分哀感屢次逼着兄弟向宗大哥詢問至論弟與林小姐實無別的關係吾兄切勿多疑宗久安也只付之一笑兩人談得許久不由都有些困倦覺得天色已是將近破曉大家和衣睡倒一夢沈沈一直睡至第二天紅日東升方才起床梳洗這時候趙珏一眼看見大門外面有一個人將頭向裏邊伸得一伸吃了一驚正待查問那人慌忙說道少爺還在這裏呢家裏小姐分付小的過來告訴少爺一句昨天營裏拘獲的那個姓武的黨人於清晨時候業已在校場槍斃小姐同太太很放心少爺命家人過來叮囑少爺就趕緊離了此地向廣東去躲一躲罷不可再回家去招惹外人耳目這是一百元鈔票太太交給少爺在路上使用的……說着便從身邊掏出一疊鈔票遞在趙珏手裏趙珏猛然聽見武星齋槍斃覺得一個活

鮮的人不多。幾日還在一處吃酒談笑。轉瞬之間已成異物。不由呆呆的出了一會神。良久方才望着那人說道：你回去稟明太太同小姐說。我就依着太太分付。若得了機會。立刻就往赴廣東。叫太太同小姐不用懸念我。我到廣東一有了下落。立即寫信回家。家裏有甚麼事故。可以隨時告我。那個家人垂手答應了。幾個是旋即出門。忽忽走了。此處趙珏便同宗久安談及武星齋的事跡。宗久安冷笑了一聲。只不開口。（宗久安可謂忍人）趙珏當晚便同宗久安商議。準備連夜的偷赴廣東去投奔他哥子陶如飛。那裏權時歇足。兩人計議已定。趙珏當即取了兩張鈔票。共計十元。交給郝龍妻子。謝他兩日照應之惠。一直候至黃昏時分。雇了一個人挑着行李。兩人跟隨在後。逕上火車。幸喜路間却不曾被人覺察。不到幾日功夫。兩人已抵廣東新塘地方。宗久安領着趙珏直向他哥子營中走去。及至走到那紮營所在。抬頭一望。吃了一嚇。只見營址全無剩了。一片荒涼野地。幸喜這地方已入他們南邊汛地。沒有妨碍。宗

久安立刻尋着一所警署問他們這陶營長的兵隊如何已不在此地還是遷了駐紮之所當時那個警長接着名片已知道宗久安是陶營長的兄弟立刻請進局中邀宗久安同趙珏坐下宗久安當即詢問他哥子移營何所是否可仍在新塘一帶地方那個警長忙答道營長駐防敵處地方上甚資得力無如在上月裏省裏有緊急公文轉飭令兄帶領軍隊進駐武漢仍歸陶旅長節制他們全旅都開赴長沙去了宗久安驚問道這又奇了長沙現爲南軍所佔該處軍隊很是不少如何又將虎門陶旅長調開去助戰其中想有他故未審警長還知道移營的原委麼那個警長見宗久安問到此處遂將坐的那張椅子向前移得一移附着宗久安耳朵說道近有敵友新從岳州而來據聞我們這邊先前進攻北軍頗獲勝利因爲北軍雖衆久無戰鬥之志而且湘中山路崎嶇形勢險峻北軍途徑不熟屢遭挫折我軍着着進行聲勢浩大不圖於一月之前北邊又遣了幾營人來助攻長沙我軍初尙不以爲意叵耐內中有一個

營長說是由陸軍學校畢業出身新近升爲營長的這軍官深明韜略智識非凡兵力既不足以挫其兇鋒賄賂又不足以移其素志一味的同我們這邊作對。我軍是以疊次敗衄湘西一帶岌岌可危令兄移營該省大約便因爲這個緣故。宗久安聽了這一番話不由吃了一嚇。啞着舌頭說道不妙不妙自從兩方面宣戰以來並不會遇見這種勁敵。這個營長真是初生犢兒不怕虎未免有些過於認真了。萬一容其屢獲勝仗再薦升至旅長師長地位其時位分愈大資格愈深那時果然拿定他的主意得寸則寸得尺則尺這件事倒也很棘手。的呢我們在背地裏說句老實話兩方戰事大抵全恃虛聲並不要一定砲火相加血肉相薄鬧到末了只須兩邊平均些權利也就韜戈束甲不作他想。此番鬧出這樣一個冒失的營長出來陡然長了北方氣燄不是和平兩字永遠沒有希望麼。這也要算是國家的氣數人民的浩劫呢。趙珏這時候在一旁靜聽心裏猛然觸起一個人來忙插口問那營長道請問一句北邊帶領軍隊

由學校畢業的這位營長不知可調查出他的姓名是那省的人氏那個警長笑道我們中國號稱共和然而階級懸殊依然如故這營長果然做到甚麼督軍巡閱使的身分雖沒有經濟學術然而他的大名鼎鼎自會膾炙人口若是爵位卑微再加着出身學校爲人人所憎厭任是他雖有戰功也沒有人肯時時提着他去嚼念我的那位相識他也是老於宦途的朋友當時我聽見他說這話也曾問及這營長的名姓敵友笑說草茅新進委實不曾注意及此兩位先生也不必着急大約一經到了省裏就可以察訪出來了趙珏點頭稱是宗久安因爲新塘這地方沒有甚麼潔淨旅店便同那警長商議意欲在局裏權歇一夜明日再搭赴火車進省那個警長連連答應隨即招呼警勇將他們兩人的行李安置妥帖一宿無話次日宗久安別了那個警長偕着趙珏依然就道不到兩日功夫已抵省垣宗久安知道他哥子此番雖然帶領軍隊直趨湘岳兵凶戰危斷然不會將家小挈去於是先行打聽他哥子家眷的公館寓

在何處當時便有人指點他所在他便將趙玉安置在一個旅館裏獨自回去拜見他的母親並訴說在福建失事之由他母親深替他擔着驚恐也就將他哥哥子調遣出發的事迹一一告訴了久安久安問道嫂嫂他們想還安好林小姐定然隨着母親一路到省此時想還住在我們公館裏他母親笑道你嫂子近來有病鎮日懨懨的也不大思量茶飯請了醫生替他診治有的說他是氣惱傷肝有的說他是已經懷了有兩個月身孕究竟叫人也猜摸不出依我的見識他這病並沒有別的大事一定是害的想念林小姐的病……宗久安吃驚道怎麼林小姐不在我們家裏了這也難怪嫂嫂想念他們情愛又密從前是形影不離的如今硬生生替他們拆散開來無怪嫂嫂弄出病痛來了他母親笑道彼此都是女人家在一處相好親愛也是有的只不曾見你這嫂嫂同林小姐的這樣如膠似漆大約也是前生緣法別人也無從替他們解釋至於林小姐當初被你哥哥子糊塗弄回家來依我當時便想將他送還他的父母

後來不料林小姐同你嫂嫂談得來因此便延攔下了如今既已到了省裏我們又知道他家父母的官闕隨卽命人傳信給他父母不免扯了一個謊說是他家小姐在路途上被盜匪所劫是我們官兵看見將他救出險地特地送小姐合浦珠還現今留在內眷身邊不日便送他過回公館可憐他家還有一位老太太因爲想念這孫女兒幾乎一病不起如今得了這個喜信說不出他合家的快樂他父親立即來拜會你的哥子流水般的道謝不迭並說在石龍鎮失事之後原想你哥子替他捕盜不想兵船業已開放幾乎束手無策誰知小女性命仍爲營長所救真是萬分感激另外還備了好些禮物送到我們家裏你哥子也同他謙遜了幾句當時他父親就將林小姐接回去了我還笑着你哥子說幸是這樣做作一點不露痕迹還落得人家感謝不盡否則依你那些糊塗主意白糟踢了人家女孩子還在其次譬如今日大家都在省裏辦事萬一被別人知道弄得身敗名裂如何是好照我這樣做去豈不波平浪靜一

點形迹都沒有。(嗟呼、自林賽姑從石龍鎮被劫之後、讀者鮮不謂此後文字、必有一番掀天揭浪、大起波瀾、方且停目視之、以待陶如飛之若何偏姦、林小姐之若何拒姦矣、孰知作者放處則放得極遠、收處又收得極淡、在人意計之中、出人意料之外、詭譎變幻、不可方物、善乎宗母之言曰、波平浪靜、一點形迹都沒有、不啻爲此一段書註脚。)宗久安仰着頭想了、想不禁皺眉說道、母親這番作用、原是算無遺策、但不免有一層可慮、在路間救林小姐這句話、不過欺瞞一時耳目、保不住林小姐回去、不將其中實情一一告訴出來、那時候哥子的名譽、依然不免損失、而且姓林的萬一同我們這邊作對起來、儘可以提出訴訟。(此一問最妙、論情事固是缺點、論文章亦近漏筆、要看他本領斡旋)他母親也笑起來、說道、這一層倒也虧你想得周到、但是已不消你這樣多慮了、先前我也因爲這層緣故、想拿話去叮囑林小姐、叫他不可在父母面前露出被我們劫奪的痕迹、那林小姐真個異樣聰明、他不等我開口、已猜出我

的意思。他一味承攬說斷然不使父母知道。這事初時我還疑惑他。或者拿這
樣話來搪塞我。並非出自真意。後來他老實說出來。說他同你嫂嫂非常要好。
萬一將你哥子劣迹訴知父母。將來父母如何會允許他。同我們這邊來往。既
不許同我們這邊來往。他遂沒有會見你嫂嫂之日。所以這事全出自他的主
意。決然不露出一字。所以我也相信他得過你。如不信。這林小姐雖然回了他
的公館。還不時的隔着三日五日來會你嫂嫂。有時候耽擱遲了一般。同你嫂
嫂睡在一處。讀之使人啞然失笑。爲陶如飛計。雖然賠貼了一個愛妻。畢竟
保全了自家名譽。以後打劫人家女子。還須揀着男裝的取來。方才有此便宜。
宗久安笑道。原來有這樣緣故。那就無怪林小姐自然不將那些事告訴他。
父母知道了。但是哥子業已入湘。一時還不見得回來。我在福建會見一個朋
友。本是趕來投奔哥子的。過不了幾日。我或者還須同他向湖南去走一趟。目
下他住在棧房裏。如若公館裏房屋尙多。兒子的意思。還想請他住在家裏來。

各事便當些。不知母親意下如何。他母親說道：「既是你們的好友，理應將他接回家來住着。況且你哥子出外廳上及書房裏也沒有人用得着，叫人家冷清清的住在棧房，成個甚麼樣兒。」宗久安聽見此話，十分歡喜，又到旅館裏將前後事迹告訴了趙珏。趙珏怔了怔，嘆道：「我此番到粵，原想在令兄這裏會一會林家小姐，替舍妹傳達口信，不料他又回去了，豈非緣淺。」宗久安笑道：「這有甚麼打緊？我不是告訴你的。」林家小姐雖然回去，他不時的還來看望我家嫂嫂。如若得着空兒，便請家嫂替你們介紹介紹，便可會見他了。……當日趙珏便將行李移入宗久安公館裏面，並拜見了他的母親，住了幾日，倒也安然無事。趙珏此時算是已得着林賽姑消息，便詳詳細細寫了一封家信寄給妹子趙瑜。又因爲他妹子曾經囑咐他去拜會林耀華，擇了一個日子，果然逕至督署，想同林耀華見一見名刺。雖然已經遞了進去，耀華知道他便是家鄉裏曾經求過他的女兒結婚的。此時賽姑若果是個真實女郎，那趙珏雖然求婚未允。

然而既有這一重香火因緣耀華對着他少不得要另眼看待無如這時候趙
珏雖是大言不慚以未婚的女婿自待其實耀華心裏却沒有這一件想頭論
同鄉名分見與不見大可無關緊要況值政府初立諸務殷繁署中出入又戒
嚴非常當時將趙珏的名刺拿在手裏掂了幾掂旋即定了主意命人傳話出
去說是公家事繁實沒有暇晷可以晤客問一問來人居住改一天我再回去
拜罷趙珏在轅門外邊候至許久不料得了這種冷淡消息他簡直使出他嬌
客氣性憤憤的掉轉身子就走家人趕着問他住在何處他一聲兒也不理會
逕自跑回宗久安公館却好宗久安正坐在書房裏見他臉上氣色不好便笑
着問他所爲何事這般不快趙珏到此更忍不住立時滔滔不斷將以前向林
家乞婚林家允許等待彼此年紀大些方才可以聯姻的話說得痛快淋漓又
道誰想我不遠千里親來拜見我們那位岳翁他簡直招待都不招待這不是
有心奚落我嗎怪道那些舊小說子上講起來都說是女婿貧窮丈人就不肯

相認。往常還疑惑是編書的故作。此欺人之談。拿我這件事印證印證。真是古今一轍。先後同揆。你想我可氣不氣。趙珏一面說一面拿手揉着肚子。只嘆胃腕疼痛。引得個宗久安拍手大笑。趙珏十分武斷。豈獨宗久安要笑。我亦要笑。指着趙珏臉上語道。哈哈。我說你這也委實不是知己朋友。以前林小姐出了這件事。被死鬼武星齋披露出來時候。我無意中就瞧出你那一種倉皇樣兒。端着酒杯。子幾乎不要流下淚來。過後我又詢問你是否同林小姐有無關係。你又推得一個干干淨淨。說是林小姐不過同你們那位令妹有同學之誼。這也罷了。及至已經到了舍間。你還是藏頭露尾。說要同林小姐見面。又是替令妹傳達口信。我請問你。既然同林小姐沒有瓜葛。此番去會他阿父。見也好不見也好。爲甚又引經據典。鬧起舊小說子。上面的嫌貧愛富呢。照這樣看起來。老實說你前番要想會林小姐。一會我還擬囑託家嫂替你們介紹。介紹如今你同林小姐既是未婚夫婦。這種嫌疑事體。小弟還不敢擔此干係。

呢。趙。珏。連。連。向。宗。久。安。作。揖。道。好。哥。哥。好。哥。哥。算。兄。弟。欺。你。的。不。是。但。是。我。也。實。有。苦。衷。不。便。盡。情。披。露。如。今。既。已。瞞。不。住。大。哥。以。後。還。求。各。事。週。全。到。底。庶。不。負。我。們。萍。水。遭。逢。芝。蘭。投。契。宗。久。安。笑。道。好。呀。大。家。既。然。在。一。處。相。好。凡。事。也。須。剴。切。商。量。我。已。猜。到。趙。兄。的。用。心。大。約。不。能。求。見。於。尊。翁。定。然。急。思。求。見。於。令。媛。了。停。會。子。等。我。面。見。家。嫂。叫。他。早。晚。約。林。小。姐。過。來。讓。你。們。談。一。個。體。己。兒。可。好。不。好。趙。珏。笑。道。荷。蒙。厚。愛。小。弟。心。感。已。極。改。日。只。有。備。一。席。東。道。奉。謝。宗。久。安。笑。道。自。家。的。好。弟。兄。這。奉。謝。的。話。倒。也。可。以。不。消。講。得。只。是。將。來。有。甚。麼。秘。密。事。件。不。要。將。人。瞞。得。實。騰。騰。的。便。好。……果。然。這。一。晚。宗。久。安。徑。自。走。入。內。室。預。備。同。他。嫂。子。斟。酌。邀。約。林。小。姐。到。這。邊。會。晤。趙。珏。的。事。剛。剛。跨。入。二。門。以。內。猛。見。他。的。嫂。子。正。坐。在。母。親。身。旁。掩。面。哭。泣。他。母。親。也。是。流。淚。不。止。只。聽。見。他。母。親。說。了。一。句。是。當。軍。人。們。的。這。碗。飯。委。實。吃。不。得。了。佔。了。優。勝。是。他。督。軍。省。長。們。的。快。活。至。於。像。你。的。丈。夫。動。不。動。就。充。前。敵。砲。子。上。不。會。安。着。

眼睛一個不防備。沒有性命。都是料不定。正說到此。已見宗久安走得進來。他母親便問道。戰地上的消息。你在外間聽見甚麼。沒有說是我們南軍覆敗的不少了。宗久安驚道。連日報紙上。雖然說是北軍佔領了岳州一帶。究竟未知。是否確實。母親這話。是打從那裏聽見的。說得這樣緊急。他母親又說道。今天。是你嫂嫂的哥子。到我們這邊來報告的。他說有幾個朋友。新近打從湖南販賣棺木下來。經過岳州。戰雲彌滿。北邊有一個營長。甚是利害。着着向前進步。不認一毫情面。他的兵隊。又整齊。軍律。又嚴肅。說着。又伸手搔着頭。說道。他說這個人。姓甚麼呢。好像是圓溜溜的圓字。又像是四方方的方字。連他的名兒。通共祇有兩個大字。我的記性。真是不濟了。如何。一時。間再想不起來。他嫂子。便插口說道。這營長。姓方名鈞。叫做方鈞。他不過新近才帶領了一營人衆。他便這般揚威耀武。很想要替政府裏。出一番死力。可算得一個不達時務的人物呢。據說你哥子的戰線。便同這姓方的。在一處。別人家是拚着命的。你還

不知道。你。哥。子。膽。小。如。鷄。平。白。地。聽。見。砲。聲。他。還。沒。命。的。掩。着。兩。個。耳。朵。可。想。這。幾。日。裏。不。知。他。要。嚇。得。甚。麼。樣。兒。了。……說。着。又。掩。面。嗚。嗚。的。假。哭。宗。久。安。此。時。原。想。替。趙。珏。說。去。接。林。小。姐。的。話。無。如。見。着。這。樣。神。態。再。也。不。便。開。口。勉。強。安。慰。他。們。幾。句。重。又。踱。回。書。室。趙。珏。看。見。宗。久。安。出。來。忙。迎。着。笑。問。道。林。小。姐。幾。時。可。抵。尊。府。令。嫂。定。然。是。贊。成。的。了。宗。久。安。沒。精。打。采。懶。懶。的。說。道。對。不。住。趙。兄。委。託。之。事。實。在。不。會。能。達。目。的。並。不。是。家。嫂。不。肯。接。他。只。因。他。們。心。緒。惡。劣。一。時。間。不。便。向。他。們。提。起。這。事。趙。珏。驚。問。道。令。嫂。有。何。心。緒。定。然。因。令。兄。出。外。久。了。閨。中。少。婦。望。遠。顰。眉。也。是。常。理。宗。久。安。笑。道。那。到。不。然。家。嫂。聽。見。戰。地。消。息。不。佳。又。恐。家。兄。有。甚。麼。意。外。變。故。是。以。鎮。日。價。顰。眉。淚。眼。簡。直。沒。有。一。毫。興。致。趙。珏。笑。道。我。記。得。我。們。在。新。塘。時。候。聽。見。那。個。警。長。叙。述。北。軍。勝。利。說。是。有。一。個。新。來。營。長。十。分。強。硬。不。知。道。這。營。長。畢。竟。是。誰。宗。久。安。道。適。才。家。嫂。到。提。着。的。說。是。叫。做。甚。麼。方。鈞。……趙。珏。聽。到。此。處。不。由。跳。起。身。子。笑。道。哎。呀。

原來果然。是他上了前敵了。他的軍事學識。是不错的。無怪南軍有這番挫折了。宗久安驚問道。難道趙兄同這營長認識不成。趙珏笑道。豈但認識他同我是同學。至好。我由京裏回家時候。他還不會出京呢。宗久安慌忙向趙珏作揖。笑道。原來趙兄同這方營長是同學。至好。這番戰績。大約非趙兄不能收束。全功。停刻兄弟當稟知家母及家嫂。他們好叫他們放心。並請趙兄明日便偕兄弟起程。徑向長沙一走。趙兄志在護法。又極文明。爲國爲民。想斷無推諉之理。趙珏笑道。方營長雖是髫年。交好。然而目下。他已投効政府。我居南軍。同他處於反對地位。即使到了戰地。又有何益。若論兩軍交綏。殺敵致果。我的學識。不見得高出於他。這勝負之數。尙未可知。況且我尙不會得着新政府裏的委任。手無斧柯。何從作戰。事上計畫。宗兄快不要如此高興。宗久安笑道。趙兄又來迂腐了。我已經同你講過的。南北相持。看似勢不兩立。其實都是虛聲恫嚇。沒有一次當真攻擊。此番請趙兄往赴長沙也斷斷不用你親臨戰地。這其中奧

妙。此。時。且。不。便。明。白。宣。佈。等。到。那。時。候。自。有。辦。法。至。於。你。若。是。建。了。這。次。大。功。你。還。愁。南。方。新。政。府。裏。不。給。你。重。要。位。置。好。哥。哥。從。此。飛。黃。騰。達。指。日。高。陞。倘。若。不。忘。故。交。兄。弟。仰。求。你。提。攜。的。地。方。正。多。呢。……宗。久。安。說。畢。就。想。轉。入。內。室。去。告。訴。他。們。這。話。趙。玉。忙。攔。着。說。道。不。是。兄。弟。勒。掙。宗。兄。若。令。嫂。不。將。林。小。姐。請。得。來。同。兄。弟。見。一。見。我。決。不。同。宗。兄。往。赴。湘。岳。此。約。必。須。同。宗。兄。立。定。宗。久。安。想。了。想。笑。道。若。是。等。你。同。林。小。姐。相。見。不。是。又。耽。擱。了。動。身。日。期。罷。罷。好。在。兩。軍。相。持。一。時。尚。不。至。別。有。變。動。等。我。同。家。嫂。斟。酌。辦。法。再。來。回。覆。趙。兄。……宗。久。安。進。入。內。室。先。將。趙。玉。認。識。那。個。方。營。長。的。話。說。了。一。遍。又。說。不。日。便。須。同。趙。玉。到。哥。子。營。裏。相。機。行。事。他。母。親。同。嫂。子。聽。了。非。常。歡。喜。一。疊。連。聲。催。宗。久。安。同。趙。玉。趕。快。動。身。好。救。陶。如。飛。的。性。命。宗。久。安。又。望。他。嫂。子。笑。道。話。雖。如。此。只。是。趙。玉。知。道。嫂。嫂。同。林。小。姐。是。閨。中。密。友。意。思。想。請。嫂。子。介。紹。他。們。見。一。見。他。嫂。子。笑。道。這。個。如。何。使。得。林。小。姐。他。的。身。分。何。等。嬌。貴。如。何。我。們。這。般。

冒。失。去。引。他。見。一。個。驚。生。男。子。他。知。道。不。是。還。要。嗔。怪。我。們。無。理。宗。久。安。笑。道。
嫂。嫂。你。若。是。如。此。作。難。那。趙。玉。便。不。肯。到。長。沙。去。了。嫂。嫂。須。忖。度。忖。度。還。是。哥。
子。性。命。要。緊。呢。還。是。林。小。姐。的。體。面。要。緊。我。還。有。一。句。話。告。訴。嫂。嫂。這。林。小。姐。
當。初。同。這。趙。玉。已。有。過。婚。約。只。是。因。為。彼。此。年。幼。未。能。實。行。算。起。來。他。同。林。小。
姐。究。竟。不。能。說。是。驚。生。的。不。曾。見。過。他。嫂。子。聽。見。這。話。不。由。怔。了。一。怔。重。又。笑。
起。來。說。道。這。位。趙。先。生。原。來。是。同。林。小。姐。那。邊。求。過。婚。的。照。這。樣。看。起。來。他。既。
定。然。要。同。林。小。姐。會。面。我。又。何。苦。白。白。去。阻。攔。他。們。請。你。轉。告。趙。先。生。明。日。我。
一。定。將。林。小。姐。請。過。來。便。了。至。於。林。小。姐。肯。見。不。肯。見。却。與。我。沒。有。相。干。林。小。
姐。明。天。既。來。後。天。便。須。請。趙。先。生。起。程。宗。久。安。笑。道。那。個。自。然。嫂。嫂。放。心。……
且。說。宗。久。安。這。嫂。嫂。原。是。姓。繆。小。字。蘭。芳。為。人。生。得。玲。瓏。嬌。小。年。紀。雖。然。已。經。
十。九。歲。了。然。而。同。賽。姑。站。在。一。處。却。像。是。同。胞。姊。妹。陶。如。飛。初。娶。蘭。芬。時。候。非。
常。愛。畏。閨。中。一。切。舉。動。悉。聽。蘭。芬。指。揮。從。來。不。敢。違。拗。論。他。們。夫。妻。恩。愛。也。算。

如膠投漆無如陶如飛見獵心喜平白地將一個喬裝女子的賽姑擒劫回家。蘭芬初則由妬生恨少不得與陶如飛大起衝突繼而知道賽姑是個假女郎。他那時候不但不怪夫婿多事反覺得這一段姻緣十分感激他爲自家撮合。借着親愛賽姑爲名轉雙宿雙飛異常快樂只苦了一個陶如飛被攆逐出房。孤另另的空幃寂寞叫不出連珠價的苦惱抵省以後賽姑雖已回家他是知識未開的少年既有個趙瑜做了他先事之師又有個蘭芬做了他後起之秀。他也漸漸的不遵父母約束時常到陶公館裏去走動這一天忽然蘭芬那裏打發人來請他他得了這個消息立刻收拾齊整坐上轎子一直抬至陶公館門首跳下來便走進上房蘭芬一見了賽姑便上前同他握手笑吟吟的將他邀入房裏含笑問道近日在閨中作何消遣我不請你再也不來我把你這鬼靈精的妮子爲何連自家一個未婚夫婿都不去招待招待反叫人家鬧到我這裏來要來問你一個背夫潛逃的重罪我不知道你將來怎樣死法呢既

騙人。家的婦女。又騙人。家的男人。你好好跪在我面前。替我招出幾時。同這未婚夫。訂約的。若有半字虛誣。看我擗你的小嘴。賽姑被他這一番話說得。一時懵懂住了。羞得臉上紅了一紅。咬着指頭笑道。你不要拿這些話。葬送我。不過隔了幾日。不見你。便同我瞎三話四。我有甚麼未婚夫。婚呢。老實告訴你。若講到我的未婚夫。婿。除得是你。更有誰人。蘭芬向他眨了一眼。不禁含羞說道。悄悄沒聲些。你不防着給別人聽見。賽姑趁勢側身坐入蘭芬懷裏。笑道。你也怕人呢。我便應該給你開心的。只准你打趣我。我才打趣你。一句你就責備我。起來了。蘭芬笑道。誰人打趣你的。你去想想。在家鄉時候。可有一個姓趙的。向你求過婚的。你沒的還要瞞我。賽姑笑道。吓原來是婉如的哥子。這個人難不成已到廣東了。他巴巴的來幹甚麼的。蘭芬笑道。幹甚麼呢。還不是趕來同你結婚。你們的秘密。橫豎我也不明白。他好在想見你。一見你們見了。自然知道。賽姑笑道。生刺刺的。我不好意思見他。姐姐替我回他去罷。蘭芬用手按他的額。

角笑道：「哎呀！好一位千金小姐，簡直連一個生客都不肯去見了。你休得引我使起性子，輕輕的揭開你的黑幕，問你還是應該去見這姓趙的，還是應該去見鬼崇崇的偷來見我，我也不欺你，並非我當真替這姓趙的出這樣死力。實在因爲想他往赴戰地，同北軍去秘密運動，免得如飛的性命有損……賽姑此時忽然歛了笑容，重重的將蘭芬望得一望不禁將個頭低垂下來。沈沈無語，蘭芬笑道：「同你鬧了一句頑話，你便生氣了。可想你這人十分寡情，賽姑忙搖頭說道：「不是不是，我只怪你衾邊枕底講起來，都說是同我恩愛似的，不曾將你那丈夫放着一毫在心坎兒上。如今可是你親自說出來了。拿我這不要緊的臉面去恭維別人，好讓別人救你家丈夫的性命，你叫我聽着可生氣不生氣呢……說畢，又撲嗤一笑，用手指刮着臉，羞道：「真個試出你這人心來了。你還有甚狡賴。蘭芬紅着臉說道：「我雖然喜歡你不喜歡他，然而他畢竟沒有同我們結下甚麼海樣深仇，何至連他的性命都不顧呢。好人我也沒有本領辨

得你過你見也由你不見也由你我永遠不來問你省得另起疑心……蘭芬說着便將賽姑推下身來自家老拿眼望着帳鉤子不去理會賽姑賽姑知道他真是委曲了又見他那種嬌嗔樣子不由暗暗發笑忙向身邊站的一個侍婢笑道榴姑娘請你出去替我告訴二老爺一句說我即刻出來會那姓趙的客那侍婢剛待出房蘭芬放下臉色喝道阿榴轉來別人的閒事要我們多管則甚你敢擅自出去看我打你這賤人賽姑笑道姐姐真個生氣了姐姐各事平時都耽代我妹子年輕說話不知道輕重如今已是懊悔不迭了姐姐也不用使性子打阿榴讓妹妹交給姐姐打殺如何說着左一揖右一揖不住的向蘭芬陪罪蘭芬不由微微一笑指着恨道論我要同你賭氣便該再不理你無奈我的心腸太軟又攔不住你這可憐樣兒阿榴你便替林小姐去一趟罷阿榴答應含笑出了房門此時賽姑又牽着蘭芬衣袖要他一齊到廳上去蘭芬笑道呸你又來胡鬧了你雖是外面裝着女孩子畢竟與女孩子不同我是

個甚麼樣人你忍心捨得叫我出見生客賽姑笑道我一個人怯生生的請姐姐陪我去走一走不要你到廳上去見他只躲在屏風背後聽我們講話可好不好蘭芬被他纏得沒法只得順從着他兩人携手步行而出其時趙珏剛坐在外間同宗久安議論湘岳戰事忽然聽見內裏傳出話來說林小姐卽刻出廳同自己相見不由又驚又喜立即背負着手向廳上來往閒踱宗久安笑了笑笑不便坐在一處便推說有事自向外邊書室裏去了不多一會果然見那林賽姑輕盈嫵娜的走得近前向趙珏欠了欠身子低頭含笑趙珏忍耐不住說了一聲小姐是幾時抵省的自從小姐動身以後舍妹十分懸望至今並不曾見小姐這裏寄過一封信函所以他是時時放心不下學生因爲舍妹記掛小姐所以不辭千里跋涉而來若是小姐得暇還宜寄給舍妹一函方好讓他寬慰免至想出病來要緊……趙珏這時候因爲在宗久安這邊不便提起賽姑路間被劫的話這也是他用心細處賽姑又笑了一笑說婉如姐姐那邊我

不久已發信去了。計算日期。此時想該收到。至於路途之間發生的變故。我一也寫得明白。婉如姐姐料想一定會體貼我。不至怪我寡情。大哥此番到來。不知抱何宗旨。萬一能在這地方覓一安插。伯母同婉如姐姐何妨將他們一齊接到廣東家鄉裏。鶴頻驚也不是個福地。大哥還該打定主意才好。說到這裏。擰了一擰。又笑說道。我父親在督署裏。熟人很多。大哥何不同我家父親去見一見趙珏。笑道。誰說不會去謁見老伯呢。無如老伯將學生擯諸大門以外。這也是沒法的事。賽姑笑道。這又奇了。大哥不必着急。等父親回家時候。我自然會代大哥道達來意。須知我求我父親替大哥謀一位置。不一定爲的大哥。我只想婉如姐姐能趕快來此。大家把晤一番。我便喜歡不盡。大哥如若寫家信的時候。再替我問問婉如姐姐的好。請伯母的安。大哥且請方便。我此時向後面去坐地了。說完折轉身。子便走入屏風背後。趙珏還待有滿腔心事。想同他再叙一叙。不料他走得太快。又不好上去攔他。只眼睜睜的看他進了屏。

風不由發呆了。好一會深深的嘆了口氣。悒悒向炕沿上坐下。覺得賽姑幾時不曾相見。身段體態比較前番又高了些。便是說話周旋也十分老練。不像當初。靦靦覷覷的光景。心中又愛又恨。轉弄得六神無主。心志不安。宗久安打探得賽姑已走。方才緩緩踱入來。笑向趙玉說道：「好呀！你們夫妻倆不知談了幾多體己話兒。爲何便輕輕又放他走了。這須怪不得我家嫂。既然作成你們會面。趙兄還該早早收拾。明日偕同兄弟一路動身。趙玉也只點了點頭。心裏更說不出許多委曲……且說賽姑打發了趙玉之後。匆匆轉入裏面來。見蘭芬早見蘭芬背着臉。盈盈的已向上房走去。賽姑趕在他的身後笑着說道：「好姐姐。怎生不等我一等。蘭芬也不答應。依然直向前走。一直走入自家臥房。撲通向椅子上。一坐。蛾眉雙蹙。手支着頤兒。一言不發。賽姑走近他身畔。低低笑問道：「不過累姐姐走了幾步路。又這般不快樂起來。畢竟猜不出你爲何事。可又來我又不是真正女孩子。難不成同男人家說了幾句話。又該你發起醋勁。」

哎呀。你這人委實難纏。蘭芬將手一推。冷笑道。你同男人家說話。是你的本分。我何嘗敢來怪你。只是你平時同我說過甚麼的。說你在家裏的時候。從來不曾同別的女子交涉。可算得是一個清清白白黃花女兒。如今可被我聽得出來了。左一句婉如姐姐。右一句婉如姐姐。還要將人家趕緊。接到廣東。讓你們好常常會晤。你若不是因為這婉如姐姐。也不替人家做哥子的尋覓位置了。你真是個多情多義的人。我知道你那婉如姐姐聽見你這番意思。定然十分感激。你同你格外要好。我也是個明白透亮的人。與其等你那個婉如姐姐來的時候。再來冷落我。倒不如趁在這個當兒。你還去做你的小姐。我還做我的少奶奶。各自丟開了手。免得弄到末了。彼此生着嫌隙。當時蘭芬越說越氣。不由紛紛珠淚一串一串的挂下。腮頰來。此時養姑方才知道廳上同趙珏的話。已被他一一聽見。心裏暗暗發笑。這又是我的不是。既然同趙瑜有這樣交涉。何必苦苦又將他引至屏風背後。算是我自尋煩惱。想來想去。沒有別法。只得。

狡賴着說道奇怪你又白白的生氣了這姓趙的妹子當初本是我的同學他
哥子既然到了此地少不得也要問問他的消息人家一個做女孩兒的他那
裏知道我是男子不是男子到了你們嘴裏就應該編派我們這些話了蘭芬
冷笑道人家不知道你是男子你會使你的手段容易叫人家知道你是男子
呢就如以我而論初次同你相見也猜不出你是喬裝後來同我相處既久以
後你想想那時候你是個甚麼形狀兒真個叫人哭笑不得由此類推我一個
婦人家尚不免入了你的圈套他們當女學生的看見你長得這樣俊便論你
不是男子他們還該愛你何況你真個是子建重生潘安再世呢此時賽姑也
沒有甚麼辨白只得低言密語百般的將蘭芬安慰妥貼少不得兩人又盤桓
了一日林公館那邊傍晚打發轎子來接賽姑回去蘭芬送過賽姑之後便將
宗久安又請得進來催促他趕緊同趙玉去往赴湘岳至於趙玉是否肯去與
不肯去尙未可定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兄。妹。赴。郵。道。途。間。忽。遇。宗。久。安。等。代。抱。不。平。拔。刀。相。助。看。去。似。另。生。枝。節。然。而。其。中。細。針。密。縷。仍。是。一。線。穿。插。到。底。閱。至。本。回。始。知。趙。珏。苟。不。違。宗。久。安。何。由。知。賽。姑。之。近。事。若。在。他。手。轉。將。一。一。再。從。賽。姑。被。劫。說。起。筆。墨。固。嫌。累。贅。而。文。章。門。筭。亦。欠。緊。密。作。者。苦。心。豈。尋。常。所。能。測。哉。原。評

陶。如。飛。賂。了。夫。人。可。謂。自。作。之。孽。然。由。蘭。芬。而。引。出。芷。芬。實。爲。全。書。關。鍵。故。寫。蘭。芬。與。賽。姑。秘。密。結。歡。却。是。預。先。布。局。謂。其。寫。不。正。當。之。情。愛。爲。誨。淫。之。作。固。非。謂。其。借。此。談。因。果。爲。儆。邪。之。計。亦。尙。未。識。此。中。妙。旨。也。

趙。珏。既。被。拒。於。林。耀。華。又。連。遭。賽。姑。之。冷。淡。自。謂。情。場。失。意。憤。懣。異。常。然。而。書。中。人。氣。煞。書。外。人。却。是。笑。煞。眞。是。趣。事。

宗。久。安。云。南。北。兩。方。只。消。權。利。平。均。也。猶。轄。戈。東。甲。可。謂。一。語。破。的。然。而。權。利。之。爭。豈。能。平。均。則。轄。戈。東。甲。更。不。知。俟。諸。何。日。也。哀。哉。

且說前回書中從陶如飛家裏傳說湘岳戰事北軍着着進行南邊形勢上顯有一部份岌岌可危陶如飛適當戰地以一個素無軍事學識的人叫他統率健兒砲火相見自然是退避三舍兵氣不揚了但此等事迹不過繆蘭芬姑媳聽的道路傳言總未可據以爲實便是提着的那個營長方鈞說他怎生了得究竟怎生了得的情形作者因爲要叙述賽姑一段艷史便輕輕在那個北京城裏方鈞編練軍隊的時候兀的就把他擱置下來心裏頗覺得十分抱歉如今且趁趙珏同宗久安尙未動身之際偷點空兒再將方鈞事迹補叙補叙好讓諸君讀這部小說似乎還有點眉目方鈞自從將兵額補足之後日日操演不肯懈怠他又不能拿出營長身分噓寒問煖共苦同甘看待那些兵士彷彿像是自家弟兄們一般要曉得中國人心雖壞然而你果然以誠心感化他們他們也沒有不知道感激的道理說也奇怪自此以後那方鈞所帶的軍士看去祇有一營他那聲勢浩大旗幟鮮明簡直同千軍萬馬一般衆志可以成城

這也。算得近日帶兵的官長裏不能有二不可無一的了。他將軍隊駐紮在一處地方。便日日聽候調遣。南下消息無如那時候。政府裏對於南軍主戰主和意見尚不能一致。及至過了新年。還不曾有拔隊的命令。方鈞悶悶不樂。輕易又不肯回轉自家公館。見他那一位賽金姨娘。鎮日價坐在營裏。只好從那些報紙上看看外邊的情勢。這一天又看見報上載着我們那位東鄰對於民國很有躍躍欲動之勢。方鈞猛的將報紙向案上一擡。站起身來失聲長嘆。說道：「可恨可恨家裏人一般的醉生夢死。不知亡國卽在目前。若要救中國之亡。必先將內亂靖得一靖。若講到和呢。必須兩方面開誠布公剖心相見。暫時將那權利的思想拋置一邊。不能借着講和的名兒。偷偷的乘隙而動。你也乘隙。我也乘隙。那和議便議到一萬年也沒有成功的指望。若是戰呢。不是南方將北方屈服下來。便是北方將南方屈服下來。到那時候。或者還可以有個歸結。萬一不痛不癢。今天開一排鎗。明天放幾尊大砲。曠日持久不獨苦了他們那一

般百姓等到我們大家弄得筋疲力盡外人不消同我開戰只須向我努一努
嘴揮一揮手我們還敢不俯首帖耳惟命是聽嗎……方鈞越想越害怕起來
好在閒着沒事便命一個衛隊備好了馬跨上去直向團長營帳裏走來意思
想探問探問政府裏可有出兵消息是時雖是正月天氣北方寒冷只見那四
山積雪皚白如銀兩旁大路上衰柳枯蘆瑟瑟作響彤雲壓得密密層層的似又
有重做嚴寒模樣方鈞走了好幾里路那團長營址已在目前營門前立着兩
名荷鎗兵士看見方鈞跳下了馬直望裏走慌忙喊着立正舉鎗而立方鈞略
點一點頭同跟着自己的兩個衛隊已走入營房其時便走過一個兵士來問
方鈞可是來會團長的現在團長却不在營裏請營長便到裏邊歇一歇方鈞
聽見這句話心中很不樂意剛待要問他團長現往何所話還未曾出口耳邊
早聽見外面一匹馬蹄聲音滑澀澀的直竄到營門口方才停住候的便跳下
一個人來身上背着一封公文雙手取下遞入那個同方鈞講話的兵士手裏

說趕快招呼你們大人。我也不能耽擱。急於回去。銷差去了。那個兵士笑嘻嘻的向那人詢問道。大哥請略歇一歇。這封公文大哥定然知道。內中詳細不知有甚麼緊急事故。何妨先行告訴。告訴我們。知道那人笑道。你問甚麼呢。這還不是調劑你們升官發財的道路兒。昨天聽說總理在閣議席上已經一意主張。清早便有人打電話到我們旅長那裏。命全旅陸續出發。故此旅長就發下這角公文分付你們團長。率領各營先行作個前隊。須索即日南下去當前敵。省得弟兄們老遠在京裏閒着。沒有事幹。倒是弟兄們須得趕緊將這件公事送給你們團長看一看。倘若誤了時刻。那也不是頑意兒。那人說畢又笑了一笑。旋即出營跨上馬飛馳去了。此處方鈞在旁邊聽得明白。心裏兀自吃了一驚。便向那兵士說道。先前聽說團長不在營裏。我的意思本想轉回去。改一天再來謁見。如今却是不容不等你們大人見一見了。你先將公事送進去。改一天在應接室裏坐一會罷。那個兵士果然便捧着那封公文匆匆走入營後去尋。

覓副官好讓他先行開拆。誰知不多一刻，那個兵士空手走出來。向方鈞說道：「叵耐我們大人不在營裏，便連副官也不在裏面。公文已經書記長先生開視過了。說是限在明日拔隊起程。若是今晚再尋覓不到團長，這件事怎生發落呢？」方鈞笑道：「你們大人不在營裏，定然便在他自家公館。只須多派幾位弟兄們去尋一尋，斷沒有個尋覓不到的道理。何須你如此着急？那個兵士冷笑了。一聲又低低向方鈞說道：「若說大人在公館裏，這斷然是沒有的事。他既然同着副官一齊出去，他們取樂的所在，那就不得而知。往常三日五日在外間流連，這也是稀鬆平常的事。那裏想得到部裏今天忽然來了這封雷厲風行的公事呢？怎生不叫人急煞……兩人剛在閒話，這個當兒裏面果然傳出話來。分派了好幾名兵士向各處去尋訪團長。同那個副官務儘今晚請團長到營會議出發的事件。兵士們那裏還敢怠慢，立即有好些人都紛紛出營去了。那個同方鈞講話的兵士還站在應接室裏，唉聲嘆氣。方鈞笑道：「團長消遣左右。」

不過在那些地方你看他們已經紛紛出營探問去了。你還愁團長今晚不回營預備嗎？那個兵士又跌脚嘆道：營長倒不用說這樣寬脾大胃的閒話兒。別的大人們逛窯子吃花酒原也是尋常的舉動。便是他手底下人都知道在甚麼地方。惟有我們這位團長他的脾氣與別人不同。固然公館裏太太同姨太太們管束得緊不容大人妄走一步。然而大人却又防着被部裏知道他的蹤跡。偏又喜歡幹這些把戲。他在這些上面守的祕密大約無論甚麼事兒也比不過那樣精細。除得我們那位副官是大人。心腹至好。兩人常在一處。至於貼身爺們大人也從不曾挈帶過一個。適才這些弟兄們雖然大家跑得出去。至於尋得見大人尋不見大人。怕還拿不住。十分把穩呢。方鈞聽一句心裏躊躇一句。暗想尋不到團長是他們的干係。且不必去管他。我的營裏既然得了這樣稍息也須趕緊回去料理。免得臨時慌促。想到此處便站起身來說道：若是大人一經回營請你們飛快遞一個信到敵營裏好讓我親自來會大

人面領指示。此刻我也不能再行就擱了。說完這話也就踱出營門跨上馬。依舊從原路而回。且緩表方鈞回營作何佈置單說那位團長原是北直隸人。復姓聞人。單名一個鏡字。在前清時代倒是好好一個行伍出身。惟目不識丁。生平又痛恨咬文嚼字的人。看見讀書的士子。便像是有不共戴天的仇恨似的。今年業已有四十多歲。性情却極狡猾。剛才他營裏那個兵士議論他的說話。却很有九分不冤枉他。目下眷了一個妓女。名字叫做愛琴。原是個住家的。與那些窰子不同。却沒有多人向他那裏走動。自從結識了這位團長。更是屏絕一切。拿出他全身本領。單單來對付聞人鏡。聞人鏡因爲這地方很是秘密。使一心一意躲在那裏取樂。醋勁又極其利害。固然不許愛琴應外。擱酒召便連尋常男人也要自家許可。方才准他出來見客。他這嫖妓又瞞得人實騰騰的。祇有身邊這個副官。年紀還輕。面目又生得不惡。是聞人鏡的心腹。他到愛琴那裏都携帶着這位副官做他的一個清客。最可喜的是那個副官。雖然陪

着團長在一處頑笑。他却沒有染指的希望。原來這副官是江南人。自幼兒不
幸成了天闖。決沒有剪邊的嫌疑。因爲目前正是元宵佳節。論外間官樣文章。
雖然煌煌示諭。令人民一概遵用。陽歷所有當初的那些元旦元宵名目。務須
一律改除。好做成一個民國維新的氣象。其實那些百姓們。固然陽奉陰違。就
以官場而論。當這金橋鐵鎖。火樹銀花的佳節。誰也不是笙管。嗷嘈酒筵。徵逐
聞人。鏡以爲作戰的計畫。一共不會有個切實消息。逢場作戲。少不得便趕在
這燈節前後。悄悄的約了那位副官。早一溜煙跑向愛琴那邊。度節去了一連
樂了三日。他那裏想得到。便在這第四日上。不做美的國務院。忽然議決出戰。
陡的命這位聞人團長。拋却桑中之喜。轉作成他一個三軍之懼呢。這時候滿
營的人。大家都交頭接耳。議論南下的事件。無如兵士們。再也沒處去尋他。這
位團長。直把個書記長先生。急得走頭無路。公館裏也得了這個消息。也紛紛
遣人四出。只差敲着鑼兒。出着招貼。足足等了一日一夜。依然不會見團長同

那副官回來。這件事若是在前清時代。像聞人鏡。這件延誤軍機的罪名。啣啣重。則軍法從事。輕則也須撤換。差委聽候。嚴辦好在目前。是中華民國。大家共和。做官的帶兵的。諸公偶然高高興興。做錯了一件兩件事。也稀鬆平常。得很。誰也犯不着出來查問。同自己家裏的人做起對來。況且今日。你能摘我的短處。明天。我也會出你的亂子。不如你哄我。我哄你。乖乖哄乖乖。混到那裏。算到那裏。罷了。老實說。他們有兵權的。武人。有時高興。便想佔據城池。劫奪餉械。也沒有人敢來過問。你道利害。不利害。諸君。若是再替聞人鏡。捏着一把汗。怕他因這件事。鬧出亂子來。豈非看小說。淌眼淚。白白的替古人擔憂麼。然而話雖如此。一個堂堂團部營裏。又是行將出發。幾千名兵士。在那裏伸着頭。墊着腳。盼望團長。偏生那個團長。不知跑到那裏去了。也就一時生了些惶恐。方鈞等到第三天上。依然是石沈大海。毫無消息。這一日。他更不能再行忍耐。想了一個主意。忙忙的跨馬跑到團長大營。同書記長斟酌說。目下是軍情緊急。刻不容

緩。湘。岳。之。圍。現。尙。未。解。而。汀。漳。乞。救。又。函。電。交。馳。團。長。另。有。要。務。羈。纏。無。從。覓。其。蹤。跡。但。是。我。們。這。些。充。當。營。長。的。各。有。干。係。各。有。前。程。勢。不。能。因。爲。團。長。一。人。大。家。轉。來。替。他。分。謗。在。鄙。人。愚。見。便。請。先。生。發。行。幾。封。公。函。將。那。幾。位。營。長。都。約。到。營。裏。來。先。行。開。一。開。會。議。或。是。按。兵。不。動。靜。候。團。長。回。來。發。落。或。者。我。們。就。將。各。營。預。先。出。發。走。一。站。算。一。站。團。長。隨。後。率。領。大。隊。按。程。而。進。表。面。上。庶。幾。不。致。貽。外。人。口。實。愚。見。如。此。不。審。先。生。以。爲。何。如。：。：。此。時。那。位。書。記。長。先。生。也。沒。有。一。定。主。見。聽。見。方。鈞。說。出。這。話。也。便。連。連。稱。是。說。兄。弟。立。即。照。辦。大。約。儘。今。晚。可。以。開。會。營。長。還。是。在。此。稍。待。一。待。呢。還。是。先。請。回。營。俟。諸。人。到。齊。然。後。再。行。奉。請。方。鈞。笑。道。兄。弟。那。裏。佈。署。都。已。齊。備。正。無。須。再。行。回。去。便。在。此。處。坐。候。罷。那。個。書。記。長。極。口。稱。讚。道。足。見。營。長。實。心。任。事。兄。弟。佩。服。已。極。：。他。說。着。這。話。隨。即。走。入。他。那。個。辦。事。室。裏。去。發。布。公。函。去。了。方。鈞。閒。着。沒。事。却。好。室。裏。有。現。成。的。烟。茶。他。便。隨。意。吸。着。雪。茄。趟。在。一。張。虎。皮。睡。椅。上。暫。爲。休。

息看看等至日落時分那幾位營長得了開會消息陸續齊到大家圍坐在餐桌左右那書記長遂將方鈞的話復行說了一遍大家交頭接耳斟酌了好一會不約而同的都說是方營長起先說的那個按兵不動的主意甚好至於不奉團長命令先行出發的話兄弟們却不敢贊同方營長青年任事發表此等意見固然想見一片熱心然而未免尙欠些閱歷大家屬在同事苟有所見不敢不告方營長要曉得如今世界既然沒有君主我們唯命是聽的只有團長權力最大得他的歡心便可保全地位拂他的主見可以立觸禍機所以我們全體的主張只要將團長敷衍好了外人還敢來干涉我們的事麼至於甚麼陸軍部他們儘管鬧他們的官樣文章我們大可以置之不理不然我們的資深格老不怕方營長見怪比較方營長經的閱歷算是最多了難不成方營長想得到的我們還想不到嗎不過預先出發這句話實在有些對不住團長萬一團長責備兄弟們輕舉妄動起來他就可以立時貶你做連長做什長到那

時候還懊悔不懊悔呢。這一番話說得那書記先生拍掌喊好。惟有方鈞氣得鼓着腮頰兒一言不發。這時候剛待散會，猛從外間氣喘吁吁的跑進一個兵士來，笑道：「好了好了，副官業已回營了。」那幾位營長忙立起身問道：「大人可回來不曾？」那個兵士又說道：「我們遠遠的只見副官獨自騎着馬在大路上行着，却不曾看見大人……此時各營長聽見副官已回，十分忭慰，大家步出營門外面，果然看見那匹東洋高頭大馬，馱着那個副官，顛頭播腦的緩緩的踏着雪地而來。雖然四山暮靄，暝色沈沈，那副官披着一件大紅猩猩的外套，映着沿途瑞雪，却也看得十分清楚。早跑過幾名兵士，捉住那馬的嚼環，擁至大營門首，輕輕將那副官扶得下來。誰知那個副官正是宿酒未醒，餘醺猶在，嘴裏不住的喃喃還喊着五魁八馬猜拳口令，衆人十分好笑。一齊擁入室內，副官隨即向炕上躺下，四面望了望，見許多營長都約齊了在營裏，不由吃了一嚇。笑問：「今日有何事故，怎麼全行光降？」兄弟陪團長多吃了幾杯酒，幸虧兄弟酒

量。還。好。不。曾。大。醉。團。長。却。是。醺。然。不。省。人。事。命。兄。弟。回。營。取。他。那。一。塊。醒。酒。寶。石。立。刻。還。要。到。團。長。那。裏。命。婆。子。們。煎。湯。讓。他。喝。了。好。睡。呢。說。畢。朦。朧。雙。眼。又。模。模。糊。糊。起。來。越。顯。得。他。粉。面。通。紅。星。眸。錫。盪。衆。人。真。是。沒。法。不。得。已。又。向。他。身。上。搖。了。搖。附。着。耳。朵。告。訴。他。道。副。官。還。須。稟。明。團。長。部。裏。有。了。命。令。分。付。團。長。整。軍。南。下。現。已。遲。延。了。好。幾。日。我。們。因。爲。尋。不。見。團。長。未。敢。擅。自。專。主。務。懇。副。官。快。去。說。一。句。兼。請。團。長。立。刻。回。營。好。預。備。幾。時。出。發。那。個。副。官。雖。在。昏。沈。之。中。然。而。這。幾。句。話。却。深。深。的。刺。入。他。耳。朵。之。內。倏。的。翻。身。坐。起。跳。下。炕。來。正。待。說。話。猛。不。防。使。勁。太。猛。將。炕。面。前。設。的。一。個。痰。盂。兒。豁。瑯。瑯。一。聲。傾。翻。過。來。一。個。立。脚。不。穩。平。空。直。裁。下。去。幸。虧。旁。邊。站。着。一。位。營。長。身。長。力。大。輕。輕。將。副。官。抱。入。懷。裏。唇。馥。汗。香。真。個。叫。人。魂。銷。魄。蕩。那。個。副。官。重。又。嫣。然。一。笑。口。裏。謙。遜。着。說。道。得。罪。得。罪。不。曾。碰。壞。了。那。裏。麼。於。是。重。行。站。起。向。面。前。那。幾。位。營。長。周。旋。了。幾。句。立。刻。分。付。兵。士。們。將。自。家。的。馬。備。好。說。既。然。有。這。樣。要。緊。事。件。無。

論團長醉成甚麼樣兒。我有本領都要強着他回營。諸位今晚不如先行請回。明天再聽團長的命令罷。那幾位營長無不唯唯答應。惟有方鈞瞧着這樣舉動。心中很不爲然。至於那個副官騎着馬一口氣又跑轉愛琴那裏大踏步直向愛琴房裏走進。愛琴見是副官進來笑着搖搖手低聲說道。大人正在床上酣睡。你休得再去驚動他。今天他的酒委實喝得不少。我要替他代喝一兩杯。他都不依。有這告奮勇的本領。却不向戰陣上去使用。轉在這些酒筵上面鬧得煙舞漲氣。像煞不肯退讓一步。你的醒酒石取來沒有停會子。他又該罵你。兔兒崽子了。副官正色說道。你不用在這裏開心。還講甚麼醒酒石呢。我是特的轉來請大人回營的。部裏有了公事。叫我們向南邊去剿滅那些蠻子。今夜來不及動身。明天一准起程了。那個愛琴猛的聽見這句話。頓時嚇得粉臉失色。勉強笑說道。你不用在這裏枉口白舌的胡說好日子。時辰萬一真個應了這話。那些冲鋒打仗的事。也不是甚麼好頑意兒。寧可你同我開心罷。阿彌陀。

佛。但。教。耳。聞。不。教。眼。見。副。官。也。笑。道。你。的。話。怕。不。有。理。便。是。我。們。同。我。們。這。大。人。誰。也。願。意。開。這。樣。的。差。使。無。如。吃。了。這。一。碗。瘟。飯。他。要。叫。你。走。誰。敢。賴。在。京。裏。不。走。呢。好。姑。娘。你。替。我。將。大。人。喚。醒。了。我。要。將。適。才。那。些。營。長。講。的。話。告。訴。他。看。他。如。何。辦。法。若。再。遲。挨。下。去。他。不。怪。他。吃。酒。誤。事。他。還。待。罵。我。給。苦。頭。給。他。吃。呢。愛。琴。聽。到。此。處。知。道。副。官。講。的。不。是。頑。話。真。個。已。成。事。實。眼。見。別。離。在。即。不。由。心。裏。一。酸。止。不。住。紛。紛。的。落。了。滿。襟。袖。的。眼。淚。副。官。在。這。個。當。兒。也。是。嗚。嗚。咽。咽。低。頭。不。語。（出。兵。是。何。等。事。而。乃。作。此。楚。囚。對。泣。之。狀。使。人。雄。心。頓。減。真。是。筆。有。化。工。）愛。琴。不。得。已。一。步。一。步。挪。至。聞。人。鏡。床。畔。出。手。輕。輕。推。了。一。推。聞。人。鏡。一。個。翻。身。重。又。將。臉。掉。過。去。向。裏。邊。睡。着。副。官。更。忍。不。往。也。搶。近。幾。步。大。人。大。人。的。喊。了。半。晌。聞。人。鏡。方。才。微。微。醒。轉。含。糊。問。道。誰。在。這。裏。聒。噪。快。替。我。將。他。推。出。去。副。官。低。說。道。是。我。有。要。緊。公。事。來。稟。大。人。的。聞。人。鏡。又。道。原。來。是。兔。兒。崽。子。又。走。回。來。了。我。眼。睛。瞧。不。見。物。事。你。果。然。是。兔。兒。崽。子。你。刷。

的。髮。兒。是。怪。香。的。且。低。下。頭。來。給。我。摸。一。摸。我。才。相。信。呢。那。個。副。官。這。時。候。沒。奈。何。只。得。挨。近。床。面。前。伸。過。頭。去。給。聞。人。鏡。去。摸。聞。人。鏡。摸。了。好。一。會。不。禁。怪。笑。起。來。說。不。錯。不。錯。你。有。話。只。管。講。罷。那。個。副。官。便。將。適。才。回。營。聽。見。出。發。的。話。詳。細。說。了。一。遍。聞。人。鏡。頓。時。驚。出。一。身。冷。汗。那。酒。意。便。醒。了。許。多。連。忙。披。衣。坐。起。拍。着。枕。頭。罵。道。誰。想。的。這。樣。主。意。當。真。叫。我。們。南。下。了。大。新。年。裏。好。好。的。酒。不。肯。去。吃。誰。耐。煩。跑。這。老。遠。的。路。同。人。家。去。拚。命。他。們。做。總。長。的。只。知。道。動。嘴。兒。甚。麼。辛。辛。苦。苦。還。是。我。們。當。武。官。的。去。受。罪。有。了。好。處。他。們。又。一。古。攬。兒。拿。去。熟。鬧。就。不。記。得。是。我。們。拿。着。性。命。去。換。得。來。的。了。兔。兒。崽。子。你。回。去。替。我。分。付。他。們。一。句。就。說。再。等。些。時。瞧。瞧。南。邊。是。個。甚。麼。光。景。兒。再。行。出。發。不。遲。愛。琴。聽。聞。人。鏡。講。一。句。他。便。點。一。句。頭。到。此。方。才。笑。容。可。掬。向。那。副。官。說。道。我。的。話。如。何。大。人。是。最。明。白。不。過。的。他。忍。心。將。我。一。個。人。放。在。這。裏。況。且。他。這。身。體。是。離。不。得。女。人。家。伏。侍。慣。的。一。日。孤。另。另。帶。兵。南。下。他。在。路。上。耐。得。寂。寞。我。

在家裏還耐不得寂寞呢。部裏大人們，若是有甚麼閒話，包管仗在我身上。我去替你的大人說情……說着，又掩口笑了一笑。那個副官被他們你一句我一句說得也有些心動，便接着說道：「大人的主見，怕不有理。只是新補充的那個方營長，他的宗旨，却與別人不同。自從得了這樣消息，便幾次三番的鬧到大人營裏，要同大人面議南下的事件。這幾天不曾見大人回營，他說得更是好笑。預備聯合各營先行起程，至於大人走與不走，他是一概不管。你看他這不，不是有意割大人的靴鞦子麼？這些話都是各營營長背後告訴我聽的。大人若是真個不願意出發，倒要將方營長聯絡好了。方才有濟，不然他那些煽惑軍心的議論，却很是可慮呢。」聞人鏡聽了大怒，罵道：「方鈞這奴才，他是幾時纔帶兵的？若不是我有心提拔，不怕他部裏再有許多倚靠，也是無用。如今他公然胆敢同我反對起來，軍營無共和，他不要做夢倚仗。他是學校畢業出身，放我們這些老行伍不在眼裏，就着你回去向這姓方的營裏走一趟，叫他一切。」

聽我命令他若是有一點兒違拗我立刻有本領撤他的營長到那時候不要怨我寡情副官當時聽了這番話十分得意重又出門跨上馬也不再攏團部簡直風馳電掣的一路向方鈞營裏而來方鈞坐在自家營帳裏正自沒好氣又不便發作只捧着一份報紙在那裏消遣霎時之頃忽有外邊兵士跑入方鈞面前報說副官大人單身來見營長有要緊公事面談方鈞將報紙擲下忙叫請進那個副官笑吟吟的公然高據上座未及開口方鈞先行問道團長此時畢竟勾留在甚麼地方他聽見出兵消息想已趕速回營出發之期定在何日那副官笑道方營長你忙甚麼呢這件事團長自家不吃緊你又何苦在這裏面白費唇舌大家落得先將這新年快活過去隨後再看看南邊形勢好決行止也不爲遲我們好在都是自己弟兄團長不滿意你的去處我也不告訴你了省得你聽見吃驚我知道你的用心以爲這番南下若是好好的得幾次勝仗就可以多博些一等文虎二等文虎其實你這想頭也算歇了目今政府

裏那些大老誰不是醉生夢死那裏會分得出黑白有功的不賞有罪的不誅
己是習成慣例你便忙得去立點功業不見得便有甚麼好處到你你瞧那幾
位營長不是同你處的一樣位分他們就會見風轉舵順水推船團長要走呢
他們便跟着走團長不肯走呢他們落得在京裏養婆娘吃花酒誰也不肯去
憐團長碰他的老大釘子你若是以我的說話爲然你從今以後再也不許去
向團長營裏混鬧方鈞初時聽見這副官議論政府的那番話倒也暗暗點頭
覺得他不爲無見後來又聽見他說自己是胡鬧不由怒從心起嚴聲厲色的
吆喝着說道你這廝講話須得仔細像團長躲在外間狂嫖濫飲方才算得是
胡鬧我向營裏去探問出兵日期兀自正事該你編派我一個胡鬧的罪名你
放明白些你附合團長做的那些勾當我那一件瞧不清楚不要惱了我的性
子莫說是你這點點副官任是他團長的位分只要他所爲不正看我有這本
領去責問他那個副官却是陰柔成性方鈞雖然同他侃侃辨論他還是一味

的盈盈含笑低說道咳你們初入軍營少不得還有些鋒銳太露若是經歷過一番磨折那少年豪氣定然也會減得下來我勸你的都是金玉之言你若不見聽怕後來不要懊悔才算得是生成鐵漢呢方鈞益發焦躁跳起身子指着那個副官罵道我爲甚麼懊悔你不過仗着團長的憐愛好讓你去媒孽我的短長好好你須告訴我團長此時究在何處省得你獨自一人去講我的不是不如我同你一齊去會團長便親自在那裏辭差副官又笑道你辭差不辭差與我又有何干你要面見團長儘管在他營裏去等候我又不知道他的下落叫我怎生告訴你呢方鈞睜圓兩眼怒道你這厮還自狡賴你不是同他在一處吃酒此時如何會推諉起來老實說今晚你若是不將團長下落說得明白也休想出我這座營門那個副官咬牙冷笑道哎呀照你這樣蠻橫還要殺殺副官呢方鈞也笑道這個正不消說得像你這樣無恥的長官便多戕殺幾個算替我們軍營裏除一小人又替百姓們去一大害……說着已從腰間掏出

一柄手鎗透亮的放在案上。那個副官見勢頭不好，他嘴裏雖自強硬，心裏畢竟覺得性命要緊，深恐方鈞真個做出來忙攔着，說道：「你也不用同我鬧這樣頑笑，鎗頭上沒有眼睛，萬一將內裏子彈冒出幾個，身上便是老大窟窿，要補也補不及。我真個不知道團長下落，我也不能編着話來哄你。你且放我出營，我替你去尋覓他的所在，再來告訴你。你也須相信我，我得過方鈞知道他話已經軟了，若是再嚇他一嚇，包管可以打探着團長蹤迹。主意已定，便將眼睛向帳下一望，暗暗示意，好在他們兩人在帳裏吆喝的時候，其時已有許多兵士伸頭墊脚的圍攏在兩旁觀看。此刻見營長向他們表示意見，頗時噪聲如雷，大家都喊起來，說我們拋着家別着父母，原想替國家出一份力兒，博得個上進。今日政府裏有令，南下轉是團長藏得影兒也，瞧不見眼兒，得我們這營也沒有出兵的指望了。弟兄們不如先將這膿包副官砍了，然後再反他娘的一齊去同團長算帳。一面說，一面就有人洶湧的要想上前來殺副官，只嚇得

那個副官粉臉失色不往的向方鈞哀求說團長的下落我一定明白宣佈但求你命他們速行歸隊我便感激不盡方鈞正待答話不防從斜裏冒失失的跑上一個人來一手扯着那副官臂膀輕輕向外一扭疼得那副官像殺豬也似的喊起來方鈞看了看那人正是他表兄劉鏞心裏益發好笑知道他爲人鹵莽說得出便做得出當真鬧出別的亂子來慌忙上前攔着說道副官既允許我們交代團長下落你們大家都須看我分上不可動武劉鏞喊道我也不管他是副官不副官他將團長交給我們一百件事與他無干他若有半點同我們支吾我只扯下他這條膀子讓他好生回營副官不住口的哀告道扯下這膀子還得好好的回營麼你們有甚麼要求我一一都依從你們便了劉鏞此時更不遲疑輕輕的將那副官抱入懷裏跑出營門命人牽過一匹馬來條的跳上了馬雙雙向大道上馳去方鈞那裏還敢怠慢也就跨馬跟在後面又帶了幾名兵士吆喝而來好笑那劉鏞一面走一面問他的路遂他若遲

慢得一句劉鏞便在他臂膀上使勁摔他一下嚇得那副官千依百順真個指着劉鏞一逕到了那個愛琴住的宅子門首副官又向劉鏞哀告道團長大人便在裏面請你將我放得下來留點面子給我不要被別人家看見笑話……這時候方鈞亦已趕到他們馬前忙命劉鏞輕輕將那副官扶得下馬又上前向他安慰了幾句便命劉鏞同那幾個兵士在門外聽候消息自己偕着那個副官走入內室却好聞人鏡正同愛琴並坐在一處猛烈的看見副官同方鈞走得進門不由的又愧又氣條的立起身子向方鈞打話方鈞近前行了禮遂侃侃陳述自己的意見並向團長說了幾句吃緊的話說是軍情緊急部裏的命令無論如何我們當軍人的總宜服從不可安心先從自己家裏反對起來叫南方聽見益發輕視我們方是正辨聞人鏡聽着雖然滿肚皮的不甚願意然而方鈞發的議論委實堂皇冠冕一時沒有話敢去駁回他轉笑嘻嘻的向方鈞道歉說這樣重大事件營裏的人並不會有人給信給我以至延誤了時期

不。料。營。長。如。此。熱。心。這。是。再。好。不。過。的。了。明。日。一。早。便。請。貴。營。長。率。隊。前。行。兄。弟。隨。後。便。統。領。各。營。兼。程。而。進。料。還。不。至。誤。事。方。鈞。見。團。長。看。待。自。己。非。常。隆。重。滿。腔。憤。氣。也。就。消。滅。了。九。分。又。得。了。明。日。拔。隊。的。命。令。歡。喜。無。限。退。了。兩。步。便。向。團。長。告。辭。團。長。還。假。意。留。他。在。此。稍。坐。他。那。裏。肯。答。應。欣。然。出。了。大。門。將。適。才。的。話。告。訴。劉。鏞。大。家。笑。了。笑。徑。自。回。營。預。備。清。晨。出。發。去。了。惟。有。那。個。副。官。在。方。鈞。營。裏。受。了。許。多。囉。唆。先。前。見。方。鈞。在。此。又。不。便。向。團。長。訴。說。及。至。方。鈞。走。後。副。官。便。含。悲。帶。恨。將。前。後。情。事。一。一。告。訴。明。白。只。氣。得。那。個。聞。人。鏡。半。晌。不。能。言。語。只。得。用。好。言。撫。慰。了。他。一。番。說。橫。豎。他。在。我。的。肘。腋。之。下。我。們。隨。後。再。看。機。會。擺。佈。他。不。遲。（後。文。情。事。預。先。在。此。安。放。一。筆。）這。便。是。北。軍。在。前。出。發。的。情。形。方。鈞。拔。營。走。後。那。個。團。長。少。不。得。也。牽。領。各。營。按。程。向。湘。岳。一。帶。進。發。且。說。方。鈞。的。營。兵。走。近。湖。南。地。界。命。前。隊。向。前。哨。探。已。知。離。南。軍。駐。紮。的。地。點。不。遠。方。鈞。便。使。全。營。離。他。們。二。三。十。里。駐。紮。下。來。休。息。了。一。日。這。個。消。

息已傳至南軍各將佐的耳朵裏。其時適值他們這邊屢獲勝仗。北方的軍隊不是潰散便都紛紛的打着電報向政府乞援。或是請求停戰。所以南邊聽見方鈞不過來了一營。其初毫不介意。有一天在半夜裏。冒冒失失的去衝方鈞的營隊。誰知方鈞早已有了準備。立即發了口令。大家迎敵上去。那鎗彈像雨點似的。要是不發發了。沒有個不中的。直打得南軍落花流水。退走下去。約莫有五六十里地方。南方將佐這才知道方鈞是有軍事學識的。與尋常那些軍官不同。一直隔了有好多日。不敢近前。再同他對敵。方鈞在地方上駐紮了好些時。山川形勢與民情風俗都察看詳細。他遂得尺則尺。得寸得寸。一步一步圍攏過來。話休絮煩。前後約莫也有大小十餘戰。真是戰無不勝。攻無不利。所有湖南地方。倒有一大半沒有南軍蹤迹。紛紛的捷報沿途派着兵士向團長營裏去報告。聞人鏡聽了兀自歡喜無奈。那個副官記着方鈞的嫌隙。越聽見他得的勝仗。心裏越不舒服。百般的在團長面前媒孽方鈞的短處。又暗暗授

意軍需處叫他按月的餉銀扣着不發。方鈞沒奈何，祇有在本省同那些紳商會議，請他們先行墊發軍餉。俟一經領到銀子，隨後再行償還。地方上感激他軍律嚴明，從來不曾騷擾過居戶，也都願意替他出力。後來那個副官知道這樣事迹，益發由愧生恨，又想了一個主意，便假託團長的命令發給他一封公函，命他儘在本月裏將湖南全省肅清。若是辦不到這地步，定然是意存觀望。顯有與南軍私通形迹，定行撤他差委聽候查辦。方鈞接到公函之後，不覺吃了一嚇。南軍得了這樣消息，歡喜不盡，拿定他們老主意，給你個兩不照面。把些軍隊全行分佈在那些山深林密之處，任是你方鈞再利害些，也叫你英雄沒有用武之地。看看又相持了二十餘日光景，不但無肅清之望，而且連一個勝仗都沒有。這指望方鈞正自焦煩，忽從這一天裏團長派遣了一個人過來。說是方鈞勞師糜餉，意存觀望。着令即日來營聽候查辦。所有全營軍隊即行交給這新營長統帶。方鈞浩然嘆了一口氣，隨即將那個新營長請得進營。歷

述在○先○的○戰○況○以○及○目○下○的○形○勢○實○緣○南○軍○狡○猾○不○肯○出○來○同○我○們○宣○戰○我○祇○有○一○營○的○兵○士○人○數○不○多○分○剿○既○嫌○於○勢○孤○包○抄○又○無○此○大○隊○實○在○並○無○他○故○那○個○新○營○長○只○淡○淡○冷○笑○了○兩○聲○也○不○大○理○會○方○鈞○便○偏○着○他○快○將○全○營○名○冊○送○過○來○查○點○人○數○方○鈞○沒○法○只○得○照○着○辦○理○命○劉○鏞○將○名○冊○檢○出○來○送○至○新○營○長○座○前○又○傳○齊○了○全○營○的○人○告○訴○他○們○這○番○事○迹○那○些○兵○士○們○不○聽○猶○可○聽○了○這○句○話○立○刻○喧○嘩○起○來○說○我○們○營○長○委○實○有○功○無○過○團○長○不○明○聽○信○副○官○譏○言○要○撤○換○我○們○營○長○我○們○死○也○不○能○答○應○當○時○衆○口○一○辭○其○勢○洶○洶○只○嚇○得○那○個○新○營○長○縮○頸○如○龜○躲○在○一○旁○大○氣○兒○也○不○敢○出○方○鈞○忙○向○衆○人○演○說○大○旨○說○是○軍○營○撤○換○營○長○自○是○常○事○你○們○隨○我○雖○不○多○時○然○而○平○日○我○叮○嚀○語○誡○你○們○的○地○方○料○想○大○家○也○還○記○得○此○刻○若○是○意○氣○用○事○釀○出○意○外○變○故○叫○我○有○何○顏○面○立○於○世○界○那○時○候○你○們○不○是○愛○我○轉○是○害○了○我○了○劉○鏞○在○這○個○當○兒○本○已○有○些○憤○不○可○遏○想○待○發○作○因○爲○聽○見○方○鈞○這○一○番○話○却○不○敢○造○次○只○快○快○的○站○過○一○

邊去了。這時全營兵士雖然未敢妄有舉動，然而大家交頭接耳，互相私議，便很有些不甚安靜。方鈞少不得還要同那新營長勉強周旋，晚間備了一桌筵席，陪他飲酒。筵散之後，安置了床帳，一遭等待他安寢之後，方鈞才緩緩踱入自己營帳，不無又多飲了幾杯悶酒。一時心緒潮湧，吃一兩盞醞茶，覺得渾身有些燥熱，兀自將外邊大衣脫了，祇穿了一件短衫，步至庭下。其時已是暮春天氣，剛值月半，雲端裏那一輪皓月，照得如水銀一般，樹陰不動，萬籟無聲，遠遠的聽見刁斗聲音，淒人懷抱。望望身邊，祇有郝龍一個人，站立在側。方鈞不禁慨然說道：「郝龍，郝龍，你看中國的事，還能叫人滿意麼？我這小小功名，原不足惜，但是把我以前所有的全功，包你不出兩三星期，定然又弄得一敗塗地。咳，我並非一定幫着政府欺壓南軍，不過像這樣不疼不癢的戰事，一日沒有個結束，那和議一日沒有希望，萬一像我這樣實心任事的人多，聯絡幾個營頭結實的同南邊鏖戰一番，叫他們不敢再想着滋生事端，然後再順着長江。」

三督提倡和議。天下太平。可以立致。誰想連我這樣一個人。上頭都容不得我。還百般的向我來。攪惱。任是內閣裏。日日言戰。日日言剿。是再不會收良好結果的。用人的。既然如此。被人用的人。自然不得不。如彼。雞蟲得失。成敗何常。只是苦了那一班老百姓。們商輟於市。農嘆於野。不知幾時纔享得到承平幸福呢。……說着。使勁的將脚在地上。蹬了。蹬那兩眶清淚。也就不由簌簌的墮落襟袖。郝龍見這光景。剛待要拿話去安慰他。忽然帳外走入一個兵士。說營門外面有一個人。要來求見營長。我們問他姓名。他也不肯告訴。我們說營長會見他。自然認識。我們見他形迹可疑。已命人將他拘留住了。因此來裏營長究竟怎生發落。（突如其來。接笋甚緊）方鈞凝了凝神。說道。這地方我並沒。有甚麼熟人。這人來求見我。又有何意。你們可曾將他身上搜檢。搜檢看可有甚麼暗器。沒有那個兵士。回道。這個不消營長分付他。一進營時。我們就搜檢過了。却是不曾帶着暗器。方鈞點點頭。說你們就將這人請出來。罷等我見了。

他○便○知○分○曉○兵○士○答○應○走○得○出○去○方○鈞○重○行○又○將○大○衣○套○好○站○在○階○沿○下○等○候○
不○多○一○會○果○然○看○見○那○個○兵○士○引○進○一○個○人○來○遠○遠○的○看○見○方○鈞○便○笑○道○天○樂○
故○人○見○訪○你○如○何○不○肯○相○見○未○免○有○些○自○矜○貴○寵○了○方○鈞○已○知○道○遣○人○來○訪○却○
待○笑○着○迎○接○猛○從○身○後○跳○出○一○個○漢○子○躡○得○上○前○一○把○扯○住○那○人○的○手○笑○得○合○
合○的○說○你○不○是○同○我○們○一○路○到○京○裏○去○的○趙○大○哥○你○可○將○我○想○煞○了○怎○麼○到○此○
刻○才○趕○得○來○方○鈞○笑○攔○道○你○且○讓○壁○如○坐○下○來○細○談○何○用○你○這○般○冒○失○趙○王○認○
得○他○是○劉○鏞○也○向○他○周○旋○了○幾○句○方○才○同○方○鈞○分○賓○主○坐○下○郝○龍○也○上○前○相○見○
趙○王○笑○道○好○極○好○極○你○也○到○營○裏○勾○當○了○隨○着○天○樂○料○想○是○不○錯○的○他○近○來○深○
得○政○府○寵○任○又○蒙○團○長○垂○青○怕○不○業○就○功○成○指○揮○如○意○論○起○我○的○際○遇○委○實○就○
不○如○你○們○了○說○着○又○掉○頭○向○方○鈞○笑○道○天○樂○你○看○我○這○話○講○的○是○不○是○方○鈞○此○
時○聽○見○趙○王○發○出○這○些○議○論○很○有○些○覺○得○面○紅○耳○赤○笑○攔○着○說○道○至○好○弟○兄○多○
時○不○見○何○必○拿○話○來○挖○苦○我○們○顯○見○得○你○不○以○朋○友○見○待○未○審○吾○兄○此○時○現○居○

何所此番見訪。又有何故。趙珏故作失驚。說道：「我的話是句句打從肺腑中流出。何嘗有挖苦吾兄的意思。卽以湖南一省而論。自從吾兄駐節以來。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師長旅長的位置。指日可望。豈但區區職守。足以大展鴻才。不比弟近年來萍跡東西。浪游無定。因爲有人傳說戰績。行將遷調。大用是以跋涉至此。希望不棄。遇有機緣時候。攜帶攜帶。便感激不盡。」方鈞聽到此處。又不便說出甚麼。只長長的嘆了口氣。低頭不語。趙珏已窺其意。故作怫然。說道：「兄弟不遠千里而來。原是仰求提挈。今日方兄對於兄弟如此落寞。早知情薄不免。悔此一行了。方鈞剛待答話。劉鏞更忍耐不得。接着說道：「晦氣呀。趙大哥。你早也不來。遲也不來。無巧不巧的。趕在今日。到我們營裏來講這話兒。」（你那事曉得。他務要趕在今日來講這話。纔算是真巧哩。）方大哥此時還仰仗別人提挈他呢。他還有這勢力轉來提挈到你甚麼。師長旅長的指望。連他這小小營長眼見得已經取消了他這一取消。我們大家拍拍屁股。都沒他娘的臭蛋。

算當初我們白白的替團部裏出了許多死力。這算是酬報我們的謝儀。趙瑀失色說道：劉兄又在這裏同我取笑了。他們北軍裏的弟兄們打起仗來走的走逃的逃到了末了也不會見有一個人敢去治他們的罪名。像天樂兄建着如許功勞不陞遷他也罷了。如何會將他的差使撤去。這不是劉兄在此有意欺負我……劉鏞是個急性子的人心裏受不得一點委屈。那裏容納得住。趙瑀這些冷譏熱諷的說話立時暴跳如雷。上前使勁的扯着趙瑀手腕高聲吆喝道：趙大哥你如不相信我現有憑證在此。可知我生平斷不會說謊。團長那裏今日已將新營長遣派到營。明日便接收我們的軍隊。我欺騙你難道這一個新營長也幫着我欺騙你不成。趙瑀膀臂被他扯得十分疼痛。還是方鈞攔着說道：鏞哥你講話仔細些。這些事你還提他則甚。如今的世界像這樣不公平的事也算是一而足。何況於我這小小營官郝龍在旁也插口說道：趙少爺你倒不用冤枉我們。這劉先生他的話委實沒有半字虛假。只是有些不

近情。理所以。趙少爺聽去。覺得同扯。謊一般。了方鈞。冷笑道。大家都不必替我。不平。我此時。已是功名心淡。明天將這些軍隊。點交清楚。回去同家父商議。商議若能措置得。三五千金。倒想向歐美一帶。走一趟。練習練習智識。將來好替同胞們。做一番事業。如今是故人相晤。理宜及時行樂。論我這行將罷職的。營長一杯水酒。還可以預備得來。郝龍你便替我分付火夫們。一句看有甚麼下酒的。殺饌。隨意取出些。一並算錢。還他們。郝龍答應了。果然從外間捧進幾樣蔬菜。一壺美酒。四個人將桌子。移至月下。彼此對坐下來。一杯一杯的暢飲。方鈞從席間。便詢問趙珏。去年回家的狀況。並慨然說道。還是吾兄見機甚早。當初決意不入政府的漩渦。其時弟之私意。未嘗不以爲吾兄過於激烈。政界裏賢愚不一。何至竟不可一日與居。弟此時是已經弄得身敗名裂。回想近年種種事迹。進固嫌其多事。退還覺其太遲。然而弟之初心。却與一般薰心利祿者不同。卽此一端。故人如君。想還可以相諒。趙珏笑道。這也難怪。吾兄我們中國。

事的成例大率都是這樣。譬如有一個新進少年，心裏總想蓬蓬勃勃的出來做一番事業。及至在政界裏混得個三年五載，不肖的一定同他們同流合污。沈灌一氣苟其自愛，勢必至造就得你灰心短氣，無適而可。一年一年的沈頓下去，頭髮也白了，眼睛也花了，筋骨也消磨了，不得已爲子孫打算，不由的把當年一團盛氣付之流水，換了一副黑心，伸出一雙辣手，改了一種面目。軟了一把骨頭，然後舉國才沒有一個完人。歷代才沒有一個志士，渾渾噩噩長此終古。任人宰割，誰曰不宜？我不謂大清帝國如此，中華民國也是如此。總而言之，換湯不換藥，那裏去起沈疴？換了一座新舞臺，唱戲的還是舊時脚色。那裏會做出好戲？天樂如今不過是小試其端，遽遭磨蝎，哼！我怕你不改一改，你的骯髒脾氣，你將來位置愈高，跌的筋斗還要愈重。這些話，你權且當我講着頑的，也不必認真。但留着應驗罷了。郝龍越聽越覺得津津有味，只是點頭晃腦，不住口的稱讚。唯有那個劉鏞，經趙珏這幾句話觸起他的憤怒，端起大杯。

子。喝。了。有。十。來。杯。酒。跳。起。身。子。指。着。政。府。罵。了。一。頓。又。指。着。團。長。罵。一。頓。又。牽。涉。到。那。個。新。營。長。身。上。也。痛。痛。的。罵。了。一。頓。方。鈞。竭。力。攔。着。他。他。也。不。聽。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寫。聞。人。鏡。處。直。爲。吾。國。一。般。軍。界。偉。人。畫。一。小。影。在。前。清。時。雖。極。竄。敗。爲。軍。人。者。尙。不。敢。公。然。違。背。上。令。視。戰。事。直。如。弁。髦。今。則。大。權。在。握。爲。所。欲。爲。秉。政。者。不。免。虛。與。委。蛇。彼。有。三。軍。之。責。者。乃。益。肆。無。顧。忌。如。聞。人。鏡。聞。南。下。之。信。遷。延。至。數。日。之。久。不。聞。發。一。兵。遣。一。卒。仍。沈。湎。於。花。天。酒。地。之。中。噫。兄。弟。閱。牆。雖。無。關。得。失。假。使。不。幸。與。列。強。竟。啟。戰。端。苟。如。此。等。行。爲。失。機。猶。小。其。爲。中。國。之。羞。者。傾。西。江。水。不。能。湔。濯。矣。爲。喚。奈。何。原。評

此。回。出。力。寫。方。鈞。又。出。力。寫。趙。珏。兩。人。志。趣。不。同。智。謀。才。略。亦。自。不。同。却。各。有。其。不。可。及。處。所。難。得。者。雖。一。則。爲。北。軍。效。力。一。則。爲。南。中。設。策。而。彼。此。心。目。中。仍。以。國。家。人。民。爲。念。初。不。在。畛。域。權。位。之。爭。大。好。男。兒。固。應。如。是。否。則。

祇是日前一般軍人政客之所爲更何足與言愛國。北方一個聞人鏡南方一個陶如飛均是諺所謂混帳東西作者特寫此兩人以概其餘俾知今之弄兵實不啻以混帳人行混帳事非遊戲之談實傷心之筆也。獨鶴評

第十四回 捕間諜全營譁變 釋兵權志士宵征

方鈞不得已搭訕着向趙珏問道伯母同令妹等在故鄉裏想還安好趙珏聽他問到這一句猛然觸起趙珏在家裏將方鈞戒指燒燬的事迹不由臉上紅了一紅忙含糊答應道合家託庇均皆安好不瞞吾兄說只是林家小姐已不在福建了我跑回去却趕得一個空方鈞大笑起來重行問道哎呀林小姐爲何好好的不在福建他這一走不打緊不是白白辜負了你一番的熱心室邇人遐可想你近來心緒也很惡劣了趙珏嘆道美人薄命自古已然林小姐不幸也生得這副花容月貌便因爲這上面幾乎將性命白丟掉了方鈞雖是少

年英武。然而聽了這樣話頭，也就不免大大吃了一驚。忙追問林賽姑的遇險。始末。趙珏便將他如何隨着家眷往赴廣東，行至石龍鎮地方，在火車上露了一個軍官眼目，遂想出法子來，將賽姑劫奪回去。意思之間，想納爲窠室。方鈞恨恨的說道：軍官麼？這些事跡，應該是他們做的。我常說我們中國掌握兵權的人，沒有別的本領，遇上峯則脅肩諂笑，待百姓則敲骨剝膚。另外還有一件長處，見了人家女子，稍稍有點姿色的，不是暗騙，就是明搶。仗着他那手槍利害，真是無惡不作。像這樣，強硬便該遇見敵國裏人也須同他們決一決勝負了。誰知他們的態度，却又不然。人家鎗聲還不曾響，早一溜煙的抱頭鼠竄。只恨爺娘少生着兩隻腿，腳縱是帶了點傷痕，也只須在他們脊背上仔細去數。若講到胸腹上面，却是光滑滑的，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據吾兄適才所說，林小姐隨着他的父親就職督署，論這姓陶的也要算是同他家文武一體休戚相關。路途之間，不去保護他們，也就缺了同僚情誼。何況再行去漁獵顏色爲鬼。

爲。賊。叫。他。同。骨。肉。流。離。生。死。抱。憾。呢。我。想。林。小。姐。他。也。是。個。宦。門。後。裔。一。定。不。會。屈。身。俯。就。咳。到。了。這。時。候。怕。這。位。小。姐。性。命。定。然。要。危。乎。其。危。了。我。想。起。來。了。這。姓。陶。的。不。是。在。南。軍。裏。充。當。着。營。長。那。廝。全。然。不。知。道。戰。法。有。一。次。他。駐。紮。的。營。棚。却。好。緊。對。我。的。火。線。他。冒。裏。冒。失。也。不。曉。得。防。避。被。我。們。迎。頭。痛。擊。幾。乎。叫。他。全。軍。覆。沒。以。後。死。也。不。敢。同。我。對。壘。你。看。可。好。笑。不。好。笑。趙。珏。也。笑。起。來。說。他。的。位。置。原。是。打。從。別。的。上。面。賁。緣。來。的。他。原。不。知。道。甚。麼。叫。做。火。線。可。惜。白。白。的。送。了。無。數。兵。士。性。命。也。是。冤。枉。至。於。他。却。林。小。姐。回。去。却。不。曾。損。着。他。的。毫。髮。因。爲。他。娶。的。一。位。夫。人。非。常。利。害。看。見。他。挾。着。一。位。如。花。美。眷。那。裏。容。納。得。下。立。時。雌。威。大。發。獅。吼。震。天。一。轉。移。之。間。這。林。小。姐。不。爲。夫。婿。之。小。星。轉。作。閨。人。之。愛。寵。林。小。姐。雖。然。是。個。孌。嫵。娉。婷。的。女。孩。子。任。他。手。段。便。是。尋。常。鬚。眉。也。還。及。不。來。他。的。權。變。他。居。然。能。將。機。就。計。把。一。個。陶。家。夫。人。騙。得。如。膠。似。漆。形。影。不。離。這。一。點。清。白。之。躬。遂。不。至。爲。奸。奴。所。污。……方。鈞。慌。忙。以。手。

加額笑向趙珏說道原來林小姐有如此膽量如此心胸化羅刹爲天堂易戈矛而衽席真是吾兄將來一生之福可敬可賀自此以後若何結局呢趙珏笑道到了廣東之後陶夫人親自將林小姐送還他的父母說他家小姐在路間爲強人劫奪是他們軍隊保護着出險的可憐林小姐的父母只須他這位愛女好好還家其餘的事跡也不再追究因此他們兩家轉非常親密小姐同陶夫人常時往來不絕方鈞笑道這可以算得是不打不成相識了吾兄得了這樣消息大約也可以將一條心腸好生放下否則替吾兄設想那時光景委實好生難受呢趙珏笑道天樂所論自是不差林小姐這事不獨兄弟懸心卽以舍妹而論覺得尤其關切我此次赴粵的緣故全是舍妹偏着我去的方鈞驚問道原來趙兄此行還是從廣東來的並非從福建來的趙珏點頭又將在福建遇見宗久安同武星齋的事迹約略告訴了一遍又說宗久安原是陶如飛兄弟我寄居廣東時候東道主人便全是宗久安替我做了一個地主：

：說到此處。方鈞便又四面望了望。除得劉鏞同郝龍陪坐在席間飲酒。其餘帳下還立了幾名衛隊。方鈞向他們說了一句說：你們可以各自歸寢。此處不消你們在此伺候。若是我有甚麼分付。再行傳喚。你們進來不遲。那幾個衛隊連連答應。逕自出帳去了。是時已是敲過三更。夜涼如水。方鈞立起身來。向趙珏笑說道：自家弟兄們原沒有甚麼可避的嫌疑。但是他們不知進退。怕聽見吾兄新近打從南軍那邊而至。不無私相疑議。所以兄弟打發他們走開。好讓我們講話。照吾兄這樣口氣。覺得吾兄此行不專爲尋訪兄弟而來。或者其中另有緣故。只是可惜兄弟已經以身許國。吾兄苟有意見。還須先行斟酌。可講的。則講。不可講的。還宜緘默。不要傷了彼此情誼才好。（刀斬斧截。我愛其人。）這幾句話。轉把個趙珏說得毛骨森竦。暗念這事好生不妙。我此來原是替宗家弟兄作說客的。如今被他這一番話。將我噤住。叫我如何啓口呢。心裏雖這般想。面上依然不露出來。忙笑着說道：吾兄真是多心。南北目前雖然以意。

氣相爭論其究竟畢竟都是同胞何必顯分畛域只怪兄弟同林小姐愛情濃
擊一抵廣東時候便想去晤他顏色知道陶夫人同他有一番情誼所以夤緣
得宗久安住在那裏千方百計哀懇陶夫人將林小姐接得來與他面會了一
次不料陶夫人有挾而求震於吾兄鼎鼎威名怕他夫婿有點差池不獲安然
遄回故里便囑付兄弟到此謁見意思請吾兄窮寇勿追是凡遇見陶營長
的軍隊稍稍讓點地步好留着異日相見方鈞正色說道吾兄這話又錯了他
是南軍我爲北派既馬牛之不相及又胡有情義之可言老實說卽以吾兄而
論此時入營閒話原是看的當初同學之好又因爲吾兄未嘗受過南方委任
本無嫌疑不妨把酒暢談啾啾若是吾兄不自揣度真個爲他人的間諜來營
窺探動靜或是想來勸我與他們聯絡我方鈞雖然認識故人我的軍法却祇
認識奸細准你翩然而來却不容易許你安然而去我看趙兄還是見機的好
休得擾我軍心素我法紀方鈞愈說聲色愈厲郝龍插口說道席間叙舊趙先

生最好不必牽涉軍事。我來陪趙先生多飲一杯。劉鏞聽見吃酒更不怠慢。立刻端起杯子。嚥嚥的喝落肚裏。將杯子向他們三人照得一照。趙珏只得趁着他們熱鬧也就隨意喝了幾杯。不再提起適才的話。方鈞覺得時候已是不早。站起身來招呼人將酒筵撤去。便留趙珏在帳中下榻。次日清晨方鈞更不遲延。當即檢齊了營中冊籍並關防等件。准備移交給那新營長。一直等至早飯時候。並不曾見那新營長出來。方鈞十分焦躁。便向身邊一個兵士問道。新營長還睡着不成。那個兵士垂手回道。當營長未曾起身之先。那新營長已經出營。只分付了我們一句說。營長若是問我。說我停一會就來。此時且不必去驚動你們。營長方鈞想了想。猜那新營長或者另有別事。出營走走。且等他回營再行交代他的簿冊。不遲。橫豎閒着無事。只得背着手。踱入趙珏住的那間房裏。趙珏業已在那裏盥洗。見是方鈞不禁笑着站起身來迎接。彼此剛待說話。遠遠的猛送來一陣人喊馬嘶的聲音。並向半空中放了一排鎗。方鈞猛的掉

轉頭來。凝神向外間靜聽。怕是南邊軍隊偵探到我這裏。新舊交替之際。帶兵來攻我。無備正沈吟之頃。外間已跑入一名兵士。倉皇的向方鈞報告說。不知何意。那位新營長忽然帶了兩營大隊將我們的營址全行包抄過來。口聲聲只喊着叫我們將營長同南軍那個姓趙的奸細捆綁出去。萬事千休。否則立刻逼我們納繳鎗械。全營遣散。急請營長示下究竟怎生辦法好讓弟兄們大家預備。方鈞聽見這個消息。只急得目瞪口呆。呆說道。這是打那這說起。他也不察一察我們的細情。竟自捕風捉影。加我這種罪名……又向那個兵士說道。你趕快出去替我告訴他們。我停一會便出營同那新營長相見。便是到了團長那裏。我自有的話分辦他。幾曾見我這營裏藏着奸細……那個兵士還不會轉身。趙珏早攔着說道。天樂。你此時如何可以出營。這件事全是我招惹出來的。以至累你受此疑謗。最好將我綁了。獻給他們。你的冤屈可以不辨。而自解。方鈞正色說道。大哥。這話太小。觀我方天樂了。莫說你本非奸細。不今

聽人誣讒。即使你真個是替南軍出力。今日既然在我營裏。我同你又是姻眷。也不能白白的讓你陷入他們網羅。拚着我不再想在政府裏吃這一碗軍界的飯。總要同他們折辯折辯。便是死了也落得個清白之名。……方鈞一面說。一面便揮手命那兵士出去。那個兵士快快的向外邊走了不多一會。又聽見全營譁噪之聲。如潮而起。一口同音都喊着。說是我們方營長平時看待我們儼同骨肉。昨日新營長逕來接事。我們業已各抱不平。因為營長諄諄勸囑。叫我們服從命令。不可滋生事端。所以暫時忍耐。看那入娘賊的團長將我們營長。究竟怎生發落。如今益發混鬧起來了。便誣栽我們營長私通奸細。要想置長營於死地。我們都是銜齒戴髮。父生母養的好男子。那個沒有良心。忍白白地叫那些入娘賊來坑害我們營長。我們已是同心合意。沒有別的方法。先公推一個人來向新營長那裏去接洽。替我們營長剖白一番。那廝若是肯聽。我們也不敢生事。萬一他不答應。我們拚着散夥。各自回家去做生意。斷不願意。

再向新營長那裏聽他調遣一唱百和那一遍震天價的聲息煞是叫人聽着害怕方鈞雖然在裏邊竭力禁止那裏禁止得住趙珏瞧見這個機會知道人心可用旋即挺身上前輕輕將郝龍喚至面前低低囑付他幾句郝龍欣然應命跑出營門跨了一匹快馬飛也似的向新營長營裏馳去不曾隔了有一杯茶時候郝龍已是連扒帶跌撞入營裏來一一的告訴大眾說趙先生適才分付我到新營長那裏替我們營長竭力剖白誰知那個新營長一味恃蠻丝毫不講情理限我回營在十二小時內必須將營長同趙先生雙雙獻出還要我們繳還槍械各自散伍方才可以息事我更待同他辯論他竟自發了命令叫兵士們將我打出營來又扣留了我騎去的那匹快馬……郝龍的話還不會說得完畢那時候全營兵士益發憤不可遏帳外早又跳出一個長漢脅下挾了一枝快鎗不待方鈞發落嘴邊打了胡哨那些兵士們也就隨着站起隊來立待出發趙珏一眼見是劉鏞知道他使起性子便連方鈞也有些畏懼他暗

暗歡喜。忙近前將劉鏞先行攔着。叫他不用匆促。劉鏞急得跳道：「都是你這位趙大哥昨夜不知怎生跑向這裏闖出偌大亂子禍事已在眉睫。你還來攔着我。不去同他們廝殺。難不成真個要我們將方大哥送得出去。」趙珏笑道：「話雖如此。也要想個萬全之策。你算是十分勇猛。然而論起他們人數。到底比我們多出一倍。若不使點小小妙計。如何可以取勝。」劉鏞將鎗向地上一擯。說道：「我便依你看。這軍師怎生用計。依我沒有別的話講。只是同他們拚命。」趙珏此時更不同他多講。依然將郝龍喚得近前。附着耳朵向他說了幾句。郝龍隨即邁步走出營外。方鈞看見他們如此作用。知道勢在決裂。也沒有別法可想。只是頓足長嘆。慨然說道：「可恨可恨。我們中國人簡直毫無道理。我一個好好的。人他們一定要陷我。到沒有路走的地步。你叫世界上稍有氣節的志士焉得不灰心短氣哩。且說郝龍領了趙珏的言語。便馳向營外對着他們前隊高聲說道：「奉方營長的命令。請貴營暫退十里。營長當將奸細捆綁出來。並親自單

身到貴營裏聽候新營長若何辦理決無貽誤前隊裏聽見郝龍所講的話很近情理立即傳稟了那位新營長新營長大喜當時傳下命令分付向後面退去兩營之衆約莫也有七八百人登時翻翻滾滾的掉轉身子便走這個當兒方鈞的營裏見他們大隊業已移動猛的開鎗痛擊那鎗彈子像雨點一般只顧從背後劈劈拍拍的打來新營長做夢也想不到他們用的是計直待他陣線一動勒也勒不住的時候所謂出其不意攻其無備這都時趙珪在那裏調度方鈞也無可如何及至新營長再要轉來迎戰那時所有兵士已被他們打得抱頭鼠竄銳氣全失況且方鈞全營的兵都挾着一團憤憤不平之氣各自爲戰一可當十十可當百新營長所帶來的士卒本不預備開戰又是些貪生怕死的怎生抵敵他們得過勉強還了幾排槍旋即紛紛逃竄直向荒村大道上馳去後邊趙珪劉鏞率領大隊乘勝追逐足足趕了有十二三里多路方才停歇那個新營長檢點人數什已去了六七回頭看見追兵已遠大家腹中飢

餓。起。來。又。苦。於。亂。山。之。中。無。多。居。民。所。有。軍。士。已。不。成。隊。伍。各。人。背。着。快。鎗。四。分。五。落。的。去。向。村。中。擄。掠。牲。畜。居。民。看。見。他。們。這。種。模。樣。嚇。得。驚。啼。走。避。一。村。中。霎。時。大。亂。兵。士。們。正。在。興。高。采。烈。不。防。從。山。凹。裏。起。了。一。片。鎗。聲。接。連。便。是。一。隊。南。軍。打。着。鮮。明。旗。幟。迎。頭。痛。擊。這。些。兵。士。們。那。里。還。有。抵。禦。能。力。拋。下。許。多。鎗。械。四。散。奔。逃。趙。珏。同。劉。鏞。的。軍。隊。又。已。一。步。一。步。的。在。後。面。躡。蹤。而。至。同。着。山。裏。出。來。的。南。軍。會。集。在。一。處。這。一。次。新。營。長。所。帶。的。兩。營。可。算。全。軍。覆。沒。還。虧。那。新。營。長。兩。條。腿。跑。得。快。利。畢。竟。被。他。逃。回。旅。部。報。告。這。番。損。兵。折。將。去。了。……哈。哈。讀。書。諸。君。讀。至。此。處。只。知。道。那。個。冒。冒。失。失。的。新。營。長。不。識。進。退。上。了。趙。珏。趙。大。哥。的。當。還。不。知。道。那。個。號。稱。有。軍。事。學。識。屢。戰。屢。勝。的。方。營。長。輕。輕。的。也。上。了。趙。珏。趙。大。哥。的。當。其。中。原。委。若。不。待。在。下。詳。細。叙。來。究。竟。不。得。一。個。清。楚。眉。目。且。說。陶。夫。人。自。從。將。養。姑。小。姐。接。過。來。會。見。趙。珏。以。後。趙。珏。雖。然。不。會。得。着。甚。麼。佳。趣。然。而。那。個。陶。夫。人。却。算。是。替。他。盡。了。心。力。因。此。便。有。挾。

而求日日催逼着宗久安同趙珏一齊往湖南設法去救他的夫婦趙珏沒奈何只得揀了一個日期同宗久安兩人束裝就道及到了湘省之後其時方鈞正是爛然戰績顧盼飛揚的時節着着進逼得那些南軍躲避不致同他開戰宗久安將趙珏引入他哥子陶如飛營裏陶如飛正在呻吟床褥原來開戰之頃右臂上中了一顆槍彈雖然經軍醫用藥敷治不至有性命之患然而他是個柔脆不堪的肢體（偏是做軍官的肢體柔脆不堪令人發笑）經此大創也就十分苦楚宗久安先行安慰了一番後來又將趙珏同方鈞自幼交好的話告訴了他此次請他到此原想借重他去說動方鈞勸他不必同我們這邊苦苦做對在哥子看來這主意還使得不得陶如飛聽了始則點首不語繼而嘆氣說道那方營長的爲人十分可惱先前我們這裏也曾設法着人去向他接洽他一味的恃蠻不理據他的意思簡直想同我們見個高低不將我們這邊平服了他死也不肯甘心這個人要算是個不達時務其實他便死命

的替北政府裏出力不見得政府裏就有甚麼特別的好處給他。我們若一定同他講究實力呢。原不見得操必勝之權。然而我們已拿定主意。同他相持一天。算是一天。他要開戰。我偏不與他開戰。看他怎生奈何。我們今天趙兄此來。兄弟固是十分快慰。然據你的口氣。便想將這方營長運動過來。怕還是水中撈月。斷然沒有指望。且放着再看機會罷了。宗久安聽了也自沒有話說。轉是趙珏心裏暗暗稱奇。說不料方天樂這一個少年陸軍學生。他公然有這本領。叫南軍聽見他便亡魂喪膽。而且立志堅定。不爲浮言所搖。不愧名將風度。可惜北政府不知使用人材。僅僅叫他做了一個營長。長材短馭。千古傷心。我此番雖是答應了替他們向方鈞接洽。照這樣情形看來。此事却委實有些棘手。況且方鈞他是屢獲勝仗。其氣正盛。我便前去會他。他聽見我這些不近情理的話。如何肯降心相從呢。趙珏自此在陶如飛營裏住了。有好多日子。只是悶悶不樂。陶如飛傷痕漸愈。得了暇。便去會晤陶旅長。並告訴他趙珏此來的意

思那個陶旅長也。正在籌畫方鈞的事件。沒有一個頭緒。辦法聽見這話。便命陶如飛去將趙珏請來。大家從長計議。這一天趙珏便往見陶旅長。陶旅長看見趙珏人才表表兀自暗暗欽佩。開口便問。若何去運動方鈞之策。趙珏搖着头說道。這件事並非是不肯盡心委實。這其間有許多妨礙。若是那個方營長初抵湘省。未立戰功。學生以當年同學之情去同他求見。兼告訴他南北情勢以及曲直從違的道理。他倒也是個有血性的漢子。或者覺得我們這邊護法二字名目正大。他竟翻然改計。倒戈來降。亦未可知。如今不幸兩軍相見。已歷多時。他一邊替北政府裏立了許多功績。一邊又同我們這邊結了不共之讐。你叫他焉得不着着進行。希圖大舉。憑我這一個人同他的交誼。如何可以輕輕將他說轉過來……陶旅長聽到此處。不由愁眉雙鎖。將手掌搓了幾搓。說道。照先生這樣講法。簡直覺得這種計策沒有指望了。如今是同他打仗。是打他不過。這方營長一日不除。便是我們南軍一日的心腹大患。先前我還不

肯將這疊疊敗耗去報告我們政府。總想恢復過這一口氣來替我們大家保全面子。如今更不消說得老實。同這方營長拚一拚老命罷。我在明日便打一電報給政府裏。叫他將駐紮衡山以南的幾枝黔桂軍隊一齊遣發到此。大家進力去殺他娘。他左右不過一營多人。也不是銅澆鐵裹三頭六臂。我們十個人打他一個。總還不至再輸給這奴才了。趙珏笑道。話雖如此。方營長手下雖祇一營。他後面也還有一旅之師。遠遠的做他後應。旅長這裏會添兵他們那裏不見得便沒有兵來幫助他。同我們對壘……陶旅長其時尚未及答言。側首却好坐着一位參謀長。在那裏聽他們發這些議論。此刻見趙珏說到北邊旅部添兵相助。方鈞的話慌忙插口說道。這一層趙先生大可以不必爲慮。那個方營長目前所處的境遇。兄弟却值探得十分清楚。我知道那個方營長這時候敗固足以爲罪。勝亦未必爲功。他仗着他這一團血氣之勇。一意孤行。其實那團部裏不滿意他的人很多。很多。巴不得他一敗塗地。如何還肯添兵助。

他進戰兄弟所以說這一件事趙先生大可以不必爲慮趙珏聽見這話猛然觸動一件心事疾忙追問道這個消息是真是假北軍雖然不講道理難不成不希望自家去打勝仗轉思量打個敗仗之理其中委曲還望詳細示知以便學生斟酌進行勉答陶旅長囑託之意那個參謀長又笑道趙先生又未免過於高視北軍的程度了他們看似在一個政府裏做事然而各人有各人的黨羽各人有各人的意見進則相妬敗則相傾全沒有一毫剖肝瀝膽的血性你想那方營長以一個新進學生見習不到三個月便一躍而爲營長這雖然在他的造化畢竟未可自恃總須得處處聯絡感情好希圖同他們沆瀣一氣誰想他不明世事一味賣弄他的才具藐視一切指揮自如同營的人固然入不得他的眼睛便是他的堂堂上司聞人鏡他也是退有後言大不滿意他的舉動新年在京城裏他們彼此還大大的鬧了一場意見幾乎決裂……說着便將當時方鈞因爲出兵問題挾制副官尋覓團長的事迹自始至終說了一遍

又道：「所以方鈞此次單獨帶領一營先趨湘岳，並非聞人鏡好意，正是要拿他的短處，以爲報復自己仇恨之計。不料這方營長偏生了得竟自負氣，冲着前敵初生之犢，不怕虎一戰再戰，真個立了許多功績。在別的上官聽見這樣消息，應該着實歡喜，無奈這聞人鏡別有命意，越是聽見他獲勝，越是着惱，倒有好幾次尅扣他營裏軍餉不發。近來又限制他在這一月之間，須將湖南全省克復。你想北政府裏所用的人，如此憊賴，如此糊塗，任是方營長再出些死力，又有何益？只不過這方營長不達時務，依然一味的還想同我們做對，並不留一點後來相見地步。這也由於年紀太輕，少不更事。趙先生看去覺得可笑，可笑呢？趙珏接着笑道：「既然有此機會，我們這裏正好將計就計了。但不知這些情形，還是參謀傳聞得來，還是命人去諜知消息的？果然其中情節沒有外謬，不是學生誇口說這方營長說他來投降，包管在學生一人身上可以立奏功效。那參謀笑了，笑望着趙珏說道：「不瞞趙先生說，兩軍相見，彼此虛實固

然不可不知。至於方營長同那聞人鏡的事跡。兄弟非但得之傳聞。這消息委實十分翔實。益發告訴你罷。方營長單是得罪聞人鏡。其情却還可恕。惟是他冒冒失失。惱了他面前一個副官。這就算他是晦氣了。那副官是聞人鏡極寵任的人。方營長有一次同他大大的鬧了一個過不去。那副官白受他這口氣。又沒有地方可以發洩。因之此次方營長種種的掣肘。全是他一個人在裏面作祟。那副官同兄弟却最要好。不時的同我往來信函。並叮囑我有甚麼可以致死方某的計策。他一定可以相助爲理。所以這些情節。兄弟却無不瞭如指掌。趙珏愈聽愈樂。拍手笑道。好極好極。方營長所處地位。在別人看起來。已是危如累卵。他自己不知道輕重。還以爲是穩若泰山。這件事不消十日功夫。包可致方營長於座下。我此刻也不久留。仍然轉回陶營長那裏去。了一經有了機會。恐怕要用着軍隊地方。還請旅長給我一個權限。容我自行調遣陶旅長。大喜說。使得使得。趙先生幾時可以行事。兄弟在此靜候佳音。趙珏笑道。大約

等到方營長肅清湖南全省限期已滿那時定然另有舉動我便在那時候見機而行說畢辭了陶旅長逕自回營同陶如飛斟酌進行事件……這一段說話還在那個新營長未曾來向方鈞接事之前及至這一次趙珪已經打聽明白知道方鈞肅清全省的限期已滿聞人鏡已派了人來撤他的差委趙珪慌忙向陶如飛笑道事機已熟貴在進行今夜我便去同方鈞相見好歹都要叫他們併了夥那時候方鈞沒有安身之地不怕他不入我的牢籠但是你須將本營的全隊調往東北角上那座殿金山背後埋伏着遠遠打聽我們消息做我的一個接應陶如飛連連答應又怕趙珪一個人前去有性命之險想叫他多帶幾名兵士暗暗跟着趙珪道這萬萬使不得像這樣秘密的事耳目愈多愈足誤事還是讓我獨自隨機應變的好所以方鈞這一天營裏日間才來了一位新營長接他的事夜間便無巧不巧的來了一位趙珪同他叙起舊交在旁觀的看起來都以爲是適逢其會其實那裏曉得全是趙珪用的玄虛呢

趙。珙。既。然。知。道。那。新。營。長。住。在。營。裏。故。意。去。訪。方。鈞。已。足。叫。那。個。新。營。長。起。了。疑。心。加。之。席。間。又。百。般。的。慫。恿。劉。鏞。激。得。劉。鏞。沒。口。子。的。亂。罵。那。個。新。營。長。非。聲。非。響。豈。有。個。瞧。不。出。光。景。的。道。理。背。地。裏。悄。悄。出。營。帶。領。兵。隊。來。捕。獲。奸。細。在。那。新。營。長。方。且。以。爲。事。出。萬。全。殊。不。知。這。種。種。事。迹。早。在。趙。珙。計。算。之。中。及。至。將。方。鈞。逼。得。沒。有。法。子。可。想。趙。珙。竟。公。然。替。他。發。號。施。令。起。來。先。命。郝。龍。出。去。同。對。營。答。話。騙。他。們。將。營。移。動。軍。隊。一。移。遏。止。不。住。他。們。營。裏。便。趁。這。個。機。會。霹。靂。拍。拍。的。真。個。開。起。鎗。來。所。謂。攻。其。不。備。出。其。無。意。况。且。方。鈞。全。營。兵。士。因。爲。旅。長。賞。罰。不。明。久。已。積。憤。在。胸。觸。機。卽。發。當。這。鏖。戰。時。候。焉。有。個。不。以。一。當。十。之。理。便。沒。有。南。軍。接。應。那。新。營。長。兩。營。的。人。也。斷。斷。抵。禦。不。過。方。鈞。這。一。營。的。人。加。之。追。逐。到。殿。金。山。旁。邊。南。軍。不。期。而。至。可。憐。新。營。長。所。帶。來。的。兩。營。兵。士。十。分。存。不。到。三。四。死。者。死。降。者。降。陶。如。飛。那。一。營。的。全。隊。大。家。唱。着。凱。歌。彷彿。來。接。方。鈞。的。軍。隊。一。般。一。霎。時。聚。集。在。一。處。趙。珙。跨。馬。入。營。親。自。會。見。陶。

如飛。彼此好生歡喜。陶如飛便同趙珏商議。要親自去會方鈞。趙珏連忙向他搖手說。這且暫緩。適才我瞧方營長的意見。雖然事出倉卒。強迫他出了這般舉動。至於同我們這邊聯絡。還得待我去向他疏通好了。方才可以萬全第一。件却鹵莽不得。我們此時依然將全隊退紮原處等候。我的消息。趙珏說完。這話依然跨馬馳入方鈞營裏。此時方鈞的隊伍業已吹着鼓號。全營的人稍稍齊集。檢點人數。死者不足十餘人。其餘負傷的亦祇有二十多名。方鈞站在營裏。真正自慷慨演說。詢問全營的意見。究竟作何歸結。其時議論紛紛。倒有一大半預備歸降南軍。倒戈相向。方鈞未及答應。已見趙珏下了馬。單身入營。方鈞先行謝了他。幫護營救之惠。後來遂議論到一身的行止。不由失聲長嘆。說我爲北軍出力。可謂竭盡智謀。不圖見忌。讒人百般謀陷。以至今日。弄得有家難奔。有國難投。固然由於我方鈞一人德薄能鮮。誠不足以以及物。威不足以服人。然而北政府裏像這樣倒行逆施。恐怕戰禍延長下去。終難操必勝之權。此刻

我已獲罪北軍勢無束手待斃之理行將絕人逃世入山必深入林必密但是這一班弟兄們和我共事多時也可算得是些自家心腹也不能爲我一人累着他們霎時解散老實說我國今日的程度凡來充當兵士的還不能講到進則爲兵退則歸農所以必須替他們籌一立功建名之路好在吾兄雅蒙南政府裏的眷顧不妨便率此全隊隸屬你們那邊營長麾下不是兄弟誇口說這一班弟兄倒是訓練有素頗有點軍人資格決不至貽人口實謹將全營名冊印信統交吾兄吾兄如若見愛務祈不必推委將來好生看待他們就彷彿好生看待了兄弟一樣兄弟是非常感激的……方鈞說到這個分際不覺一陣心酸禁不住洒下幾點眼淚來誰知這個當兒衆兵士聽見方鈞的話頓時沸反盈天衆口一辭說方營長到那裏我們願意到那裏水來水裏去火來火裏去誓不退避若是營長不同我們一路走將我們拋撇下來聽候別人驅遣我們死也不肯承認的趙珥這時候站在營裏看見他們營長同兵士這樣的情

形不禁點頭讚嘆說難得難得我們中國帶領軍隊的也還有如此的程度真是叫人倒地百拜天樂你也不用如此執拗你去替他們想想他們與其跟着我投效南軍在先不會就服從那個新營長還不至釀成如此重大變故一營的人舍生忘死從槍林彈雨裏爭得性命他們又爲着誰來你此番不體恤下情轉要舍着他們而去自然是個能說不能行的了況且你渺渺一身杳無着落此番闖下的禍事北政府裏不見得同你干休勢必到處捕捉你去問罪自投羅網丈夫不爲我爲你計大約除得到廣東去走一趟別無良策你仔細去想想以爲何如趙珪的話方才說畢劉鏞早就喝采不迭喊道趙大哥的話一點不錯無論甚麼人如若不服從他這言語我幾同他拚命方大哥你也不用三心兩意罷除得向南軍裏尋覓生活左右是個死路我們今天殺了北邊許多人馬那些忘八還能放你得過嗎方鈞向劉鏞吆喝了一聲說凡事還宜從長計較像你這樣浮躁轉使我沒了主意趙大哥今夜權在兄弟營裏住一宿

明日兄弟再陪你去會晤陶旅長。何如？趙珏見他已經答應，心下十分歡喜。方鈞又將衆兵士安慰了一番，叫他們勿得亂動一切。總候我的命令，不至有悞。衆兵士們聽見這話，不由歡聲雷動。大家各歸隊伍。方鈞當晚又發了許多銀兩，分付那些什長，買了許多酒肉，做個犒賞筵席慶賀。早間勝利，這一晚只把個劉鏞樂得手舞足蹈。酒到杯乾，吃得酩酊大醉，不曾終席。他兀自嘔吐狼藉。別的兵士們將他扶入臥榻上睡了。趙珏同方鈞在席間一遞一杯的對酌。趙珏百般拿話去挑逗他，替他解釋愁悶。方鈞依然鬱鬱不樂。郝龍坐在旁邊，也猜不出他是何命意。大家吃了一回，約莫有二更時分，方鈞便催着收了酒宴。各自轉回營房安歇。那些兵士們雖然歡呼暢飲，然而方鈞的營規素來講究，依舊輪番不時的在營外一帶巡邏，怕發生意外變故。半夜之後，大家辛苦已極，陸續就枕而臥。第二天一覺醒來，剛是黎明。趙珏是心中有事的人，便自一咕噥坐起，正待下床，猛不防方鈞營房裏那幾個伺候的兵士失聲怪叫起來。

趙。王。大。驚。顧。不。得。穿。好。衣。履。趺。着。鞋。子。跑。過。來。查。問。那。幾。個。兵。士。正。在。那。裏。指。手。劃。脚。的。講。話。呢。說。我。們。並。不。會。離。開。一。步。怎。生。會。將。營。長。白。白。跑。掉。了。豈。非。怪。事。郝。龍。得。了。消。息。也。趕。入。房。裏。指。揮。他。們。不。用。聲。張。說。道。安。知。營。長。不。是。出。外。便。遣。少。停。定。會。回。營。你。們。這。一。吵。嚷。轉。叫。人。沒。了。主。意。衆。兵。士。聽。見。郝。龍。的。話。甚。是。有。理。遂。分。派。了。幾。個。人。向。營。外。去。尋。覓。惟。有。趙。王。心。中。明。白。不。覺。失。聲。長。嘆。道。天。樂。真。是。有。血。氣。的。漢。子。我。趙。王。對。他。多。有。愧。色。了。郝。龍。你。不。用。過。於。把。穩。你。還。瞧。不。出。營。長。昨。日。的。神。態。他。見。衆。人。不。容。他。走。其。時。便。成。竹。在。胸。打。算。背。着。你。們。潛。逃。了。但。是。他。這。一。走。路。途。之。間。很。有。些。妨。碍。我。轉。替。他。不。甚。放心。……趙。王。正。在。說。話。劉。鏞。已。從。房。裏。跳。出。雙。手。揉。着。眼。睛。大。驚。小。怪。的。喊。叫。起。來。說。怎。樣。怎。樣。營。長。會。不。見。了。你。們。在。營。房。裏。伺。候。的。人。都。是。死。的。怎。生。營。長。悄。悄。出。營。你。們。連。影。子。都。不。知。道。好。好。你。們。若。不。將。營。長。尋。出。來。交。還。我。我。先。拿。刀。砍。了。你。們。驢。頭。然。後。再。將。我。這。顆。腦。袋。也。砍。下。來。營。長。這。樣。人。都。白。白。

跑掉不想在軍界裏打混。我們還活在世上有甚麼意味呢？劉鏞愈說愈氣急得暴躁如雷，只嚇得房裏那幾個兵士淚如雨下。說劉先生我們誰還願意營長走麼？你要砍我們砍了也好。從今以後我們也沒有別的指望，不如死了倒還干淨。這時候方鈞失蹤的消息一霎之間已傳遍全營。大家鬧轟轟的都進來查問情事。趙珏深恐人心浮動，鬧出別的亂子，先行將劉鏞安慰好了，叫他將全營名冊檢點出來，等我來詢問他們的宗旨。劉鏞沒法果然將名冊送至趙珏面前。趙珏先命各兵士都歸隊伍，然後站立在一座高處，先行演說。方營長不願歸附南軍的緣由，人各有志，便是我同他那樣交情也斷斷不能相強。至於你們此刻既已叛了北軍，復行失了營長，這一營的人衆也必須替你們謀一個下落。我此時的意見營長雖走將來總還要出來做事的，你們好容易編練成軍，解散了也是可惜。依我的主意不如逕由我帶領着你們暫時在南邊領着餉銀，然而我雖然抱這熱心替你們打算，却不委曲你們。至於順從不

順從還憑你們各人意思斷不相強我如今先按冊點一遍名以我的話爲然的便一例的站在左邊不以我的話爲然的便一例的站在右邊是站在右邊的人我依然發給你們一月恩餉讓你們好好歸去各安生業我這樣辦法便是你們營長聽見了料還覺得歡喜不枉他辛辛苦苦訓練你們一場趙珪當時宣布了這話隨即點起名來其中情願歸附南軍的占了倒有大多數向右邊望去寥寥的祇有數十個人趙珪大喜登時按名發餉將遣散的軍士打發出營然後又向劉鏞勸說叫他在南軍裏慢慢尋訪方鈞劉鏞先還不肯禁不得趙珪百般安慰他劉鏞方才答應部署已畢趙珪便命劉鏞依然督率全隊在原處駐紮自家騎了快馬來向陶如飛弟兄接洽陶如飛的歡喜自然不消說得旋即同趙珪並騎到了旅部會見旅長將趙珪設謀獲勝前後事迹一一陳述明白又說到方鈞不願投效南軍業已潛逃的話旅長大喜先向趙珪慰勞了一番又道可惜方營長那樣英雄我輩不能將他羅致帳下以後還須仰

仗趙先生將他蹤跡探訪出來。我們得同他見一見才好。趙玉一一答應。旅長坐了一會，便走轉他的辦事室裏。同那幾個參謀斟酌意思，要將方鈞那一營的兵隊，便歸趙玉管帶。大家聽了異口同聲，都覺得這辦理甚善。旅長旋即命人先將陶如飛喚至裏面，將適才的話告訴他，命他向趙玉先容。此時權且屈他做個營長。等候我將此番戰績詳細報告政府，然後自然另有陞遷。你出去須得將我的意思說明白了。他們當陸軍學生的眼界甚高，委屈了他們，勤不動，就會發起脾氣。你看那個方營長，不是榜樣。他們這種人，比你陶如飛却自不同。旅長說完，不禁笑起來，說得陶如飛滿面羞慚，只得欠着身子答應。不迭當將這話同趙玉商議。趙玉也感着那陶旅長看待自己，不薄。登時應允了。所有不足的人數，以後陸續添募，居然成了一支勁旅。說也好笑。北軍聞人鏡同那位副官千方百計，想出法子來，將一個方鈞弄得一敗塗地，不但不能建樹功業，而且孑然在逃，更不知棲遲何所。他們雖然折了一營兵士，却是甚中下。

懷快樂無似。那知南軍自從方鈞遁走之後，決不像前此迴避不戰，處處讓着北軍了。加着那邊添了一個趙珏，他的軍事學識，却也不在方鈞之下。沒日沒夜的偷着空兒，就來攻擊北軍。始則也還勉強，同他們開開砲火。後來迭次敗，大家提着趙珏名字，便嚇得忘魂喪膽，不消半月功夫，這湖南一省是當初被方鈞佔領的地方。到這時候，都一處一處的退讓出來。一直將聞人鏡那幾營兵隊逼回岳陽城陵磯一帶。聞人鏡沒命的打着電報向四處乞救。此時長江上下游各督軍方提倡和議，誰人肯發兵來救他？只急得聞人鏡束手無策。只得自家向南軍要求停戰。起來這些瑣事，我也沒有工夫去細細替他們記述。轉是方鈞自從逃出營門之後，孤行其是，表表不羣。這個人倒也算得是個鐵中錚錚，庸中佼佼的人物。他這一走，頗關係着北邊政局。我倒有些放他不下。不知他的主意究竟向那一方避禍？誰知他在那個時候早已定了主見。他心裏暗暗想着趙珏赴粵的時候，他的家眷依然還在福建。又知道那福建地

方兵連禍結很不安靜。我既已同他妹子趙瑜有了婚約（武斷得可笑）至
今一共還不曾行着結婚禮式。徒然在外間東征西蕩，不曾得着半點好處。倒
受飽了滿肚皮骯髒濁氣。英雄氣短，自然就兒女情長。我此時不如徑向福建
去走一趟，拜見了趙玉母親，順便就在那裏同趙瑜結婚。豈不大妙？於是那天
夜間，便在營裏取了好些鈔票，以及散碎銀兩，裝在一個皮包內，輕輕蹺出營
門。所幸那些守衛軍人，因為多吃了幾杯酒，夜深人靜，兀自倚在門邊睡着了。
夢中聽見方鈞脚步聲音，輕輕問了一句：「方鈞，也不答應跨上大路如飛而去。」
走至天明，揀了一所旅店，權行歇下，休息了半日，打點行路的辦法。先前本擬
由武漢東下，徑往上海出口，又恐上海一帶偵探利害，萬一北軍囑付他們探
訪我的蹤跡，我若前去，不是自投羅網，不如仍由湖南赴廣東，再由廣東轉赴
福建。雖則繞點道兒，路途之間還覺得平靜些。主意已定，登時結束，停當便向
粵中一路進發。說不盡饑餐渴飲，夜宿曉行，沿途聽人傳說，以及報紙上刊載。

的軍事消息知道北軍疊疊失利將自己當日所佔領的地方一概仍歸南軍掌握不由浩然長嘆暗念中國用人萬一都像這般顛倒將來怎生同列強並立眼見得這錦繡河山未知鬧到甚麼地步且喜我今日已是脫離軍界的關係暫且歇一歇肩大丈夫不能虛生世間先行將這家室之好達了我目的然後再相機行事若能替國民出一分力量少不得還要出山一走但是我此時算已陷在困境此去投奔岳家論趙璧如妹子的爲人或不至遂以冷眼看待惟是他的母親湛氏尙不知他宗旨何如然而天下事總不能預料且待到了那裏再看光景罷欲知後事且闕下文

北軍有一方鈞而不能必爲淵毆魚爲叢毆雀誰爲爲之孰令致之吾不得不腐心切齒於聞人鏡之副官雖然今日軍界豈徒區區此一副官而已哉瞻望前途杞憂曷極若謂以遊戲出之夫豈知作者苦心論中國近來情事凡有梗直之士真是一步行不去爲方鈞計若能降心俯

首。交。驩。副。官。雖。不。出。力。與。南。軍。苦。戰。陸。官。發。財。可。以。操。券。而。得。乃。以。強。項。故。至。使。功。敗。垂。成。身。爲。逃。虜。豈。不。大。可。惜。哉。嗚。呼。於。是。凡。入。軍。界。者。皆。知。其。故。而。胥。引。方。鈞。爲。鑒。矣。噫。原。評。

當。四。人。杯。酒。談。心。之。際。方。鈞。語。語。斬。釘。截。鐵。使。人。無。從。置。喙。幾。疑。趙。玉。此。行。必。且。徒。勞。往。返。矣。乃。不。意。變。生。頃。刻。遂。竟。全。功。論。事。在。情。理。之。中。論。文。却。出。意。料。之。外。吾。於。是。歎。趙。玉。爲。奇。才。吾。於。是。服。作。者。之。妙。筆。方。鈞。委。棄。全。營。子。身。遠。遁。胸。懷。高。曠。畢。竟。不。同。今。之。暮。楚。朝。秦。唯。利。是。視。者。對。之。能。無。愧。色。獨。鶴。評。

第十五回 索戒指小妹嬌嗔 證盟言秀姑訪舊

好。笑。那。個。方。鈞。挾。着。滿。腔。的。婚。姻。欲。望。興。匆。匆。的。直。往。福。建。來。只。恨。作。者。那。時。不。曾。身。當。其。境。萬。一。果。然。同。我。們。那。位。方。大。哥。一。路。走。着。無。論。如。何。我。一。定。要。扯。着。他。膀。子。抱。着。他。腰。肢。苦。口。叮。嚀。勸。他。不。必。多。此。一。番。跋。涉。爲。甚。麼。緣。故。呢。

趙瑜趙小姐同林賽姑的事蹟讀書的人是明白的書中的人都是糊塗的。你以為你那一枚金戒指兒交給他哥哥趙珏趙珏又曾告訴過你說是同他妹子戒指交換過了。海可枯石可爛大約這一段婚姻斷然沒有阻碍其實天下事那裏便能由着人的心說怎樣就怎樣呢。豈但方鈞同趙瑜的姻事是如此便是上帝擺佈世人今日這個樣兒明日又換了那個樣兒其中種種顛倒錯亂也只是如此。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世界上若非極有智慧極有見識的人也斷斷逃不了這些泡影幻覺。你看還可憐不可憐呢。想到此處覺得那方鈞的事猶其小焉的了。忽然置身書外發此一段快論使我忍俊不禁。我如今且趁方大哥在路途上跑的那個當兒先行將趙家小姐的情事叙得一叙。然後他們那一段情中趣史方才有個頭緒。且說趙瑜自從送着他哥哥趙珏出走之後他一面是懸心他哥哥在路上不要再發生變故一面又懸心那個林賽姑至今總不曾得着他的確實消息。鎮日價愁眉雙鎖茶飯不思把一

個。生。龍。活。虎。的。女。學。生。也。就。弄。得。像。個。懷。春。少。婦。憶。遠。閨。人。他。母。親。見。他。這。樣。真。是。又。憐。又。愛。百。般。的。逗。他。嬉。笑。他。也。知。道。母。親。的。用。意。有。時。勉。強。陪。着。閒。話。無。奈。一。到。了。自。己。閨。中。轉。又。展。錦。被。而。心。酸。背。銀。燈。而。腸。斷。真。是。做。女。孩。兒。家。說。不。出。來。苦。況。好。容。易。等。到。半。月。之。後。並。不。曾。接。到。他。哥。子。的。家。函。轉。由。廣。東。寄。來。一。封。信。封。皮。上。却。是。林。賽。姑。親。筆。寫。的。接。到。手。中。芳。心。裏。不。由。跳。了。幾。跳。心。慌。意。急。匆。匆。的。拆。開。來。一。看。却。沒。有。多。說。別。的。話。大。略。只。叙。了。叙。在。路。途。之。間。小。受。驚。恐。如。今。已。安。抵。省。垣。會。見。祖。母。同。父。母。恐。姐。姐。懸。念。特。此。告。知。等。語。趙。瑜。益。發。着。急。究。竟。不。知。道。他。是。受。的。甚。麼。驚。恐。事。迹。若。非。重。大。也。斷。斷。不。至。耽。擱。這。許。多。日。子。到。今。日。方。才。抵。着。省。垣。左。思。右。想。只。恨。這。些。男。子。們。不。能。體。貼。女。郎。意。思。不。細。細。告。我。這。其。中。情。節。不。免。拿。着。信。又。流。了。一。回。眼。淚。剛。思。量。覆。他。的。信。叵。耐。他。那。信。後。依。然。不。曾。將。在。省。住。的。居。址。明。白。寫。出。仍。舊。是。個。無。從。投。遞。趙。瑜。暗。暗。發。恨。賭。氣。將。信。摔。在。一。旁。不。去。理。會。誰。知。不。曾。隔。了。三。日。趙。

玉由廣東發來的信亦已寄至其中敘述的情節還比賽姑詳細些心裏不由歡喜起來便想寫一封回信給他哥子轉達賽姑這一天剛剛磨好了香墨勻紙執筆正待書寫外間又有僕人持着一封信送入來說是依舊從廣東寄至趙瑜便攔筆不寫見封皮上又是賽姑親筆芳心快樂已極忙拆開來看視一張一張的箋紙倒好有十數張之多趙瑜方才知道賽姑所寄的信不過是個大略至於這封信裏方才將他從前所歷的境遇一一的詳細寫來便是目下所住的地址也清清楚楚的開列在上面趙玉斜簽着身子坐在靠窗口一張睡椅上從頭至尾看了下去誰知他看過之後忽然沒精打采的將那封信攔在一旁不似先前高興有一個短鬟在旁邊侍立也不敢去問只得輕輕的遞過一杯茶來趙瑜皺着雙眉說道攔在那裏就是了到一處地方落一處痕迹常常的裝着這模樣去哄騙人家怕天雷不來劈……說到此處又忍住了不由一陣心酸頓時淚如雨下原來林賽姑這一次寄給趙瑜的信函其中已將

同陶如飛妻子雙飛雙宿在一處的話詳細告訴了他並不隱瞞並說陶夫人看待他如何親密我雖然回家之後不時的還同他往來真說得如花如火像似在趙瑜面前炫耀一般其實論養姑的用心並非拋却趙瑜全行愛好那個陶家少婦不過他年紀尙輕於風月一道尙不省得怎生叫做情瀾醋海據他的意思以爲將這話告訴了趙瑜趙瑜應該聽了替他歡喜他那裏想到趙瑜同你已有終身之約你這樣到處沾花惹草萬一將一顆心改變過來叫他將來作何結局呢趙瑜看見後面又說到他哥子累次向自己纏繞不清簡直要想同他訂立婚約我又不好告訴他並非女子叮囑趙瑜寄信給他哥子時候或者暗暗點明這事好讓他死心塌地免得再行向我糾纏趙瑜當時看到此處不由將雙脚躁了躁急得笑起來暗暗說道這又奇了當初同在家鄉時候我常常留他在一處起臥這是母親同哥子都是知道的在旁人的意思以爲我輩同是女郎共枕同衾原不要緊今日我忽然告訴哥子說你不是女孩子

是。男。孩。子。叫。我。置。身。何。地。況。且。一。經。張。揚。出。去。僕。婢。們。口。齒。尖。刻。有。甚。麼。話。他。們。說。不。出。口。這。件。事。豈。不。是。給。苦。頭。給。我。吃。麼。斷。然。却。使。不。得。當。天。在。燈。下。便。躊。躇。了。半。夜。免。不。得。要。寫。封。回。信。給。他。至。於。提。到。陶。家。夫。人。的。話。只。輕。描。淡。寫。暗。中。規。諷。了。幾。句。大。致。說。名。譽。要。緊。長。此。誘。哄。人。家。婦。女。萬。一。被。人。瞧。破。形。迹。身。家。性。命。兩。有。妨。礙。能。俟。大。局。平。定。還。望。回。闈。一。行。稍。慰。懷。念。等。語。寫。完。之。後。反。覆。看。了。幾。遍。心。中。總。覺。得。懨。懨。不。樂。自。念。同。賽。姑。這。件。姻。事。非。常。曖。昧。將。來。不。知。究。竟。作。何。結。局。這。一。夜。對。着。孤。燈。轉。勾。起。無。窮。惆。悵。一。直。挨。至。三。更。已。過。方。才。和。衣。而。睡。第。二。天。便。有。些。神。志。恍。惚。對。着。鏡。子。照。了。一。照。已。是。消。瘦。了。好。些。早。間。循。例。走。入。後。進。去。問。他。母。親。安。好。湛。氏。見。他。這。種。模。樣。不。由。驚。問。道。說。瑜。兒。你。怎。生。如。此。委。頓。敢。莫。又。受。了。些。風。露。身。子。覺。得。不。爽。麼。昨。天。我。聽。見。廣。東。寄。來。好。幾。封。信。想。是。你。哥。哥。的。手。筆。你。看。他。儒。上。道。的。是。些。甚。麼。言。語。不。妨。告。訴。我。知。道。讓。我。放。心。趙。瑜。慌。忙。笑。着。說。道。女。兒。正。爲。這。件。事。特。地。來。稟。明。母。

親。哥。子。在。外。各。事。都。還。妥。貼。知。今。住。在。一。個。朋。友。處。尚。不。會。覓。得。位。置。果。然。在。廣。東。耽。擱。久。了。那。地。方。也。在。破。格。用。人。之。際。哥。子。不。至。久。賦。閑。居。的。至。於。女。兒。昨。夜。因。爲。忙。着。回。哥。子。的。信。不。無。耽。擱。了。多。點。時。候。身。上。覺。得。有。些。困。倦。其。餘。並。沒。有。病。痛。請。母。親。不。用。替。我。操。心。湛。氏。點。頭。嘆。道。像。你。們。這。樣。花。枝。般。年。紀。各。事。都。要。自。家。知。道。保。重。才。好。呢。我。看。你。自。打。從。去。年。一。病。之。後。到。今。日。總。不。會。十。分。復。原。你。今。年。不。過。才。得。十。幾。歲。的。人。萬。一。弄。得。虧。損。下。來。那。還。了。得。至。於。你。哥。哥。在。本。地。鬧。下。亂。子。好。容。易。平。平。安。安。的。到。了。廣。東。就。是。神。天。庇。佑。我。們。家。裏。逐。年。雖。有。虧。累。然。而。尚。還。敷。衍。得。去。也。不。在。一。時。想。他。在。廣。東。去。拾。金。豆。子。你。寫。回。信。給。他。就。說。我。分。付。他。的。叫。他。在。外。邊。處。人。接。物。總。宜。以。謙。和。爲。本。比。不。得。在。家。鄉。裏。多。有。親。友。照。看。他。去。會。他。丈。人。時。候。他。的。丈。人。能。提。挈。他。最。好。若。是。不。行。也。不。可。苦。苦。去。逼。人。家。雖。說。是。翁。婿。情。深。與。尋。常。人。不。同。然。而。也。須。相。機。行。事。不。可。使。出。他。那。牛。性。子。動。不。動。就。向。人。家。賭。起。氣。來。要。緊。要。緊。

（一篇武斷之詞，與方鈞若出一轍，讀之可發一笑。）趙瑜連連點頭，心中也有些發笑，坐了一會，便辭了母親，依然轉回他的房裏，隔了幾天，趙瑜正盼望賽姑回信，誰知賽姑並沒有信到他，哥哥趙鈺轉寄了一封家信回來。（此處接寫許多信函，從趙瑜這邊暗補上文情事，佈局用筆疏落有致。）上面說到業與林家小姐在陶夫人處晤會過一次，此番因為北軍利害，陶如飛力不能禦，陶夫人知那北軍營長係是方鈞，強着我同宗久安往湖南一走，以便相機運動，方鈞同南邊聯絡一氣，兵情緊急，刻不容緩，指日便須啟程，以後所有家函權且停寄一俟我回到廣東之後，有信到家，再決行止。趙瑜得了這信，遂持至母親處告訴他，哥哥現已不在廣東，母親囑咐他的話，暫時大約不必寄去。洪氏聽了，不禁雙眉緊蹙，說道：你哥哥也太鹵莽，怎樣又鬧到開戰地方去了？他又不是軍營裏的人，任他們拚個你死我活，與你有甚麼相干，何須告這樣奮勇去替別人家出力？老實說，這是瑜兒你知道的，你哥哥雖然在陸軍學校。

裏充當過幾年學生。不過是紙上談兵。究竟不會有過。若何經驗。萬一再同人。家開起鎗砲來。他有甚麼能耐。當真去充甚好漢。他的耳根子委實軟。人叫他。怎樣他就怎樣。他竟不想上有老親。下有弱妹。這千斤重擔子。將來都倚託在。他身上。假如有個三長兩短。叫我怎生說法。湛氏說到此際。不禁紛紛落下眼。淚來。趙瑜忙拿話安慰道。母親也不用如此焦煩。這等事讓哥哥去閱歷。閱歷也好。若說做了陸軍學生。就真個不能臨陣。那方鈞不是也同哥哥一樣。他爲何公然在北邊領着軍隊。偏生疊次打着勝仗。叫南軍聽着他的名字都害怕。他起先又何嘗是打軍備裏磨練出來的事。在人爲拿哥哥的學問去比較。那個姓方的不見得。就不如他。況且哥哥此次雖是親臨戰地。又不公然去同他打仗。他信上明明說着。想去運動姓方的。同南軍聯絡。可想而知。沒有鬧着鎗砲的危險。母親在這個當兒。就替哥哥擔起心來。將來母親還能攔着哥哥。不讓他去軍界裏謀一位。位置。說是我家趙珏。雖然在陸軍學校充當學生。原是紙上談。

兵斷斷不能同人家打仗轉把來當做一個女孩子看待還有一句老實話告訴你老人家請你老人家放一千二百個心大凡軍界裏的人位置越高那性命越是保全得穩便是偶然同敵軍對壘起來那些在火線上拚命的全是些無名的兵士至大不過有些什長隊官押着衆兵士開鎗至於做到營長也就拿着一副望遠鏡子站得遠遠的瞧看若是得了勝利呢他就吆喝着向前進……向前進……一個不尷尬事機不順他本來站在後面掉轉臉來飛跑比別人又急又快任是滿天的砲花彈子一點兒也擦破不到他們身上營長如此推而至於旅長師長益發可想而知只是苦了那些兒郎們傷腦折足糊裏糊塗的死得沒有分曉橫豎打死一半兵士再招一半兵士按名索餉與他們那些官長絲毫沒有干礙所以近世裏講起開戰若是當兵士的稍明大義除得同敵國打仗理當奮不顧身如逢着自家人殺自家的人簡直給他一個不去理會看那些爭權奪利的長官還敢滋生事端挑起南北惡感呢（小姐祭

花妙舌，真是一字一珠，特不堪爲軍界長官聽見。所以哥子的事，母親千萬不要替他過慮。趙瑜這話一說，真個將洪氏說得笑起來，指着他說道：「我料不到你這點年紀，把外間情勢都看得透澈了。若是叫你做了兵士，那些軍界長官還想有飯吃麼？以後快不要說這些傷時的話，防着給人聽見。不是又該編派你是軍界一個革命黨了。」趙瑜只是格格的笑，個不住，又抬頭望着他母親，說道：「女兒的話，還不會說得完呢。」母親又來同我打岔女兒的話，母親若是不肯相信，眼前還有一個憑證，哥哥信上不是說的，南邊帶領軍隊的那個陶如飛，他不是做到營長身分了，你看他左一次失敗，損折了無數兵士，右一次失敗，又損折了無數兵丁。他既然帶領這一營的人敵軍的砲子兒，又不曾長着眼睛，如何只揀那些兵士去打，就不會偶然飛過一彈半彈，打到他身上來呢？可想他每次必然離着火線，很遠很遠，一經敗下來，他定是比別人先跑。女兒不是笑話他，他簡直也不必叫做甚麼陶如飛，不如就叫他做逃如。

飛罷（眼前妙諦一經出自香口，遂覺玲瓏無比）此時直把個湛氏笑得揉腸摩肚，用手指着趙瑜額角罵道：「你這妮子越說越不成話了！人家打了敗仗，你還拿話奚落他做甚？同是一般的營長，這姓陶的怎生就遠不如方鈞？我就不相信那個方少爺當初在我們家裏走動的時候，不過一個文弱弱的書生，像煞沒有縛雞的氣力，如何到了戰陣上，就這般利害起來？敢是在北京裏一踣重，又換過一個人了！可惜我此時沒有瞧見他的機會，萬一竟瞧見他，我倒要細細去看他，有甚本領。」（且緩說着，怕不久就要送到府上來，給夫人瞧看了。）當下母女二人又說了些閒話，方才各歸寢室，隔了幾天，趙瑜果然便不會去寫回信，只是覺着賽姑沒有信來，又恐怕他接到我那一封信心裏，老大有不甚願意疑惑，我有醋他的意思，那就辜負了我的心了。暮春將盡，天氣暄妍，福建邊界雖然時時有緊急的兵信，至於省中經督軍佈防周密，倒還安然，沒有甚麼戰事。趙瑜閒暇時候，除得讀幾卷書，彈一闌風琴，消遣消遣，只在他母

親膝前親承色笑。湛氏覺得有這愛女隨侍左右，把思念兒子的心腸也略略放下。只是看着他這女兒年紀漸長，風貌娟然，比較人家尋常閨娃，委實賽過幾倍。暗念若非國事阽危，大局不靖，我家這瑜兒也該議及婚姻的時候了。此時他哥子又身居異地，也沒有個可以商議的人，只好權時等待。這一天趙瑜正坐在他母親房裏，湛氏指揮着女僕們把箱籠打開，將冬間所穿的皮衣服一一掠在院落裏去晒。忽然門外走入一個家人，持着一張名片交至一個女僕手裏，說快去稟明太太。外間有一位方少爺求見，請問太太還是請他進來。不請他進來，那女僕隨將名片呈給湛氏。湛氏接向手裏一看，不由失聲說道：「哎呀，這不是分明方鈞方少爺麼？他如何會走到這地方來？豈非怪事！」忙高聲喊住那個家人，問道：「你看那個方少爺還是獨自來的？還是帶着軍隊來的？那個家人笑回道：「方少爺是單身到此，以外並沒有別人。湛氏格外遲疑，拿着名片向趙瑜笑說道：「這個怪也不怪。這方少爺不是正在湖南帶領兵隊，你哥哥

跑去運動他的如何他們不聚在一處轉輕車減從的跑到我們家裏來則甚。趙瑜聽他母親問自己的話只是鼓着小腮頰兒一句也不答應（吾知小姐此時心裏定然想起用鑷水燒戒指的事來了不然爲甚只不開口）湛氏又沈吟了半晌忽然驚慌起求說道莫不是玉兒出了甚麼意外的事不成……想到這裏頓時面目失色牙齒索索落落的抖個不住也不再同趙瑜斟酌一疊連聲向那家人說道你便赶快出去請方少爺到廳上等我一等我有話當面問他呢那個家人連連答應立刻飛奔出外不多時又進來稟說方少爺已坐在廳上請太太便出去罷湛氏加了一件外衫叫趙瑜在房裏坐着自己忽忽的扶了一個侍婢向廳上走來逕自會晤方鈞方鈞一眼看見湛氏出廳忙立起身子恭敬敬行了一鞠躬禮讓湛氏在上首坐湛氏立意不肯方鈞只才斜籤着身子坐下湛氏先自笑說道久已聽見方少爺在北邊很是得意當初你同玉兒在學校裏讀書時候不曾料有今日不多幾天前還接到小兒的

信。函。說。方。少。爺。近。在。岳。州。同。南。軍。開。戰。威。名。遠。振。真。是。替。你。歡。喜。不。盡。不。知。方。少。爺。怎。生。有。這。閒。工。夫。向。福。建。走。這。一。趟。還。不。知。近。來。方。少。爺。會。見。狂。兒。沒。有。方。鈞。被。湛。氏。這。一。番。詰。問。心。裏。不。禁。有。些。皇。恐。起。來。暗。想。我。此。番。是。專。爲。求。婚。而。來。若。將。在。前。的。失。敗。事。迹。一。一。告。訴。了。湛。氏。他。們。婦。人。家。見。識。豈。非。聽。了。要。十。分。頹。喪。然。而。又。不。能。全。行。扯。謊。只。得。粗。枝。大。葉。將。在。湖。南。的。情。形。說。了。一。遍。隨。卽。又。說。道。璧。如。大。哥。在。營。裏。已。經。會。過。他。立。意。勸。我。附。合。南。軍。我。因。爲。本。來。帶。着。北。邊。軍。隊。此。時。雖。然。卸。責。却。不。願。意。掉。轉。臉。來。又。同。北。邊。軍。隊。壞。了。感。情。所。以。和。璧。如。不。辭。而。別。先。行。料。理。家。室。的。事。務。不。瞞。岳。母。說。家。門。薄。德。自。先。母。見。背。之。後。老。父。又。娶。了。一。位。姨。娘。進。門。爲。人。很。不。尊。重。小。婿。是。以。離。了。戰。地。並。不。肯。再。回。北。京。又。知。道。璧。如。遠。在。廣。東。岳。母。這。邊。也。沒。有。多。人。照。應。特。地。單。身。到。此。一。者。替。岳。母。問。安。二。者。求。岳。母。一。個。金。諾。要。讓。小。婿。再。行。回。去。同。老。父。商。議。便。可。擇。定。吉。期。來。娶。小。姐。過。門。然。後。小。婿。方。可。以。放。心。在。外。間。重。建。立。

一番功業……好笑這時候方鈞嘴裏不住的左一個岳母右一個小婿直把個湛氏朦住了彼此相對一時間又不好拿話去問他說我家女兒幾時許配你的只得支支吾吾一味的含糊答應說道原來方少爺此時已不在軍營裏了兵凶戰危原是這樣的好況且你們年紀尙輕將來也不愁就沒有事做兒起先我聽見他也要到湖南戰地心裏便很不以爲然如今將方少爺的比喻起來可想你本來是帶兵的尙且攢下來潛行到此他又不曾得着一官半職又何苦去冒這樣危險呢但是方少爺幾時抵的碼頭目下行李還是在船上還是在客棧裏我這裏命人去替你照應好搬移到舍間來多住幾時方鈞欠身答道這個可不勞岳母懸心小婿當時匆匆背人就走原不曾携有行囊好在近日交通便利凡有客棧陳設應用各物一概齊全小婿昨日已抵碼頭就近在城外一所棧房住下因爲風塵勞碌權且休息了一夜不曾過來拜謁深以爲歉以後還是容小婿在外間住着一切方便些打擾岳母處有日原

不在一時汲汲。湛氏笑道：這也罷了。但是今晚倉卒不及備得筵席。明日早些到舍間來，便酌聊當替你接風。千萬不可推却。方鈞連連答應說：謹遵岳母的命，決不遲誤。他們兩人剛在廳上叙話，此時內外僕人等均知道這方少爺是來同我家小姐思量結婚的，不免背地裏互相議論。趙瑜面前用的那個小婢先本隨湛氏出來自家便躲在屏風背後聽他們講話。這會兒聽見方鈞所發的議論，句句都關係他的小姐，他本也不知道輕重得了這樣消息，立刻跑轉回來悄悄走入趙瑜房裏，望着他的小姐笑道：原來姑少爺同太太是商議小姐的喜期。如今太太還不曾答應，在我看這喜期能早些時最好也。讓我們多熱鬧熱鬧。那個小婢正站在一旁手舞足蹈的談笑，別的僕婦們各各凝神靜聽，猛不防趙瑜早走過來拍的一個巴掌，向那小婢臉上打去，打得那小婢哇的一聲哭起來。趙瑜指他着罵道：你滿嘴裏胡謔些甚麼。平時容你快嘴慣了，知道的也說不知道的也說。趙瑜愈說愈怒，更待上前來打那小婢，經別的僕

婦們上前勸解開的正不得開交外間。湛氏已送出方鈞，依然躊躇的步入後進嘴裏不住的嚼念道：這是打那裏說起？幾時有這一回事的？若是說他孟浪呢，他也在外面做過一番大事，到不得個便像這般冒失，真真叫我委決不下……一面說，一面已走近趙瑜房外，又聽見那婢子啼哭慌忙問着何事。僕婦們便將適才吃小姐打的話告訴湛氏。湛氏不由笑起來，進了房，便向椅子上坐下，說道：這也難怪這孩子糊塗，叫人聽了去，他真是我們家裏的姑少爺了。我這岳母的稱呼，倒被他叫得膩煩起來。這種事偏生叫我又不能攔他……說着，又回轉頭來向那幾個僕婦說道：不錯，當日你們大少爺也曾同我提過這事，是他親口說的。這方少爺的爲人怎樣？誠實做事怎樣？敏捷不如將妹妹的終身就託付他罷了。其時我還對他講說，方少爺很是不錯，我心裏也極喜歡他。只是你妹妹年紀還小，讓他多在我身邊做幾年女兒，替我消消愁，解解悶，一時間還忙不到他婚嫁。我還說着笑呢，等你娶了親事，再替你妹妹擇

個。婆。家。也。還。不。遲。你。們。大。少。爺。聽。了。我。這。樣。話。他。也。就。答。應。了。難。不。成。這。句。閒。話。兒。便。被。方。少。爺。聽。見。就。任。是。被。方。少。爺。聽。見。也。不。能。拿。這。句。話。據。爲。口。實。硬。算。我。將。女。兒。已。給。他。聘。了。不。成。湛。氏。說。畢。引。得。大。家。都。笑。起。來。了。再。回。頭。望。望。趙。瑜。只。見。他。氣。憤。憤。地。對。着。一。面。菱。花。鏡。子。照。看。兀。自。不。來。理。會。他。們。湛。氏。又。笑。道。瑜。兒。你。也。不。用。爲。這。點。小。事。生。氣。凡。事。都。要。我。們。做。主。呢。答。應。不。答。應。這。也。不。是。一。相。情。願。的。事。但。是。事。出。有。因。你。畢。竟。再。去。想。想。還。有。甚。麼。緣。故。在。這。裏。面。趙。瑜。這。時。候。已。將。一。個。臉。掉。轉。來。向。着。他。母。親。恨。恨。的。說。道。這。件。事。總。還。得。去。問。我。那。糊。塗。哥。哥。母。親。通。記。不。得。去。年。我。在。病。中。曾。經。賭。氣。毀。去。一。個。戒。指。的。事。兒。了。他。也。不。問。個。三。長。兩。短。兀。的。自。做。主。張。把。人。家。一。個。金。戒。指。兒。換。得。來。偏。生。又。瞞。得。我。實。騰。騰。的。哄。我。是。在。銀。樓。裏。新。配。的。式。樣。兒。我。那。時。候。還。在。夢。裏。簡。直。連。一。點。影。兒。都。不。知。道。不。是。神。差。鬼。使。忽。的。叫。他。親。口。說。出。來。如。今。我。還。依。然。套。在。手。指。上。羞。人。答。答。的。豈。不。要。叫。別。人。看。着。笑。話。我。不。知。道。他。

如今也有二十歲左右的人了。做起事來依然這樣冒失。真真要把人嘔死。……趙瑜說着那粉臉上也就止不住珠淚晶瑩。潸然不語。湛氏失聲笑道。哦。內中原來還有這些緣故。你們叫我從那裏去曉得。你這哥子真算得個少不更事。你父親雖然沒了上頭。還有我呢。怎麼這樣大事不同。我稟明白了公然就替妹子將婚姻許給人。家這方少爺的爲人幸虧我們還是知道的。萬一是個陌生的人。他也不問人家是跛子瞎子。只要他們交情親密。彼此談論得來。就輕輕將自己的妹子雙手贈給人。家這個如何使得。好孩子你也不用爲這些沒要緊的事傷心。放着我一天不死。總不能叫你受了委屈。……湛氏說到此處。又將眼睛四面望了望。遂發話道。你們大家都站在這裏發呆。做甚。各人還去幹各人的職務。這也不是甚麼新聞。故典兒聽了。去好讓你們白嚼舌頭。……那些僕婦知道湛氏是要打發他們。走去各人會意。並將那個小婢一齊帶出房外。此時趙瑜房間裏只剩了他們母女二人對坐着。湛氏方才將身子向

前。挪。了。一。挪。低。低。含。笑。望。着。趙。瑜。說。道。瑜。兒。瑜。兒。我。有。一。句。體。己。的。話。要。同。你。斟。酌。你。看。可。使。得。使。不。得。自。古。道。得。好。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做。了。一。個。女。孩。子。少。不。得。都。是。要。嫁。給。人。家。做。媳。婦。的。你。的。年。紀。如。今。也。算。長。成。了。我。仔。細。瞧。看。方。少。爺。的。爲。人。將。來。倒。還。有。點。出。息。不。是。那。些。不。慳。不。恥。的。子。弟。他。此。番。又。是。挾。着。一。個。高。興。巴。巴。的。到。我。們。這。裏。來。求。婚。我。在。先。還。有。些。憎。怪。他。鹵。莽。如。何。沒。有。一。點。影。子。便。滿。口。喊。我。做。他。的。岳。母。就。你。告。訴。我。的。一。番。事。跡。而。論。可。想。全。是。你。哥。子。做。的。主。張。他。也。不。知。道。我。還。睡。在。鼓。裏。一。般。千。不。怪。萬。不。怪。只。怪。你。哥。子。太。不。長。進。爲。甚。不。等。我。答。應。了。就。同。別。人。家。交。換。飾。物。如。今。是。木。已。成。舟。生。米。煮。成。熟。飯。與。其。我。們。再。行。回。絕。方。少。爺。叫。方。少。爺。面。子。上。難。下。不。如。就。將。機。就。計。逕。自。將。你。的。終。身。許。給。他。罷。目。下。兵。荒。馬。亂。還。不。知。這。中。華。民。國。要。搗。亂。到。幾。時。趁。我。活。在。世。上。親。眼。看。見。你。們。成。了。家。室。也。放。下。我。一。條。腸。子。省。得。你。們。在。我。面。前。我。還。替。你。們。耽。許。多。驚。恐。你。是。個。孝。順。孩。子。這。又。是。你。的。一。

生大事也不須學那些小家女子裝做害羞不願意張口吐舌的說話只須你答應了我明天就請出人來做一個媒妁明白的訂了婚期好讓方少爺來娶你或逕是贅在我們家裏也好（事是必無之事文是必有之文一篇話說來又宛轉又痛快只不知瑜小姐怎生發付）當時趙瑜猛的聽見他母親說出這一番轟雷掣電的話頓時嚇得面如土色急得眼淚直流好容易拿定神志含淚款款的向他母親說道母親適才所說的話全是爲女兒終身計較女兒雖然愚蠢道不得個便不知道體貼母親的用心況且做女孩兒家的在別人面前用着害羞在母親面前更用不着害羞的道理只是女兒此時主意已經拿定因爲家中也沒有多人哥子又遠赴廣東一時還不曉得可能回家來走走所賴以侍奉母親的可算只有做女兒的一個人了女兒今年不過才得十五六歲也不是議及婚嫁的時候女兒總想在母親膝下晨昏定省三五個年頭然後等哥子將嫂嫂娶得回來那時候女兒便是去到人家做媳婦也還

放心得下母親此刻若不體貼女兒意思也同哥哥一樣硬行替女兒做主只是母親也不憐惜女兒女兒細想起來更有何生趣與其嫁了離着母親不如死了離着母親倒還乾淨些女兒所說的話並非把來恐嚇母親但是女兒有女兒的苦衷雖是生身父母也斷斷不能相強姓方的誤於哥哥鹵莽也怨不得別人還有一件緊要的事趁他此時在我們家裏母親必須同他交涉好了方才可以讓他的走路否則女兒也斷不能就此含糊下去湛氏夫人笑道你不許他婚姻也就罷了還同他有甚麼交涉又來叫我母親去做難人好孩子凡事能敷衍過去便過去罷了隨着自己性子要怎樣就怎樣那是萬萬行使不去是那一件事這樣要緊你且說出來給我聽聽趙瑜急道哥哥當初將人家戒指換得來雖然給我毀掉了然而我自家那個戒指至今依然還在別人身邊這個如何使得不趁此時機母親替我向他索還給我蹉跎下去畢竟不慚不恥落這痕跡在人家手裏外人不知道是我那糊塗哥子做的事萬一將來

傳說出去。叫女兒這顏面。何以見人。洪氏想了想。皺眉說道。你的話。怕不有理。但是。是一件。我們既已回絕他的姻事。他們少年心性。自然大失所望。此時又緊緊的逼着他。索還戒指。知道他還肯答應。不答應呢。在我的意思看來。也不必在這一時。忙着等你哥子回來。還是叫他去同方少爺接洽。料想那個方少爺。也不能勒指住這戒指。不交還你家哥哥。你看我這主意如何。趙瑜冷笑道。我那糊塗哥哥。他能在日後替我索還戒指。他到不在當初冒冒失失的將我戒指。送給別人去了。母親還處處倚仗他做女兒的。是萬萬不能違命的。這一件事。總得求母親替我做主。說畢。早又珠淚縱橫。十分哽咽。洪氏笑道。你多的日子。都耽擱下來了。何在這一時着急。況且你不是另行有了夫家。方少爺這頭親事。能辭則辭。不能辭。還依你哥哥做主。也不妨事。我就猜不透你這心裏。好像同那方少爺有什麼仇恨似的。這也叫人很覺得奇怪哩。你權且耐着等。我明天會見方少爺時候。再行相機行事。總求能如了你的心願。何如。趙瑜見

他母親肯替他去索戒指。方才止住淚痕，只是悶懨懨的一夜，也不會好生安睡。馮氏真個在頭一天裏，便分付了家人們預備一桌筵宴，明日請方少爺到家來午膳。又因爲趙玉不在家裏，沒有人款待方鈞，又不便讓他一人獨酌，於是又命家人分頭向親戚那邊請了幾位年紀高大的老者做了陪客。到了第二天午刻光景，衆位親戚都到方鈞挾着滿腔高興，也就向趙玉家中走來。只不會會見馮氏，僅僅同那幾位老者周旋了一番。衆人都知道方鈞曾經帶領軍隊在湖南一帶，很立了些戰績，在先還疑惑他是個赳赳武夫，見面之頃，却是一個文弱書生。大家心中非常敬慕，入席之後，衆人便問長問短，不住談論湖南戰事。方鈞老大不很願意同他們周旋，只順口略略酬答了他們幾句，轉不時的掉轉臉去向屏風背後偷瞧，簡直有自命嬌婿身分模樣。依他的性子，恨不得將那幾位親友拋撇下來，親自走入上房去，想與他岳母叙叙家常才好。悶悶的吃了好幾巡酒，筵席將散，方鈞甚不耐煩，胡亂吃了飯，大家紛紛散

坐家人獻上香茗。便在這個當兒裏邊。走出一個丫鬟。走至方鈞面前。低低笑說道：「太太分付請方少爺略坐一坐。我們太太等客散後。便出廳來同少爺有話面談。」方鈞聽了這話。十分歡喜。忙立起身子。連連答應。衆人已聽見這僕婦的話。大家知趣。便都起身。作別。方鈞轉自做主人。一一將他們送得出去。重又轉回廳上。端着茶杯。坐在一邊。良久。已聽見僕婦們傳話出來。說太太出廳了。方鈞此時笑臉相迎。早又恭恭敬敬。搶近了幾步。口稱「岳母」。湛氏笑了一笑。說：「方少爺請坐。適才多有簡褻。實在因爲小兒遠出家裏。無人奉陪。少爺千萬不用客氣。不知可曾吃飽了不曾？」方鈞笑答道：「岳母那裏話。忝係至親。同自己骨肉一般。岳母又賜盛筵。寸心感激不盡。不知岳母……此時湛氏已同方鈞對面坐下。只聽見他口口聲聲呼喚岳母。心中委實好笑。聽到此處。忙接口攔着說道：「方少爺這樣稱呼。萬不敢當……方鈞猛然聽見湛氏說出這兩句話來。好像兜頭淋了一杓冷水一般。不禁爽然若失（絕倒）忙欠了欠身子。重又

說道岳母……洪氏笑道方少爺又來作此稱呼了名分所關不得不以實言奉告當初小女待字閨中原不肯急於將他遠嫁出去小兒同方少爺本係同學至好性情又極相得那時小兒也曾在我面前提議此事我隨即同小兒商議說是論方少爺的爲人將來不愁不飛黃騰達敵處極願攀附這門親事無奈膝下祇此一女年紀又還稚弱急切還議不到婚嫁並叮囑小兒委婉轉達鄙意想已在方少爺洞鑒之中此番承蒙不棄枉道過訪甚慰下懷無如方少爺滿口裏向我這邊請求婚期以便迎娶小女過門聆言之下甚是驚駭當初本未嘗同府上訂過婚約何得草率從事無媒無灼便議吉期又恐怕少爺誤會其意是以今日特設薄酌將少爺請得過來申明此說橫豎小女尙未許字他人方少爺仍宜先行回府同尊大人那邊議妥洽了然後再定行止才是正辦這時候論少爺同小兒情如手足我便估長些還該呼喚我一聲伯母爲是這岳母二字萬不敢當方鈞在這個當兒忽然聽見洪氏說出這番話來真是

出。自。意。外。腦。子。裏。像。劈。了。一。個。焦。雷。一。般。又。羞。又。氣。更。不。等。待。湛。氏。再。往。下。說。急。得。跳。起。身。子。正。言。厲。色。的。答。道。哎。呀。岳。母。此。話。打。從。那。裏。說。起。小。婿。聽。去。一。點。也。不。明。白。論。男。女。婚。姻。大。事。豈。可。以。隨。意。答。應。又。豈。可。隨。意。翻。悔。當。初。仰。附。清。門。自。知。非。分。然。而。小。姐。是。岳。母。家。的。那。時。候。允。與。不。允。可。以。一。言。而。決。爲。何。業。已。允。許。於。先。今。日。忽。然。又。支。吾。於。後。倉。皇。反。覆。無。論。賢。如。岳。母。不。該。作。此。出。爾。反。爾。之。談。便。是。像。小。婿。這。般。不。肖。也。不。能。將。這。件。事。當。做。頑。意。兒。忽。的。向。岳。母。悔。婚。起。來。聖。人。說。得。好。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萬。一。小。婿。此。時。忽。然。別。有。所。眷。鶩。地。到。岳。母。處。說。是。不。娶。小。姐。了。岳。母。試。想。這。事。如。何。可。以。准。許。小。婿。竟。讓。小。婿。自。由。行。動。起。來。目。下。小。婿。聘。定。小。姐。爲。妻。不。但。親。戚。朋。友。大。家。都。已。知。道。而。且。幾。於。鬧。得。通。國。皆。知。小。婿。若。聽。岳。母。這。邊。一。相。情。願。的。話。知。道。的。呢。說。是。岳。母。做。事。殊。欠。正。當。不。知。道。的。還。要。疑。惑。小。婿。在。外。不。知。做。了。甚。麼。歹。事。以。至。見。屏。華。族。連。自。家。岳。母。都。不。肯。承。認。起。來。豈。非。天。大。笑。話。這。還。是。就。情。理。而。言。若。

論事實……方鈞說到此轉氣憤憤的將趙瑜小姐那一枚戒指從他手上使勁脫下託在手掌上送至湛氏面前冷笑道借這枚戒指不是小姐的珍飾當日明公正氣從壁如大哥身邊親手交給小婿的別的事件可以假得難道小姐粧奩之品他會無故的飛到小婿的指頭上不成壁如大哥曾經親口告訴我的小姐婚事已蒙岳母允許又得小姐同意所以將這枚戒指交換了小姐的戒指送入閨中去了文明時代男女婚約第一以交換信物爲重其餘傳紅過禮那還是官樣文章可無可有况壁如大哥他也是個在外閱歷過的少年並非兒童可比他說的話做的事小婿難道還不能相信也沒有那時再行來向岳母詢問的道理還有一說小姐生在府上也算是千金之體即使岳母或者鄙棄小婿寒微另行有攀附高門的用意小姐也斷不能順從岳母的亂命說是可以將小婿擱置一旁另行同他人結爲夫婦婦人從一而終名節何等鄭重岳母若是憐愛小姐還宜再請三思不可草率從事要緊要緊方鈞一

面說一面早。又將那枚戒指輕輕向手上一套。此時可憐只氣那得湛氏夫人。只管低着頭。翻着白眼。恨不得從方鈞手上將那枚戒指奪回來才好。又想方鈞這點年紀。說出話來。真是刀斬釜削。一點漏縫也沒有。叫我再拿甚麼話來同他辯駁。無緣無故。又被他罵我做亂命饒着。被他罵了。還不能開口。千不恨。萬不恨。只恨趙玉那孩子。如何竟瞞得我實騰騰的。胡亂替他妹妹做出這樣事來。依我意見。何嘗不可以將機就計。生米不成熟飯。不如一雙兩好。就將瑜兒嫁給他。也還不錯。偏生那個牛筋的孩子。提着方鈞好像深仇宿恨似的。去年平白的。又將人家戒指毀掉了。你此時叫我爲難。去向人家索回戒指。假如人家戒指還了你。你又拿甚麼東西還给人家呢。別人家說起來。有兒有女。可以讓做母親的喜歡喜歡。像我家這一對兒女才好呢。沒的不能叫我喜歡。還生生的尋出煩惱來。給我生氣。真是不知那一世的冤業……湛氏越想越惱。不由提起袖子來。揩拭眼淚。僕婦們在旁邊看這光景。委實覺得有些難受。

忙倒了兩杯茶來一杯遞在湛氏手裏一杯送與方鈞方鈞只管搖頭晃腦口裏不住的說着豈有此理豈有此理……湛氏想了半會方才掙出一句話來說方少爺你也不必怪我當初這件事情實係我睡在夢裏一點都不知道你方才所說的話何嘗不近情理好在小兒他不曾死老實等他回了福建我再問他以前怎生同少爺接洽的至於小女婚事到那時候再議行止可好不好方鈞搖頭笑道趙大哥他一時如何就能回來即使他已經回來他也斷不能同我圖賴我是個頂天立地的男子漢這婚姻一層是我終身大事一誤不容再誤再不能像這樣延宕的道理還求岳母做主將此事說定了好讓小婿放心起先小婿倒還可以耐得如今照這神情看起來夜長夢多延宕下去格外防生枝節難得今日同岳母面晤還是要求岳母金諾的好方鈞一句緊逼一句真把個湛氏夫人鬧得沒法不答應他呢他又實個處此簡直不容我推諉若是答應他呢瑜兒方且要向他索還戒指如今是戒指不曾索得到手轉被他

偏○出○我○的○話○來○做○了○憑○據○瑜○兒○他○定○然○不○肯○逕○自○干○休○還○防○鬧○出○別○的○岔○枝○兒○來○如○何○了○得○左○思○右○想○實○在○無○法○可○處○儘○管○彼○此○對○坐○了○一○會○半○晌○沒○有○話○講○方○鈞○又○等○得○不○耐○煩○起○來○剛○待○再○行○拿○話○去○追○詰○湛○氏○不○料○外○間○忽○然○的○匆○匆○走○入○一○個○家○人○來○向○湛○氏○夫○人○面○前○說○道○稟○夫○人○一○聲○適○才○來○了○一○位○少○爺○口○稱○要○求○見○太○太○並○我○家○小○姐○家○人○們○問○他○名○姓○他○又○不○肯○說○聽○他○口○音○像○是○本○地○人○氏○又○帶○點○北○京○腔○調○兒○家○人○們○回○說○太○太○在○廳○上○有○客○談○心○他○一○定○不○依○並○說○如○若○太○太○有○事○不○妨○同○小○姐○會○一○會○也○是○一○般○的○家○人○們○不○敢○做○主○特○地○進○來○請○太○太○的○示○下○湛○氏○此○時○已○經○被○方○鈞○鬧○得○腦○筋○昏○亂○巴○不○得○有○個○人○出○來○解○圍○方○好○此○番○聽○見○家○人○的○話○慌○忙○站○起○身○子○說○請○進○來○請○進○來○家○人○垂○手○答○應○了○一○句○徑○自○出○去○湛○氏○便○向○方○鈞○笑○道○好○在○這○樣○大○事○也○不○是○一○言○兩○句○可○以○決○斷○方○少○爺○仍○請○在○客○寓○裏○暫○住○幾○時○少○不○得○自○有○辦○法○方○鈞○十○分○無○奈○少○不○得○起○身○告○辭○口○中○還○喃○喃○的○說○了○幾○句○說○是○一○個○蕩○生○的○男○客○如○何○竟○想

同小姐會一會可知小姐文明無怪母兄主持的婚姻可以隨意悔賴的了（
點睛之筆讀者注意）方鈞說話之時已經走走至庭下湛氏不知可曾聽見只
遙遙的送了兩步果然在先那個家人已引進一個少年到來屏門左右却好
同方鈞打了一個照面方鈞因為挾着滿肚皮懊惱一總不曾留意那個少年
是誰那個少年一眼看見方鈞轉露着吃驚模樣將身子偏了偏讓方鈞走了
出去搶了幾步見湛氏站在大廳階沿石上回頭向那家人問道這位是否趙
太太家人答應了一聲是那個少年陪着滿臉笑容近前深深一揖隨又行了
跪拜的禮湛氏忙一把扯着仔細看去怔了一怔覺得這少年面目很是生疏
從來不曾會過當時便動問名姓那個少年盈盈的笑道小姪姓劉單名一個
鏞字在先本住在福建省內居址離伯母這邊不遠因為無緣不曾過來謁見
後來家母等挈眷往赴北京伯母這邊的少爺曾經搭赴敝眷海船一同北駛
不幸家父遭風覆沒所以家母等至今留滯京師不能返里小姪近因有件要

事特地單身回鄉。一走不辭冒昧，願借尊府勾留數日，不知伯母意下如何。湛氏聽了，方才明白。想起前番方鈞有個姑丈，由家鄉移居北京，玉兒蒙他攜帶，不但路途之間不肯要他的川資，後來到京，還在劉家宿歇多日。那劉氏太太看待他十分週密，有此一番情誼。今日他的兒子到我這裏，我如何可以輕慢。忙接口說道：原來是劉家少爺，單身到此。想起來一點不錯。當日小兒種種叨擾，至今未曾報答。少爺既然光降，舍間雖然無多屋舍，若是少爺不嫌簡褻，便在此耽擱幾日不妨。但是我有一言奉問：論起親誼，來少爺同方少爺正是姑表弟，兄適才方少爺出門時候，如何不曾同少爺款洽，難道他不認識少爺不成。況且我聽見小兒說過的，自從方少爺督隊南征，少爺剛在他營裏相助，一切朝夕聚首的人，說不得個隔了幾時，便同陌路。這還求少爺解說明白。免至滋人疑竇。（此等處不但湛氏要問，即讀者亦急於要問）那個少年見湛氏重重詰問，大有疑惑他的去處，不由臉上紅了一紅，再掉頭一望，又見許多家

人。僕。婦。站。列。兩。旁。不。好。說。甚。麼。只。得。拿。話。支。吾。道。小。姪。進。來。時。節。原。看。見。表。兄。出。門。只。是。他。低。着。頭。匆。匆。而。行。小。姪。因。爲。急。於。求。見。伯。母。遂。不。暇。同。他。招。呼。小。姪。此。時。並。不。料。表。兄。也。在。此。間。他。的。住。址。近。在。何。處。還。求。伯。母。明。白。見。示。大。約。早。晚。總。當。去。看。他。倉。猝。之。中。正。不。須。忙。着。同。他。款。洽。……。湛。氏。聽。他。的。話。說。得。也。是。近。理。便。不。往。下。再。問。立。卽。讓。着。那。少。年。向。炕。上。坐。下。自。家。坐。在。側。首。椅。子。上。相。陪。僕。婦。們。重。行。泡。上。茶。來。這。個。當。兒。湛。氏。便。拿。眼。細。細。賞。鑒。那。個。少。年。只。見。他。生。得。瘦。削。削。的。眉。目。之。間。藏。着。一。團。英。秀。之。氣。翠。眉。綠。鬢。楚。楚。可。憐。雖。然。及。不。得。趙。瑜。然。而。比。較。起。方。鈞。同。趙。珏。來。自。是。另。有。一。種。風。度。看。得。湛。氏。又。憐。又。愛。遂。不。住。的。問。長。問。短。那。個。少。年。對。答。如。流。口。齒。又。極。清。利。湛。氏。此。時。遂。不。覺。移。愛。方。鈞。之。心。又。愛。到。那。少。年。身。上。去。了。暗。想。我。家。瑜。兒。倘。能。嫁。着。這。樣。少。年。倒。是。天。生。佳。耦。比。方。鈞。一。味。價。強。武。自。是。不。同。又。忙。問。他。一。路。來。風。塵。辛。苦。何。連。一。個。家。人。也。不。携。帶。此。時。腹。中。可。否。飢。餓。我。叫。他。們。去。預。備。飯。菜。便。在。舍。

間盤桓盤桓所有行李寄在何處還須命家人們去替你移置舍間那個少年笑道小姪此番出京本係匆匆就道行李無多只隨身携了一個衣包此時尚放在城外客寓偷蒙分咐貴管家替我携來我便不再向城外跋涉連日奔走委實辛苦飯倒可以不必忙着但是伯母面前小姪知道還有一位小姐不揣冒昧思量同他見一見未知伯母還肯俯允否說着站起身子便想向後一進裏走去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方鈞既敗之後鮮不謂南軍中既有趙玉爲其故人自宜倒戈乞降轉而與北軍爲敵矣乃方鈞則飄然遠遁絕意功名此固爲磊磊落落的奇男子然亦由其心中挾有一婚約問題英雄既已氣短兒女遂不免情長枉道閩中求踐前約乃不謂事出意外遽爾寒盟其失意之情狀吾知當較全軍譁變時爲尤懊喪下文不辭而去自有別種作用惟後事茫茫吾誠不能測其究竟耳 原評

小說家言最忌重複。然在能手，又每喜故意犯復。蓋重複者，其題目而變換者，其文章。遂愈形花樣翻新之妙。此書寫趙玉之於耀華，與方鈞之於湛氏，同一乞婚被拒，情節甚相似，而敘事截然各異，絕無一筆相犯。乃使閱者兩觀來，愈增興趣。

賽姑致趙瑜書，竟將蘭芬愛好之私和盤託出。原嫌孟浪，然亦正是其真愛。趙瑜處試觀前十二回中，蘭芬屏後竊聽得婉如兩字，多方詰問，而賽姑終力自掩飾於彼，則仍守秘密於此，則不忍隱瞞。是其視蘭芬猶不過一外遇。視趙瑜乃真知己。其方寸中固大有厚薄之別矣。獨鶴評

第十五回 索戒指小妹嬌嗔 證盟言秀姑訪舊



新國民圖書館兄弟公司出版書籍目錄

李涵 戰地鶯花錄 平裝六册 定價大洋三元六角	秋著 莊子淺訓 全二册 定價大洋一元	蔣兆 新體國音字典 定價大洋五角	李東 鴻影彈詞 全二册 定價大洋九角	楚著 儒林新史 初集 定價大洋五角	因著 儒林新史 二集 定價大洋五角	葉小 小鳳雜著 定價大洋六角	周劍 婦女解放畫報 全平裝十八本 定價大洋五角四分	主編 婦女解放畫報 全平裝十八本 定價大洋五角四分	蔣旋 實用圖案畫法 定價大洋七角	編 國恥畫譜 定價大洋四角	但 遊俠外傳 全二册 定價大洋六角半	吳綺 遊俠外傳 全二册 定價大洋六角半	俠義 遊俠外傳 全二册 定價大洋六角半	陸澹 歷代名人小簡編全四册 定價大洋一元	盧編 歷代名人小簡編全四册 定價大洋一元	張英 舞踏術 定價大洋一元二角	女士 舞踏術 定價大洋一元二角	王文 步兵射擊教育法 一册 定價大洋六角	英編 步兵射擊教育法 一册 定價大洋六角	蔣恨 風琴戲曲譜 定價大洋六角	編 風琴戲曲譜 定價大洋六角	許指 嚴嘯朝鮮 國紙精印 定價大洋二角半	新雜 嚴嘯朝鮮 國紙精印 定價大洋二角半	許指 嚴嘯朝鮮 國紙精印 定價大洋二角半	新雜 嚴嘯朝鮮 國紙精印 定價大洋二角半	陳炯 明歷史 埃及慘狀國紙精印 定價大洋四角	新雜 埃及慘狀國紙精印 定價大洋四角	陳炯 明歷史 埃及慘狀國紙精印 定價大洋四角	新雜 埃及慘狀國紙精印 定價大洋四角
但社 字百美圖 正集二册 定價大洋一元二角	繪時 裝百美圖 續集十册 定價大洋一元	海上 說夢人 全二册 定價大洋八角	社會 小說拆白偉人傳全二册 定價大洋八角	楊慶 大叢書詞彙編 初集 定價大洋四角	孫清 安著 清宮秘史 四册 定價大洋六角	卓回 小說清宮秘史 四册 定價大洋六角	如編 席上珍女士自殺案 定價大洋四角	朱編 疑鳳血 定價大洋四角	肥暗 語說飛裂彈心錄 定價大洋五角	奇清 少說飛裂彈心錄 定價大洋五角	劉記 小說然藜奇彩錄 定價大洋四角	漁隱 說然藜奇彩錄 定價大洋四角	值探 小說然藜奇彩錄 定價大洋四角	姚民 小說集錦 定價大洋六角	哀著 小說集錦 定價大洋六角	苦海 餘生著 婚姻指南五册 定價大洋式元	家庭 寶鑑婚姻指南五册 定價大洋式元	王芝 武術問答 定價大洋一角五分	李純 之歷史 定價大洋三角	苦海 餘生著 武術問答 定價大洋三角	李純 之歷史 定價大洋三角	苦海 餘生著 武術問答 定價大洋三角	上海 總商會展覽會紀念片 全套十二張 定價式角四分	商品 陳列所展覽會紀念片 全套十二張 定價式角四分	最近 名優化裝片 全套十二張 定價式角四分	最近 名優化裝片 全套十二張 定價式角四分	最近 名優化裝片 全套十二張 定價式角四分	最近 名優化裝片 全套十二張 定價式角四分	